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　第七號

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

時事述評（九篇）	記者
吾國人思想習慣的幾個弱點	唐鉞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第三幕（柏林通信）	俞頌華
日本的帝國主義與西伯利亞（赤塔通信）	濟之
中國工資低賤之解釋	葉元龍
貨銀制度的廢除	黃卓
東三省貨幣狀況	徐墀
東西哲學本體論之別類比觀與綜合批評	鄧光禹
介紹英國詩人格布生	陳衡哲
一九二二年間美國的科學界	健孟
拉伕（小說）	徐旄衡
諾厄爾節之前一日（小說）	李劼人
好的預兆（劇本）	余芷湘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冊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敍明。

四，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 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 酌酬書劵[illegible]本雜誌。

(丙) 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東方雜誌社收。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嵊縣錢智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二册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現款及兌票	郵票（以一二分及一角者爲限）
一期	二角	二角一分
半年十二期	二元	二元一角
全年二十四期	四元	四元二角

郵費表

項目	本埠	本國（日本同）	郵會各國
一期	一分	二分	八分
半年十二期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九角六分
全年二十四期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一元九角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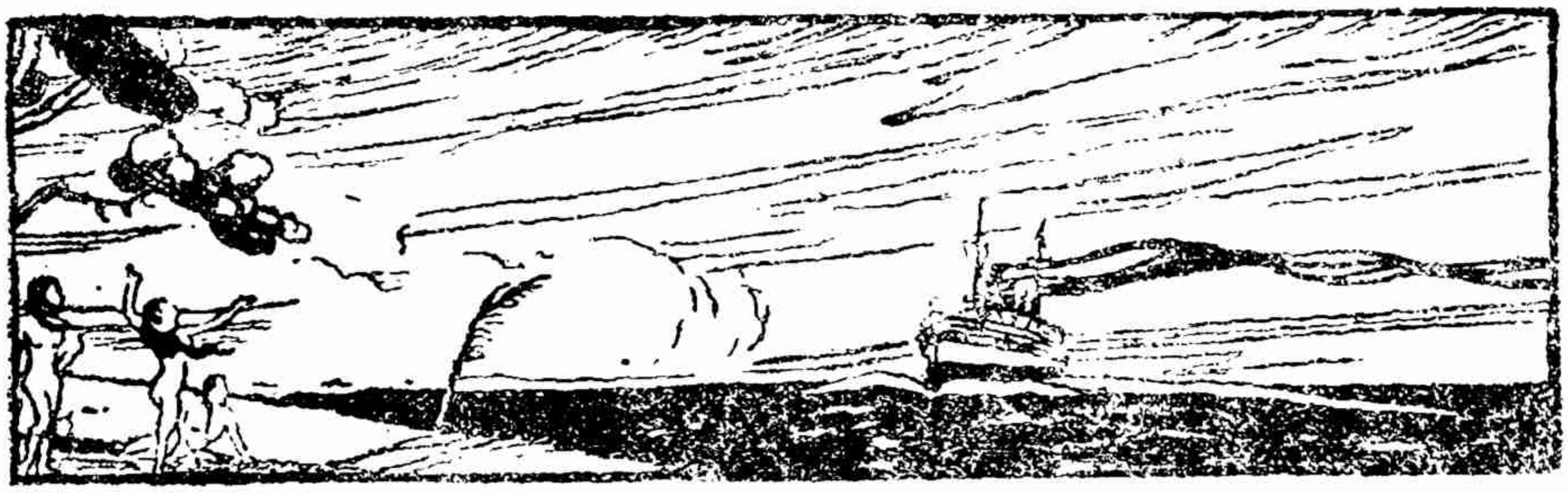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方十六）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上等	圖畫中，正文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四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三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
「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第七號
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發行



兵與匪……堅瓠（一）

時事述評

廢止廿一條的中國國民外交……南雁（二）
奉直間的和平運動……梓生（五）
俄發債票果承認耶……樸之（八）
大亞美利加會議的經過……化魯（一一）
瑞典社會黨政權失墜……化魯（一六）
新安武軍裁完了……朔一（四）
三千萬墊欵與五萬萬大借欵……樸之（七）
德國賠償新提議的失敗……紱雄（九）
越飛到日後的日俄交涉……幼雄（一四）

吾國人思想習慣的幾個弱點……唐鉞（一九）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第三幕（柏林通信）……俞頌華（二三）
日本的帝國主義與西伯利亞（赤塔通信）（完）……濟之（二七）
中國工資低賤之解釋……葉元龍（三八）
貨銀制度的廢除……黃卓（四一）
東三省貨幣狀況……徐墀（五八）
東西哲學本體論之別類比觀與綜合批評……鄧光禹（六三）



介紹英國詩人格布生……陳衡哲（八一）
一九二二年間美國的科學界……健孟（九二）
拉伕（小說）……徐施衡（九七）
諾厄爾節之前一日（小說）法國夕里野著……李劼人（一〇四）
好的預兆（劇本）德國 Roderick Benedix 著（完）……余芷湘（一一一）

評論之評論

◆科學與哲學之關係……（一一九）
◆殖邊救國……（一二三）
◆代議制的又一討論……（一二九）
◆合作原理……（一二二）
◆今日我國經濟狀況之一斑……（一二五）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三一）
意國政治家之公道話……（一二六）
◆外國之部……（一三二）
俄領沿海之漁業……（五七）

【補白】
辟森……（八〇）
科學教育的價值……（九六）
李寧之病……（一一八）
諾斯克利甫……（九一）
鮑爾札克……（一〇三）
意大利怪僧史多爾貧……（一三四）

【插圖】
三色版名畫『裸體』……（一幅）
臨城津浦車大刼案……（二幅）
英國新首相鮑爾特文……（一幅）

德皇追憶錄因全書已有人譯出，由商務印書館刊印單行本，本誌不復續登，特此附告。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七號

民國十二年四月十日發行

兵與匪

堅瓠

匪禍之因不一，而皆與兵有關係：募兵制之末流，兵之來源，本取給於匪，一也。裁兵不得其法，退伍之兵，多散而爲匪，二也。黨人之舉事，有聚綠林會黨以成軍者，於是匪有可假之名義，三也。內爭之結果，有挾輜裝槍械而潰敗者，於是匪有可資之利器，四也。今之一部分軍官，非出身於匪魁，則與匪有關連者也，故非特無志於勦匪，或且藉匪以自重，五也。今之駐防式之軍隊，則不諳地方之形勢，而又與地方之利害無關者也，故非特不能用之以勦匪，或且通欵於匪以爲利，六也。有此六因，故兵日多而匪禍亦日烈。而養兵之費無藝，足以使人民不聊其生，政治之能力薄弱，足以使人民失其正當之保障權，則又匪勢所以益熾之附因也。

匪禍既發源於兵，故欲言勦匪，必先有事乎治兵；使兵之問題無徹底之解決，則匪之蔓延亦必無已時；雖臨之以重兵，餌之以厚利，無益也。而治兵之道，則又可分爲三步：

第一，凡現役之兵，必以大部分時間從事工作；如是則兵能自食其力，不至糜過重之餉糈。

第二，凡退伍之兵，必量其資能而授之以職業；如是則兵不至於無去路而淪而爲匪。

第三，除少數國防軍外，凡兵必駐於本省；如是則不至有主客軍之猜忌而引起政爭，亦不至因駐防軍之譁變而釀成匪亂。

以上所述，皆治兵之道，抑亦所以絕匪禍之源也。然各地方之土匪，其感受切膚之痛而深悉其內容者，究爲本地之土著，故必軍閥先醒其統一軍權猜忌人民之迷夢，予本地人以充分之自衞力，而後能殲其根而絕其株。若夫平日既以治兵之失策而釀成匪亂；及匪勢既盛，或以匪之有所挾持而投鼠忌器，則倉皇失措，惟知以官爵爲招撫之條件，是獎人爲亂，使知爲匪不特無戾於法，且可以爲作官之階梯也，幾何不使人相率而爲匪哉！

時事述評

『廢止二十一條』的中國國民外交

當張內閣某閣員等鬧得不成樣子的時候，有某記者去詢馮玉祥的意見，馮不覺慨歎着說：『官乃亡國之官，民非亡國之民』這話我們把他借來批評近來中國『官』『員』和國民對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的舉措，是十分恰當的！

民四中日條約及換文關係中國前途的發展，應該設法交涉廢止，這是現在全世界主張公道的人所不能否認的。但是局中的應負一半責任的中國『官』『員』，應該怎樣的注意『設法』和『交涉』，怎樣的運用外交方術以期達到目的；乃中國在北京的議員們既然乘了一時的高興——或者不免有某種作用——把廢止中日二十一條條約的議案輕輕在兩院相繼議決，咨請政府辦理；政府中人更是視同兒戲，——或者更免不掉某種作用——在內閣總辭職中，把聲請廢止的照會胡亂送出。等到日本駁覆照會送到後，因為這『外交失敗』的大題目很可以作醞釀政潮的材料，所以一時議員們在院內的鼓噪，向全國的通電，弄得甚囂塵上；這時政府中一般閣員固然視若無睹，便是負責的外交總長也假藉他項名義辭職，逃避了應負的責任了。再過幾天，議員們忙着『倒閣』『擁閣』；政府中人忙着『收買』『疏通』，把這已經開手的關係中華民國前途的重大交涉，含含糊糊的擱置兩個多月，沒一人提及；致使日本人看破就裏，造成將來交涉上重大的困難。『官』『員』們這樣的舉措，亡國是綽綽有餘的了！

講到中國國民近來對日的態度，雖然間或有羣衆運動所難免的缺乏理性的行動；但是他們的對日行動，卻自從三月中旬日本拒絕廢止二十一條覆文送到後，一直到現在——或者更

要繼續下去至達到目的時始止——在各省各地相繼進行，持久不懈。全國國民能夠這樣的熱心國家的外交，眞不愧爲『非亡國之民』了。

近來中國的『官』『員』既然沒有餘閒來管中日二十一條的交涉，於是這交涉的全責便落在國民的肩膀上；而且國民對於日本的交涉有五四運動以來的經驗，所以進行上也還能大致無誤。我現在把他分記在下：

一激烈的行動——於三月二十六日旅大應收回的日期前後所發生的示威遊行，在國內各省各地日有所見。於三月二十五日的上海五萬餘人大示威遊行後，更有四月十五日天津二十餘萬人的大示威遊行。接着『五七』紀念，『五九』紀念，相繼而至，國民外交運動的表示也陸續而起。北京的『五七』紀念，有馮玉祥軍隊萬餘人一同活動，是從前所未曾見過的示威遊行以外，還有抵制日貨；這是前回所行之有效的，這回駕輕就熟，進行很易；而且這回已經不用前回『抵制劣貨』的名稱，而用『經濟絕交』的新名詞了。自從四月七日上海對日市民大會執行委員會議決經濟絕交大綱後，各地次第開始檢查並禁運日貨。日本本年對華商業在未排貨以前，本來有出超變爲入超的危險；現在再加以各商幫的相約不進日貨，商業的損失，是可以預想的。最近上海市民大會對各友邦宣言中曾說：『……是以中國人民憤慨塡胸，無論何省皆主張對日經濟絕交；倘日本人民因感受經濟上之搖動而幡然覺悟，羣起督促其政府，自動的聲明完全拋棄二十一條要求，並自動的實行歸還旅大，吾人亦卽與之恢復貿易』這是經濟絕交的根本意義，願日本商民加以注意！

二和平的行動——在旅大應照約交還日期的前後，中國留日學生中的和平派曾招待日本各報記者，開會交換廢止二十一條的意見，頗能得日本記者們的諒解。天津團體代表曾發表警告日本國民書，上海商界也曾致函日本旅華僑民團體，請促日政府廢止二十一條，但可惜都得不到什麼結果。

據現在的情形而言，中國政府既然將這重大交涉擱置不辦，日政府及國民也不能十分諒解中國國民的意思，這場交涉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似已顯然。日本不照俄約交還旅大，已由北京全國商聯會主張發電向國際聯盟會控告，請提交國際法庭，依世界公理，國際公法，秉公判斷。惟據最近消息：國際聯盟本屆大會將在六月二十五日舉行，日本已派石井爲全權代表，攜有

二十一條要求及歸還旅大兩案的擋案，準備為中國提出兩案的抵制。因此記者敢鄭重對熱心愛國的同胞進一言：中國政府對於這交涉的不克負荷，已是顯而易見，國民務須在國際聯盟開會前，略分進行檢查日貨經濟絕交的精神，對將來交涉的進行上預先作充分的準備；並依華盛頓會議前例，派可靠的國民代表數人前往相機進行；否則，國際法庭上的曲直是非，一有差誤，中國前途的危險眞是可怕哩！（南雁）

新安武軍裁完了

民國成立以來舉國畏惡的張勳的勢力，到現在居然攙除盡淨了；去年黎元洪復位時所裝幌子所謂廢督裁兵的，到現在居然因了別種形勢的關係，把裁兵的一件做到這一些成績；所以這四月十八日裁完新安武軍的報告，在現下百事俱非的時局中，比較的總算是可樂觀的事了。

張文生殷恭先所統四十營的新安武軍，是張勳所遺下的定武軍的一部分；而這四十營與民國六年張勳帶往北京被解散的五千人，和現在白寶山所統率的數營，合稱定武軍，是由清末反革命派的江防營所改編擴充而來的。這一枝軍隊，十餘年來常為時局前途的大患；也是陰謀家和政客擾亂大局的利用品。詳細講起來，這枝軍隊曾在清末被江西江蘇兩省官吏利用了打革命黨；曾在民國二年被袁世凱利用了攻南京，以後復辟派常想利用他恢復大清帝國，民國六年徐樹錚黎元洪兩方都想利用他抵制對方，而卒演出復辟的怪劇；等到這軍隊已被解散裁編後，去年奉直戰爭時張作霖還想利用這四十營來擾亂長江一帶；到現在祇賸下了白寶山所統完全改變性質的數營，張勳勢力所及和陰謀家政客所念念不忘的軍隊，總算是消滅了。

當民國三四五年這軍隊全盛的時候，張勳擁數萬人雄踞徐州，扼南北交通的咽喉，扼蘇魯豫各省的孔道，大有可號令全國的樣子；怎奈物極必反，民六復辟變作，張勳親自帶去的五千人在北京被段祺瑞等擊潰遣散；留在原防的軍隊怕得不敢動彈。在海州的白寶山一部，幸而先前輸誠蘇省，得安然被編為蘇軍；在徐州的定武軍主部張文生殷恭先所部，乃不得不受政府的命令，移一部往安徽北部，並全體取消定武軍名義，附屬於倪嗣冲的安武軍下面，稱為新安武軍了。

民國九年安福系失敗，皖派下台，倪嗣冲不敢回皖，政府因新舊安武軍積不相能，乃用以毒攻毒的計畫，以張文生繼任安徽

督軍，使新安武軍監視舊安武軍，於是張勳勢力幾乎死灰復燃。去年奉直未戰時，張勳因張文生的關係，頗謀在長江一帶活動，以響應張作霖；而舊安武軍首領馬聯甲則乘機納款蘇省，效忠直系。等到奉直的勝負分而張馬間的形勢也定；加以安徽人自倪嗣冲據省後歷受多軍痛苦，乃由皖紳首領協同省長許世英與馬聯甲密議全裁新安武軍，減少舊安武軍的方法，以減少安徽軍餉的供應，而輕財政上的擔負；並定由許迫退張文生，且共同捧出馬聯甲繼任督軍，以實行這項計畫。

去年十月馬聯甲的督軍位置得到中央的任命，更由江蘇的幫助，居然達到目的；他們從前所密議的裁新安武軍的計畫也由許世英及本省紳商竭力就地籌定鉅款，會同進行。但這時中央方面和江蘇方面對此都想有所利用，特派前充倪嗣冲參謀長的李玉麟去監督裁兵，計在十一月中旬裁去徐州蚌埠所駐的一部，共二十餘營。惟尙餘殷恭先所部十二營，則爲想擁兵自重的蘇皖督軍及別有用意的中央監督員所不願裁，經許世英及皖紳的逼迫，雖然弄得馬許失和互相攻訐，而終於無濟。許世英且因此見惡軍閥，被排去位。呂調元由軍閥推轂來任省長，安徽人因嫌惡軍閥，曾竭力排呂；經呂以裁遣十二營新安武軍爲條件，始得到任。到任後不知以何條件結交馬聯甲，居然於四月十八日由殷恭先李玉麟通電將所餘十二營軍隊完全裁盡。

這四十營新安武軍的裁遣，因爲許世英預先籌定鉅款，使軍事當局可以從容使用，所以被裁軍隊雖多，不致鬧出亂子。雖然近來臨城匪案初出的時候，有人疑心是被裁的新安武軍所爲，但後來經安徽軍事當局的辨白和事實的證明，知道臨匪不是新安武軍，乃是張敬堯的舊部，安徽裁遣新安武軍的餘波也就平息了。

年來國內因吃飽了多兵的苦，一時裁兵的聲浪很高，但是除山西新疆表面上已裁去少數兵隊，甘肅近來準備實行均餉減兵外，其餘各省都在裁兵的名義之下大增軍隊；——越是以裁兵爲幌子的人增兵也越厲害——我現在看到這民國歷史上很可怕的軍隊，居然由安徽人的努力就地籌款項實行裁遣完竣，不致發現一般人所想像的恐慌，不覺要覼縷多言了！（朔一）

奉直間的和平運動

從二月底到四月底的一個短時期間，奉直二次開戰的謠傳忽然大起。這謠傳初次由張紹曾左右想藉此改移國人注意以

緩和倒閣運動，爲第一次的散布；其後由黎元洪左右藉口奉天反對曹錕繼任總統，以緩和最高運動，爲第二次的散布。等到三月中旬，奉天藉春操爲名，集中軍隊於錦州，並向綏中朝陽進展；直隸因榆關義械入奉，也從事增防備戰，向各省紛調軍隊，添紮榆關熱河兩地。這時被政客利用過的奉直戰爭消息，大有弄假成眞，變謠傳爲事實的形勢。

當記者編國內戰爭的棕核篇的末一段奉直的大增防時，正是中外報紙盛傳奉直戰事已開始的時候。當時有傳九門因勦匪而奉直防軍誤會啓釁的；有傳奉軍決計與孫文同時兩面侵攻直系或吳佩孚決乘機直搗東三省的。以那時王懷慶第十三師的調熱河，及王承斌第二十四師，馮玉祥第十一師，並直魯駐防各軍的調榆關，很足助長這項消息的傳播，而使全國震驚。記者當時雖不敢自詡目光遠大，但研究兩方情形，知道一時似不至實行作戰；所以在那篇文字中十分謹慎，剔去種種故甚其辭的戰事消息，而祇記『增防』的事實和防區的地圖。

奉直主將的『釁不我開』和『直不出關，奉決不入關』，『奉不入關，直決不出關』的宣言，我們以去年戰前的事實爲經驗，固然可斷定是毫無誠意的表面語；但是試以兩方內部和平派對主戰派的掣肘的情形去一看，則知兩方主將的這樣宣言，內中不無苦衷，並非全無價值的了。

在戰爭消息傳得十分有興致的時候，忽然見有：『綏中子彈廠炸裂，燬槍數千枝，子彈無數，奉張以爲不祥，即派張作相到天津謁王承斌，聲明奉天決無戰意，並由津赴保定求和』的新聞，我們自然非常重視；但是後來突如其來的和平通電，何不先由張作霖開始，而由曹錕開始呢？這使我們不能不疑這新聞的並不十分可靠了。至有傳奉直軍事動作，係經中央派李際春向雙方調停，提出某種條件，因而驟見緩和的；我們試回想，當奉直軍事行動前，豈不是經過許多重要調人的調停嗎？何以那時費九牛二虎之力而不能調停有效，現時以區區一李際春而能使奉直停戰呢？我們也不能無疑！

據記者的意見，這次奉直和平運動的動機，完全是由於外交方面的；李際春的調停，不過趁了這個風勢而奏效罷了。五月三日日本政府忽訓令其駐北京代理公使向中政府勸告息爭；五月四日駐北京英美法三使及日代使赴國務院囑張紹曾電令兩軍前鋒各退一二十里的事情，從表面看來，雖在曹錕發豔電（二十九日）張作霖發卅電（三十日）以後；但我們安知各使在

向中央交涉以前不先向奉直各方面相當的勸告呢？況且張作霖的依日本爲外援，吳佩孚的聯英美爲抵抗，是顯然的事實。

現在榆關熱河一帶奉直的軍事動作已完全停止，榆關奉直和平會議接洽已有頭緒，不久可正式開會。中央所派李際春鮑貴卿和慣作和事老的王芝祥們近來正爲這和會忙得不堪；直系的和平派王承斌，奉系的和平派孫烈臣，于冲漢也都以這和會代表的資格，準備將來的提案。將來一帆風順，這懸隔經年的奉直問題，經了一小風波後，或者就可得一小小解決，也未可知。

奉直這次的和平運動，並非由於雙方的『悔禍』『覺悟』或良心的發現；而全由他種勢力的外鑠，這是不論什麼人都承認的。記者因此也發生兩層疑問：一，奉直和會的結果能不能快刀斬亂麻的使奉直從此得一永久相安的機會，還是僅僅緩和一時的戰亂，仍於將來保留再戰的機會？二，奉直和平運動以前，經過中央的調停，八省國會議員的勸告，都不足當雙方軍事當局的一睬，而外人輕輕一言能使箭在弦上的戰爭立刻罷手，那麼，中國國內不可一世的軍閥是僅作外人牽綫的木偶的麼？（梓生）

三千萬墊款與五萬萬大借款

自英美法日四國合組的新銀行團成立以來，我國政府因爲他對中國投資的條件太苛，所以考慮兩年未敢承認。不料近來劉恩源以中央財政已到山窮水盡之境，遂不惜飲鴆止渴，向該銀行團商量三千萬墊款與五萬萬大借款的計劃。我現在將這件事的經過情形大略寫在下面：

四月十七日，劉恩源與匯豐銀行英經理希烈會面，商量三千萬墊款與五萬萬大借款計劃，並徵求希烈的意見。希烈回答說，如果中國政府爲整理外債而借款或者能有辦法。以後希烈就照例通知法日各國的銀行家及電詢本國總行的意見。劉恩源誤以爲希烈就足以代表匯豐，匯豐就足以代表新銀行團，新銀行團就足以代表四國的政府，這次希烈並未嚴辭拒絕借款，就一定可有希望了。乃於二十七日見黎總統說財政已有辦法，連日向外人接洽借款三千萬元已有頭緒云云。黎以三千萬借款爲數很鉅，不可不經國會的通過，乃於二十八日邀吳景濂王家襄面商，將前日財劉所報告的複述一遍，要求設法由國會通過。當時吳王問黎這項借款的利息多少？內容若何？回扣若干？黎答云概不知道。於是吳王就聲明這項借款極關重要，須將交涉的經過及借款的內容詳細報告國會，並將與外人談判的記錄交

付審查，否則國會方面決不能含糊過去云云。三十日衆院開會，議員李燮陽等緊急動議邀國務總理財政總長出席說明三千萬借款的經過，張紹曾劉恩源聞訊後就託故不到，委財政次長張競仁代爲出席。據張的報告，三千萬借款，係供整理內外債基金，由英美法日四國銀行每月墊款三百萬，以十個月爲期；將十三年全年鹽餘及二五附加稅作擔保。至五萬萬爲大借款，則係新銀行團借新還舊的計畫，尚未討論；若到成立時期，當送交國會，徵求同意云云。其實，三千萬墊款係出於英國的陰謀，其作用有四：(一)以鹽餘爲第一擔保，攫取鹽餘的處分權；(二)掌握整理內外債的全權；(三)根據墊款，進而慫恿締結大借款；(四)引誘我國承認新銀行團。但據最近的情形觀之，三千萬墊款已無成立的希望。其原因有三：(一)條件太苛，關係財政全局很大；政府固無暇顧及利害，但國會在萬目睽睽之下，很難含糊通過。(二)外國對於借款的用途，都憂慮沒有確實監督的辦法。存英國固祇圖取得鹽稅實權，其餘可一概不管了，但美法兩國則恐怕中國人民反對，很不願因爲援助少數人的緣故而傷及中國全體國民的感情，(三)日本方面以整理西原借款爲條件，如果西原借款沒有辦法，則日本不能承借。

我們對於這件事不問將來能否成立，祇覺得近來政府的籌款計劃總是昏瞶狂妄，足以令人驚駭。如實行鴉片公賣，私印印花稅票，承認金佛郎與俄發債票，發行有獎庫券，私鬻鹽產，複印重號公債票等等，那一件是合於正軌的呢？即以這次的大借款而論，從前在顏惠慶內閣時代，董康曾有四萬萬大借款先墊二千萬以中東路爲抵押的計劃，後以輿論攻擊，國民反對，卒未能成爲事實。現在劉恩源竟變本加厲，將四萬萬借款額增至五萬萬，二千萬墊款額增至三千萬，中東路抵押改爲鹽餘及關餘抵押，且絲毫不顧國民的意見，其倒行逆施喪失國權，較之董康何止百倍！由這一點可見我國財政當局之愈趨愈下及財政狀況之愈弄愈糟了。但我們應當曉得這是國民放棄責任的過失，不能完全諉諸政府的啊！(樸之)

俄發債票果承認耶

自俄發債票發生交涉，日本正金銀行擅自扣留我國去年十二月份及今年一月份鹽餘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五鎊四便士，我國財政部登報否認提出抗議後，連着三個月沒有確實的消息。我們總以爲正金銀行之能否就範固屬難說，但我國財政部

的竭力否認，始終不變的宗旨是一定靠得住的了。萬不料近日各報竟忽然會登載我國政府於四月二十六日閣議通過承認日本正金銀行擅付俄發債票息款的消息！據說政府之所以貿然承認這件事有兩個原因：（一）正金銀行以甘言給我國的財政部，謂如果承認俄發債票的息款，那麼他立即可以將去年所扣留的鹽餘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五鎊四便士交還劉恩源以一經允諾便可得百餘萬元的收入，自然怦然心動了。（二）劉恩源近來與匯豐銀行磋商挪用綏付的德奧賠款，以濟急需，匯豐以這件事須與各國及英國政府從長計議，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決定，未便應允。後因劉再三要求的結果，匯豐始允與日法各銀行磋商，先就利息項下撥八萬鎊應用。而正金銀行以為有機可乘了，乃故意唱反對之論，謂中國尚未統一，若允其借用，徒增內亂；暗中則表示如果俄發債票事件，能照正金的主張辦理，則德款利息，亦可挪用。劉以一事關係兩筆收入，遂不顧一切，從速承認。但據近日報紙上所載『劉恩源承認正金俄發債票又慮俄國日後持收據交涉，一債兩還，囑張競仁要求道勝出函證明，如發現收據，負賠償責；道勝近電張競仁不允，事遂又擱』云云的消息觀之，似乎政府對於正金的要求，尚未確實承認。我們很盼望這個消息確實！因為如果這件事而真的承認，則我國所受的損失：為於善後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外多五百萬鎊及其後三十七年（一九六〇年到期）息金的負擔，總計有一萬萬餘元。如政府目前果因貪十二萬鎊的微數之故，而竟不惜以偌大的損失易之，則其罪可誅！照我們的主張：俄發債票既係道勝銀行經理，一切募債付息，還本等等手續，我國毫無過問之權，亦無過問之義務，則正金擅付利息，自應責成道勝與之交涉；況且債票遺失，在道勝銀行責任上更不能有所諉卸，那能任他置身事外呢？但這是就不承認而言；現在政府既安心承認，則記者所云當然都是逆耳之言了！（樸之）

德國賠償新提議的失敗

自從法國占領魯爾後，我們所聽到的，只有殺人，懲戒，罰金，罷工的消息；只有法國想永久占領的傳聞；只有德國要始終抵抗的演說；卻不曾聽到正當解決的辦法。但是此種態度，到底不能永久繼續；而且他們自己也何嘗不知道：兩方爭執下去，都得不到什麼好處！何嘗不在那裏想解決的方法；不過因為他們的利害關係，離得太遠，所以得不到一個雙方滿意的提案罷了。

法國於四月中旬擬過一個賠償計畫，以一九二一年付款辦法爲根據；AB兩種債券共計五百萬萬金馬克，C種債券用以抵付協約國的債務；如德國從速付款，法兵便當陸續退出魯爾。這一個提案經法比二國代表在巴黎審議核定，比國外交總長且說德國如有誠意實行賠償的提議法比也準備愼重考慮。

到了四月三十日一天，爲各國所注意的德國新提案果然出來了。德國所以擬就這個新提案，是受英國政府的勸誘，且爲二十日英國外交大臣寇仁的演說所感動。寇仁演說有『解決魯爾問題的初步動機，當由德國開始』等語。因此德國以爲英國或將出而斡旋，解決魯爾問題，才擬成一個新提案，提交各政黨領袖各聯邦總理後，於五月二日送交英法意比等國。其內容大致如下。

德國願付三百萬萬金馬克，分三次籌集國際公債償付之。公債之額一次爲二百萬萬金馬克，二次各爲五十萬萬金馬克，以全國經濟財力爲擔保品。否則賠償問題當全部提交國際委員會解決。

牒文又說：

須魯爾軍隊撤退後，消極抵抗，方可全停。二百萬萬金馬克之借款，須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發行債券，照協約國金融市場之尋常價格籌募之。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以前發行五十萬萬金馬克債券；其他五十萬萬金馬克，則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以前募集。第一次之二百萬萬金馬克可即招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之債息，可交賠償委員會收管，作爲特別經費。如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不能募足二百萬萬金馬克，則從是日起付息五釐，並付還本準備金一釐。如兩次五十萬萬金馬克之借款，不能在規定日期前籌募足額，則應召集國際委員會，公決不足之數應於何時及用何法募足之。德國可依照現有條約償付貨物，其額量俟後



歐洲的糾纏

決定之。

牒文中又聲明：

魯爾被占後，德國經濟能力已變爲薄弱。今之提議，已達德國經濟能力之最後限度。……如他方面尚不以爲然，則全部賠償問題惟有提交不受政治勢力之國際委員會決定。德國履行義務，繫乎德國貨幣之穩固，故此後不可再施強奪或懲戒計畫。

末稱談判之起點，須先撤退魯爾駐軍，恢復萊因舊况，釋放被拘德人，召回被逐德人。

我們比較法德二國的提案，其中極不能一致之點有三：

(一)法國要求速付賠款，在後陸續撤兵，仍然是以魯爾爲賠款擔保；德國却要法國先行撤兵，在後與法國談判賠償問題。

(二)法國要德國立卽償付賠款，德國却主張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償付，便是有四年的猶豫期間。



法國想把蜂窩打開，來也許多得一些蜜。

(三)德國所允之數，幾乎只得法國的一半，且籌集國際公債一層，殊覺空泛，而其中一百萬萬，更屬懸虛。

因爲兩國的提案如此遠隔，我們原不必再待法國的覆文，早可知法國必定絕對拒絕。所以樸蔭開雷不待內閣決議，便對新聞記者宣言德國提議，萬萬不能承認。巴黎報界，亦稱德國提案，全然以改訂凡爾賽和約爲目的，不能接受。比國意見當然和法國一致。英國也以爲德國提案和協約國意見過於懸隔，難以承諾。意國新聞評論和英國同，但以爲此提案和從前倫敦會議中意相所提出的計畫有多少一致的地方。美國則因爲關係不切，不曾直接發表意見。總之：德國這個新提案，協約國都主張拒絕不納是了。

協約國雖一致主張拒絕德國提案，不過如何拒絕，到是一個

問題。是協約國聯合拒絕呢？還是單獨拒絕？是決絕的回覆呢？還是再開具若干條件？換一句話說：就是要不要再開磋商之門？這一層；協約國間倒引起了不少的糾紛，以致覆文遲遲不發。

法國接受德牒後，便主張立即單獨回覆，內容只駁斥德國提案的不當，如（一）金額少，（二）以撤兵爲前提，（三）無確實擔保，期間又長。（四）款額無正當着落。其中最重要一語便是『德國不曾全數付清賠款以前，法比當繼續占領魯爾，而交涉開始前，德國必須取消抵抗。』此新牒文由法政府於四日通告比國。而對於英國，却只將覆文的大要，口頭傳述。他所以不主張聯合答覆的原因，一來是恐怕英國將覆文中的要點修改，二來又要遷延日期，增德國的反抗氣焰；但是英國政府，却主張協約國必須聯合回答，不絕對拒斥，以促成談判的復開。比國一面，雖和法國意見相同，但他也不願像法國的決絕回答，不加解釋。因此之故，法國覆文不能及早發出。後法比二國經再三交涉，到了五月六日，法國所擬文稿，才經比內閣同意通過，不加修正。同日午後，先送交英意美日各使署，第二天便送遞德國。比國覆文亦與法國相同。

法國匆促將覆文送出後，英國輿論多不以爲然，說法國此種匆促的步驟，實非必要，而且喪失協約國團結堅固的機會。到了五月十日英意二國才擬就覆文，亦各自單獨送出，但文意大致相同。英國牒文說『德國提議令人失望，……僅有空泛的約言，不提切實的保證。……英國勸德國爲自己利益計，宜表示應付時局眞相的更大準備。重行考慮提議而擴張之。俾成將來討論之根據。英國準備於適當時期，會同各協約國參與此種討論。』

我們細看英國覆文，委婉勸告，不忍談判之門，即遭閉塞，與法國的大不相同。如德國接受此種勸告，再提一個較切實在的提議，英國或可滿意，亦未可知。不過英意二國以爲實在的，法比二國未必便認爲實在，所以魯爾問題單靠幾個紙上的提議，恐怕仍然是無濟於事罷。（幼雄）

大亞美利加會議的經過

幾經波折的大亞美利加會議，於三月二十五日在智利京城聖蒂亞哥(Santiago)開會，至五月三日正式閉會，計歷時五星期有奇。南北美洲諸國除墨西哥因未得美國承認。秘魯因和智利感情不洽，及巴利維亞因邊界交涉未解決均未參加外，其餘均派代表列席於會議。美國國務總理許士因歐洲時局變遷不

能脫身，改任佛萊邱氏(Henry P. Fletcher)為總代表出席於大會。

這次會議未開之前許多人預料以為結果一定不好，但後來除幾個重要議案因列國意見不同被否決外，總算還有些少成績，比較前屆大美會議却好的多了。這回大會的重要議案是下列幾種：

1，限制軍備案。

2，組織亞美利加國際同盟案。

3，國際協助禁止酒精案。

4，訂結列國相互保護商標條約案。

以上各重要議案，均經大會付交委員會詳細審查。其中限制軍備案係智利政府提議。因美國已於華盛頓會議中訂結限制軍備條約，南美諸國亦應有同樣協定以保障南美和平，而以南美競爭最烈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國間為尤重要。當限制軍備案提出於委員會時，巴西委員主張限制各國主力艦的噸數為八萬噸，其他種軍艦則不加限制。智利代表亦贊成主力艦八萬噸的限制，但說如果阿根廷巴西兩國意見一致，他却也願意把噸數限制在八萬噸以下。阿根廷委員主張定為主力艦五萬五千噸，補助艦二萬五千噸，潛水艇一萬五千噸。至對於限制陸軍軍備，巴西代表主張以最近中美會議所成立的協定為基礎，使南美諸國一律受制限。後來此案經委員會詳細審查，卒因列國意見紛歧，——而以巴西阿根廷兩國意見為尤不一致，——到閉會日為止仍未訂成限制軍備公約。結果由智利大總統提議於本年九月在烏拉圭的蘭脫維台阿(Montevideo)召集南美諸國軍備會議。此項提議已送達阿根廷，巴西，烏拉圭等國。巴西烏拉圭政府已正式接受提議，阿根廷大總統在大體上已表示贊同。這麼一來，這次會議中最重要的軍備問題，已擱下來移到下次會議裏去了。

李寧之歐洲外交會議觀



『他們打得越起勁，世界革命也越快了。』

其次重要的是組織亞美利加國際聯盟的提議。這個提議是烏拉圭前任總統卜隆氏(Baltasar Brun)提出的。此議案主張美洲諸國以門羅主義為基礎,自行建立國際聯盟以與歐洲之國際聯盟分道揚鑣。此案旋經美國代表反對,其反對的理由謂此種組織將招致歐洲人的疑惑,而因此使美洲諸國陷於孤立的地位。美國的主旨想把原有的大亞美利加同盟繼續維持,却不願採取國際聯盟的形式,因此此案卒完全打消。

這兩種重要的議案打消後,第五屆大亞美利加會議已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可以記述了。此外本屆會議所得到的一些結果只是幾個關於經濟及衛生事務的條約的訂結,如關於亞美利加大陸各國商標保護的條約,關於組織異相調查委員會以解決國際爭議的條約,各國協力撲滅傳染病的協定,法律上許可酒類賣買的國家應禁止輸出酒精於實行禁酒的國家的協定,都已完全成立。

在現在國際間的猜忌心還未消滅,各國政府還未有世界人類相互聯合的自覺,所以我們對於一切的國際政治會議,決不能抱過奢的希望。這次大美會議議決了幾件國際經濟及公益事情,幷開了南美裁兵的端緒,比前屆的成績總算進步的多了,將來國際感情繼續發展,不難建立南美諸國合作的基礎。比之於歐洲的什麼洛桑會議,什麼倫敦巴黎會議等那種磨拳擦掌怒目而視的神氣,我們可以看出新大陸人民總不至像歐洲母親的那樣傻呢。(化魯)

越飛到日後的日俄交涉

在第一期時事述評中已經提起過勞農政府代表越飛赴日。越飛赴日雖說是受了日本東京市長後藤新平個人的邀請,到熱海溫泉養病去的,但誰不知道後藤新平的所以邀請越飛,內中實有極大的用意,就是想調和日本政府和勞農政府的意見,再磋商日俄第三次會議。

日本自從大連長春會議相繼破裂以後,和俄國的外交空氣愈趨愈壞。日本既不肯承認勞農政府,俄國也不肯承認日本在西伯利亞的權利,所以日本在經濟上的損失不小。四五月間,又值日本往堪察加等處捕魚之期,若俄國政府不肯給發護照,日本漁民便不能往捕,因此日本人民早就不滿意於政府的對俄態度,盛倡日俄接近之說,希望再開會議,解決各種問題。後藤新平更是主張先承認勞農俄國後解決各種問題的人,他請求政

府，願以個人名義，招待越飛至日，並願調和政府和越飛間的意見，以便磋商日俄第三次會議，得日俄政府許可，於是越飛赴日，而報紙上亦盛傳有日俄再開交涉的消息了。

越飛到日後，曾引起一度無謂的交涉，就是日本政府怕他宣傳過主義，檢查他的行李，非常嚴厲，又禁止他與俄國政府間，使用密碼電報。俄國政府，爲報復計，也抄沒日本駐俄非正式領事館與日本外務部間往來的秘密文件，並且通告此後也不許使用密碼。此一段小交涉，後來經雙方取消制限，即便了結，但日俄交涉的棘手，也可想見了。

歐洲之瘋人院



(一)法國的瘋子樸陰凱雷撕破了凡爾賽條約，口裏却喃喃的說道：『魯爾，魯爾』；(二)意大利的墓沙里尼，狂呼『朕即國家』。(三)誇大狂的波蘭總統批爾蘇特斯基。(四)匈牙利荷綏大將的憂鬱症。(十二)英國外交大臣寇仁的偏見狂。(他所見的偏於石油一物。)(十)一個不礙人的白癡羅馬尼亞。(十三)偷取美末爾，盜竊狂的立陶宛。其餘都是幾个歐洲政治界的瘋人。

由後籐居間傳達日本政府與越飛間的交涉，到現在已經過兩個月餘了。但是會議的重開還屬懸慮。這因爲日本政府和越飛的意見，實在隔得太遠的緣故。日本政府始終主張先解決廟街事件，在後議薩哈連撤兵問題，最後才討論承認勞農政府問題。越飛所要求的，則是先承認勞農政府，撤退薩哈連駐兵。在後討論他種問題，而對於廟街事件，絕對不負責任。至於爲居間人的後藤亦表同情於越飛，竭力慫恿政府，儘先承認勞農政

府，以為承認以後各個問題自必容易解決。現在後藤已辭去東京市長職務，專在政府和越飛之間奔走接洽，日本政府的態度則尚未決定。日俄第三次交涉的成與不成，要看後籐的手段如何了。

日俄第三次會議，成否雖未可知，但最近日本往堪察加捕魚問題，却已由越飛與後藤間商妥。日俄二國本訂有日俄漁業條約，自俄國革命以後，各種條約，都視為無效，所以日本往年往堪察加捕魚，都出於自由行動，並不待俄國給發執照。那時日本在西伯利亞駐有軍隊，沿海一帶漁區，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俄國也無可如何。但現在日本在西伯利亞駐軍已經撤退，俄國勢力已直達海濱，日本再要前去捕魚，自然要先得俄國允許。這事從今年一月初旬，日本便和俄國交涉，經過許多周折，才於三月末成立一個日俄暫行漁業條約。惟執照如何頒發一層，尚未議定。此次日本漁民因漁期已迫，疊次催促政府與越飛交涉。越飛却故意遷延，不肯決定。於是日本政府以為俄國有意為難不肯給發護照，決計用軍艦保護漁民，仍用自由行動辦法，向俄國政府發送最後通牒，幾有決裂情形。後幸虧後藤和越飛熟商；才由越飛請得俄政府訓令，允准給發護照。惟限定只有在此次有效，將來出漁須再行協定云云。這事既有頭緒，在日俄交涉上總算少了一層糾紛，在最近期內日俄交涉也許會接近一點罷。（幼雄）



意國資本家說；『我最合意於他，因為他能嚇壞人民。』

瑞典社會黨政權失墜

目前的世界政治界，除俄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外，更有幾國

也是由右翼社會黨掌握政權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國與瑞典。德國自革命後即由社會民主黨組織政府，幷在議會中佔多數席次。至瑞典社會黨秉政却遠在德國之前。當大戰時，各國社會黨還未獲得政權而瑞典社會黨領袖勃蘭丁(Branting)所組織的內閣，却最先出現於世界了。以後至一九二〇年，社會黨內閣雖因選舉失敗，曾經一度之推翻，可是不久勃蘭丁氏仍舊恢復勢力，賡續社會黨內閣的命運，以迄於今年的春間。

但在最近，勃蘭丁內閣却在政戰中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由於社會黨雖在下院佔多數，而在上院則勢力頗受保守黨的動搖。近年保守黨在國會的聲勢日益盛大，時思取保守黨而代之。一方面社會黨對於勞動不安事件的處置不能令人滿意。罷工與失業都無法救濟，以資產階級爲後援的保守黨，又乘間故意和政府爲難。本年三月，政府提出失業工人津貼案，以謀解決失業問題，而保守黨則聯絡自由黨反對政府提案，要求限制津貼範圍，彼時內閣已呈瓦解的形勢。後來政府竭力疏通，幾經波折，提案總算得在下院通過，但在上院仍被否決。政府更提出妥協案，四月五日在上院提出，辯論到夜半，結果仍以七十六票對六十票的多數否決。於是勃蘭丁自知幹不下去，便於政府案否決的次日，即四月六日提出內閣總辭職，這是社會黨內閣下台的大概情形。

據說，繼任內閣以保守黨上院領袖德列蓋爾爲首相，與自由黨攜手，組織兩院聯立內閣。自由黨領袖愛克曼又將入閣任副總理職。瑞典國王正於三月上旬訪問荷蘭及比利時，便道赴法游歷，國內由王太子攝政，得政變消息，便忽促回國。

多年掌握政權的瑞典社會黨突然失墜，失墜的原因又是爲了社會政策措置的失敗，這自然是一件極可注意的事了。歐戰以來，各國資本家與勞動者的政戰已瀕於肉搏的地位，兩方都拼着命想攫得政柄。從今年的情形看來，暫時的勝利似屬於右派。意大利政變後，代表資本階級利益的國粹黨(即棒喝團)已代社會黨組織政府。英國最近的選舉及內閣改組，也證明工黨不能獲得大勝利。現在瑞典社會黨的政權失墜，更不能不說是國際溫和派社會民主黨運動的一大打擊了。(化魯)

To Progressive Librarians:

A well-installed, up-to-date library is a great blessing to its users. How to classify? What books to order? How can you save space, time, energy, and money? These and a host of other questions constantly come up for solution. The following books give you authoritative answers:

	Price (subject to our monthly discount)
Brown: Library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uing	$ 6.30
Brown: Subject Classification	12.60
Sayers: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	6.30
Stewart: The Card Catalogue	3.00
Brown: Indexing: A Handbook of Instruction	4.50
Clarke: Manual of Practical Indexing ...	3.60
Roebuck & Thorne: Primer of Library Practice	3.00
Brown: Manual of Library Economy	18.00
Peacock: A School and Club Librarian's Handbook	3.00
Williams: A Manual of Book Selection for the Librarian and Book Lovers	6.30
Stewart: Open Access Libraries	6.30

COMMERCIAL PRESS, LTD.

C 453 Honan Road . . . Shanghai

吾國人思想習慣的幾個弱點

唐鉞

這個問題，是經人討論過的。何以我現在又來提起呢？一來因爲這個問題關係甚大，要常常向大家提醒的。二來，我論這事的觀點，同所論弱點的種類與別人有些不同。所以冒昧地寫出來給大家評論評論。我底下所論的或者也犯着我自己所排斥的弱點，如無統系，空泛等等，但是我的立意在提醒大家所以拉雜敍述，是沒有大妨礙的。茲將我所要說的各弱點論列如下：

一受道德和功利的觀念所束縛　中國人往往以爲人類一切的生活都包在道德經濟(舊義)裏頭。從前讀書人稍知道一點程朱的唾餘，便以衞道自任。詞人縱情酒色，却滿篇憂國憂民。不管小說的內容怎樣，作者幾乎個個說是志在勸懲。書畫金石之家，一談起自己的事業，就滿口謙讓，說是『小道』『末技』『士君子之餘事』『壯夫不爲』等。不然，就說他怎樣怎樣與世道有關，可以使民向善等道學話頭。固然許多不過說說大話，把來騙人。然而若社會思想習慣沒有這種趨向，他們也犯不着唱這種高調，幷且他們中也不少實在相信考據，詞章，藝術等是人生的末務的。我現在隨便舉兩個例出來。近人顧雲序海藏樓詩，通篇稱許鄭孝胥的人和詩，而臨了忽然說幾句道學話頭：『傳之天下，俾知五七言詩，故三百篇苗裔；推之至邇事父，遠事君，有生大倫，無能外也。』其實與上文沒有關係。鄭燮與其弟書說：『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無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

勿蹈乃兄故轍也。』這段議論，固然有幾分眞理但是大體實是誤解文學藝術自己有自己的眞價值，不能把他看做比政績低下的東西。從現在看來，蘇軾鄭燮所以受人家稱道的，不出他的文藝美術，他們的政績還在其次；就是王趙的名字，也不在房杜等之下，可以知道這種觀點是不對的。現在歐風東漸，人家已經不以文藝爲『可羞可賤』，知道人生的目的，在發揮他一己的材性，並且『以所爲而生者爲生』(Live for what one lives for)不是不正當的。但是文章應該有關國計民生的議論（卽前此所謂『文以載道』的變相）還沒有絕跡試看時下的詩歌其中不少無謂地宣揚政治上經濟上或其他方面的某某主義，不管作者自己的眞感情怎麼樣。可以說是中道德的功利的思想習慣的流毒了。

(二)爲快感和文學性質所左右　我國人往往不考究事情的實際，聽見一句話說的很巧妙，很有意味，就信以爲眞。這是不能完全把感情作用擱在理智作用以外，甚至把感情代替理智；所以只要一句話可以發生快感，就深信不疑了。反之一句話發生不快感，就以爲沒有的事了。例如『才者造物所忌』『紅顏薄命』『庸人多厚福』等語，無論實在是否這樣，但因爲這些話有幾種性質可以使人發生快感，所以很多人相信人事眞是這樣。這種性質很多，就這三例講，主要有兩種。一件是含有反乎常理出人意外的元素：就是照理才人應該利達，庸人應該不能享福，美人應該受人護惜供養；而這些話所說的偏偏同我們所期望的相反，所以聽起來覺得一種愉快的驚奇。第二件是迎合人人都有的自大心。因爲我們通常總覺有些不得意，有些受屈。這些話使一般男女無意識地覺得自己是才子佳人，不過『命途多舛』，還沒有無才無色者的一切如意罷了。這都是理智被感情所蔽的緣故。其他因爲一句話或一篇文章的文學的或美感的價值而得人崇信的很多。讀者可以自己類推。現在許多人聽見帶有『自由』『博愛』『浪漫』『文化』等的徽號的主張，不加研究就漫然崇信，也以快感爲根據的。

(三)斷片的無統系的　我國思想界的書籍有統系的很少。大抵都是短篇簡語零零碎碎的。老子的書，雖然自成律貫，但也是許多斷片集成的。論語更無論。論語不是孔子做的，是門人隨便雜湊的，他的沒有系統，還可以饒恕。但是孟子七篇是他自己做的，也不免東鱗西爪似的。論語說：『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

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可以代表中國人思想的習慣就是喜歡片言隻語。倘使孔子當時不告訴樊遲，豈不是至今沒有知道他的意思嗎？（這點，論衡問孔篇已經提過。）到了唐朝，文集盛行；宋朝語錄盛行；求像莊子，韓非子那種稍有系統的書越少了，後來更是江河日下了。斷片的大危險，就是意義不能正確，人家可以隨便解釋，可彼可此，使人不能依他爲推究的起點，因而思想不能進步。又因爲他不含一點條件，都沒有應用的價值；所以就是精理，也變成空言。就工藝界說起來，因爲中國人不能做系統的思想，所以中國人不能蓋大規模的房屋，像北京的皇宮，竭帝王之力，也不過是一兩式的房子，複造幾所罷了；一點變化組織都沒有。中國人不能發明複雜的機器，一部份也由於此。

（四）模略的不準確的　中國人做事不準確，是人人知道的。古來記事狀物的文字，都是只說大略之大略，往往說了半天，不知道他到底是甚麼樣子的東西。而文人反以爲他文字簡奧，眞是可恨而又可笑。字書上往往解釋地名鳥獸草木名目時，只說『地名』『鳥也』『草名』等，便算了事。而一般文人得了這一點知識，就大膽地將這些草木鳥獸亂妝在他的詞詩中間，所以往往鬧出笑話，這種不準確的毛病，於翻譯西文書籍時，尤其顯著。英文中如"possibly,""probably,""almost,""It is generally accepted""In my opinion"等，譯者往往因爲要使語句簡潔，略去不翻，弄成絕對斷定的口氣。不知道這種字樣，是作者理智的良心的表現，因爲個人的知識有限，所以下語恰到那個分寸。把他略去，簡直是同捏造事實一樣的不可赦的罪。

（五）籠統的空泛的　中國人最喜歡說空無邊際的話。如從前有人論漢文英文的優劣，就說『漢文簡，英文繁，』而聽者以爲『一語破的。』不知道文字的元素很多，所謂『繁』『簡』到底說甚麼元素？現在渾渾然說此繁彼簡，豈不是不說還好嗎？又如現在有人在那裏大放厥辭，說西方文化已經破產，要用中國文化去救他。不知道現在中國自己弄到這種地步，中國文化又何嘗不破產呢？若說中國鬧的這樣糟，不是由於中國的文化，那麼何以知西方的擾亂是由於他的文化呢？總之，現在世界各國的擾亂，問題極其複雜，大抵是由許多國家環境已經變遷而人民還沒有覓得適應新環境的知識和方法，所以弄得亂七八糟。要想補救，非細心考查特別情形，對症下藥不可。空空洞洞地說東方文化救西方文化，眞是隔鞾搔癢；就是講到吾國人廣派教士到西

方，說得西人『信受奉行』『孔孟之道』也是無用的。

(六)口頭的字面的。　吾國人的思想大半是口頭禪。從前科舉時代的八股文，固然不必論，就是那時候的時務策，也是紙上空談。所以有句話說他們是『筆下千萬言，胸中無一策』的。不特時文是如此，就是宋明理學家的議論，見於語錄的，也有不少部份是口頭的搬弄文字的。就是現在，此風還沒有減殺。請看許多人開口『德謨克拉西』閉口『科學方法』其實何曾對於此事有研究有體驗，不過人云亦云罷了。這種口頭的學問，本人自知不懂，不過拿來妝門面的，可以不論。但也有他自己的確確以爲是正當的推理，這是因爲他們概念不完全。大體講起來，吾人感知各個物時，得了知覺 (Percept)。合各個知覺，舍異留同，就得概覺 (Recept 是英人 Romanes 用的名詞)。概覺再加上一個名號(卽語言或文字)就成了概念 (Concept)。口頭的思想，是因爲概念中缺乏概覺的部份。所以推理時推來推去，只是語言文字換言之，忘却語言文字是代表事物，而把語言文字的自身當作事物，所以說得連篇累牘，仍是與事物實際漠不相關。這種思想的習慣，實是『專弄玄虛』那裏會有甚麼進步?吾國人中這毒極深，其原因也極複雜。許多原因之中，可以說有下二種：一，秦火以後，儒者搜求古籍，斷簡殘編，一概看的很重，就養成過尊文字的習慣。二，因爲文字尚簡，自來學士喜歡用單字的名詞，如『天』，『神』『道』『性』『仁』『義』之類，以致字多歧義，又沒有嚴密的定義的方法，所以終是模糊疑似，結果就以搬弄文字代替眞正的思想。如王守仁與羅欽順書裏頭說：『格物者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正心者正其物之心。誠意者誠其物之意。致知者致其物之知。』章太炎說『此種但是辭句繳繞，文義實不可通。後生有效此者，則終身爲絕物矣』。眞是是極。但是，到下此種習慣，幷沒有消滅。請看近日的玄學的言論，就可以知道了。

我以上所講，或者讀者以爲有點刻責得過分；然而其實都是事實。不過讀者不要誤會以爲我說中國沒有一個眞正的思想家；我不過說一般的傾向罷了。幷且讀者也不必因爲這樣，就對中國思想界的將來抱悲觀。因爲這些弱點，是一切人類的通病；不過吾國人的受病特別深些罷了。現在要補救這些弱點，最好是研究科學；因爲科學是絕對同這些壞習慣不相容的。但是，研究科學，並不是引幾個科學事實，幫助玄談，或是用幾個科學名詞，點綴文章的意思；是要專攻深造，運用他的方法，體驗他的精神才行。這種方法同精神，不是文字所能够介紹得滿意的，所以也不用再絮絮說明。

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第三幕

俞頌華

是篇係德國麥克斯坦(Max Tan)氏在羅馬所作，載在三月二十九日柏林世界舞台(Die Weltbuchne)週刊。篇中所記，均係作者旅行意國，實地觀察時所耳聞目擊之實在情形。意國法西斯主義者先有在野的運動，次起革命。及革命成功遂掌握政權。此篇記其最近之政情，故題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第三幕。愚於二月間嘗有描作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運動一篇寄上海時事新報。讀者倘將拙作參閱，可知法西斯主義者以前活動之大概情形。且可見愚當時所述法西斯主義者今後之危機數端，與今日麥氏實地觀察後所得之結論大致相同。

譯者附識

編者按：法西斯主義(Fascismo)本誌譯作棒喝主義可參閱本誌十九卷十九號破壞主義的棒喝團，二十號意國政界之大變革及本年第三號意國偉人慕沙里尼的生平等篇。

法西斯主義者，自革命成功五閱月來，迄於今日，其權勢已達隆盛之時期。現在意國，幾幾無一政黨足使政府有所忌憚。政府於外交上雖未免稍孤立。但不久亦將於國際政治上有所活動矣。

法西斯主義者之攫得政權，及其努力於其執政地位之鞏固，足為其他抱革命主義者參考之實例，無俟贅言。彼法西斯主義者對於一切陽表同情，自願投效者，概不信任。故於所有國家重要之職務與機關，不顧輿情，滿佈其固有之黨員。憲法固未嘗廢棄，國會之權利固亦未嘗正式剝奪。然而實際上惟法西斯主義者之特別議會，攬有大權。而此議會有國軍(Nationale miliz)衛護。各省省長仍存在，然除省長外，各省幾已皆添設法西斯主義者之委員會。各市議會中凡有稍阻撓法西斯主義者之進行與活動者，便立被解散。

介乎左右兩派間之自由黨及各團體，現均匿跡銷聲。彼中領袖人物亦皆噤若寒蟬，不作政治性質之演講已數月於茲矣。今彼等所希冀者，惟在得側身於政界，以博殘羹冷汁而與聞若干關於行政方面之事而已耳。意國資產階級中固然非無信仰自由主義者，企圖號召同志，以堅其團體行動之壁壘。無如各團體領袖人物互相嫉妒，且組織強有力的團體之其他要件亦尙闕如。故抱自由主義者各團各派，均軟弱而欠缺實力。而且又有一種特別之現象：即一般資產階級大都只知有法西主斯義與社會主義兩項主義之選擇，且以社會主義當作鮑爾希維主義解釋，故輒不假思索，貿然歸向於能維持秩序保障私有財產之一方。

至於主張社會主義之各黨，其命運亦極不幸。馬克思派與聯合派兩派正在法西斯革命前幾時分裂。此次分裂實爲社會黨不易復原之一大致命傷。馬克思派因依附莫斯科第三國際而失人心。而一般人對於聯合派雖若較有好感，然兩派間之爭論，久已寂然無聞，且均毫無表示，不見有何積極的反抗現狀之舉動，此亦足證社會黨殊乏實力矣。政府已將該黨言論界之領袖，前進報之總理史拉諦 (Serrati) 與總編輯納尼 (Nenni) 二人逮捕拘囚。按官報所發表，則史氏爲當其在莫斯科時，常於第三國際所發之公告上簽字列名，而納氏則因其在曙里晞 (Zuer-ich) 之演說言論過激，故皆逮捕。此外更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及一切知名之共產黨員亦均在拘禁中。共產黨惟一之機關報 Lavoratore 亦已被政府封閉。

共和主義者亦爲法西斯主義者之反對者，此派雖得無產階級之同情，但因其既無組織又無經濟的基礎，故尙未形成眞正的政黨。雖代表該派之日報共和聲敢說敢言，然於實際上則殊鮮影響。故不爲政府所注意。在意國中部，此派頗反對政府。而在北意之同派，却不如中部之共和主義者對於政府之不表同情。此派內部不甚一致，實亦其弱點之一端也。

智識階級中有組織之政黨而爲法西斯主義者所不得不注意者，惟有加特立教國民黨之一黨而已。此黨中有勢力之各團體，並不與法西斯主義者爲敵。惟其中有一部分以唐史多爾查 (Don Sturdzo) 爲領袖者，則與法西斯主義者敵視。然而慕沙里尼 (Mussolini) 對於羅馬教皇持調和政策，且與教皇聯絡親善。是以唐史多爾查氏一派殊不易貫徹其反對慕沙里尼之計畫。

教會與國家間並非已無問題。如國立學校與教會學校之平等。教皇使者之參與國家機關等事，爲前教皇勃乃迪克脫十五(Benedikt XV) 所嘗力爭者。當今教皇比和司十一 (Pius XI) 亦堅持之，但慕沙里尼方鬪與教皇親善。故當一爲國務院祕書之法西斯主義者與教會貴族萬奴推列 (Kardinal Dekans Yanutelli) 氏姪女舉行婚禮宴會時，萬氏嘗極推崇慕沙里尼，稱之爲「革新大意大利民族之元勛。」與法西斯主義者極接近之羅馬市市長，嘗正式赴教皇宮拜謁大僧正費加爾 (Kardinal Vikari) 亦以盛禮趨答之。雙方周旋，感情融洽。爲不知民黨 (Populari) 今年當年大會開會後，對之有無反響耳。

慕沙里尼之外交頗爲被動的；除前內閣所訂之條約中，已批准若干外，對外暫守靜默以待之態度。雖自去年來，法西斯主義者爲欲增進國際地位起見，漸有一變其外交上立於孤立的地位的傾向。然對於魯爾問題以不作戰爲有利，故守其中立之態度。近來各方面有種種企圖，促進意法聯盟。此與德國有重要之關係，而爲德人所不能不加以特別注意者也。

意國中之主張聯法者，均深信將來德法間有共同礦工業之托辣斯出現，意國之大實業家極欲均沾其利，故拉丁民族聯盟說之討論，勢亦不弱。墨沙坎洛報 (Messagero) 對此問題嘗有論文發表，提議意法提攜，主張將來法國工業上之開發，由法之資本意之勞動共同經營之。然該報密受法國方面之津貼，不能代表一般的輿論。普通一般的意見，大都不以其主張爲然。政府亦嘗聲明對於此種主張並無實行之意。意法之聯盟，雖有主張之者，討論之者，欲努力促進之者，然而依目前而論，意之聯法，殊與民意不合，恐未必遽能成爲事實。意國一般國民對法國於和約上所占過於優越之利益，頗有抱不平者。有時甚且對法不無仇視之感。「都尼斯 (Tunis) 之居民中(土著除外)意人比法人多，何以該地歸於法國」？成爲一般對法作不平鳴者之口實。於此足徵意國普通社會對法未嘗滿意也。

意大利近來內政外交上之大體情形畧如上述。然尙有一事不能不補述者；卽法西斯者與國家主義者混合以增加其實力是也。自表面上觀之，所謂混合，不過國家主義者加入於法西斯主義者團體之活動，與法西斯主義者取一致行動而已，其事甚簡單。其實不然，國家主義者所抱保守的理想，彩色較爲濃厚。其深厚之保守的保王的傾向，法西斯主義者於革命以前，不得不遷就之也。

法西斯的革命——若不承認其爲革命而視爲無倫理的不進步的非革新的一種運動與以下所述亦無妨礙。——現在正當如潮流漲平達其高度之時。此爲法西斯主義之第三幕中言之，此其戰勝後得勢之一幕，亦即其盛極而有衰替之危險之一幕也。方今法西斯主義者，有地位矣，有權力矣。大刀闊斧，放手實行其社會改良之計畫，解決種種社會的現實問題，此其時矣。失業者如何使其得業，家屋不足分配如何救濟，尤爲最亟切待決之問題。此法西斯主義者於此果有從容解決困難問題，改良社會之能力乎？如其否耶，行見法西斯主義者之政府將遭極危殆的反抗耳。起初反抗者誰？無他，一般無組織的個人主義的，習於自由放任的而政治的衝動甚強烈的一般民衆是已。

余（著者麥氏自稱）嘗羈旅於西西利（Sizilien）數週。見當地居民中含有相親善與相嫉視之兩部分人。依大體而論，西西利人均無政府主義者（雖非皆爲無政府黨員），而地方上之實權，實由若干祕密組織行施。苟政府有干涉當地人民之舉，發布禁止居民攜帶武器之命令，此地人民付之一笑而已。他日人民若不僅付之一笑，從消極的不遵政府之命令更進一步，起積極的運動，則法西斯主義殆矣！如逮捕拘囚也，發布禁令也，嚴刑峻罰之威嚇也，在南意，均不發生效力。故政府絕難用此種手段對付南意人民。現雖對於政府之反抗猶僅僅爲純粹的輿情上之傾向。然此反抗之傾向總有加靡已，况消極的抵抗又往往容易激起積極的鬭爭。故余（麥氏自稱）敢作一預言曰：在北意之工業勞動者蹶起反抗政府以前，南意之農業勞動者將首先發難。

三月三十日，柏林

世界新聞

意國政治家之公道話

意國前首相尼蒂（Nitti）爲歐洲著名政論家，戰前反對德國帝國主義及武力主義甚力。戰後成著作多種，極言凡爾賽和約之不公允，頗傳誦一時。此次魯爾事件發生，尼蒂曾爲文以批論之。對於法國頗有微辭。其中一節云：『佔領魯爾之理由係因德國不償付債務之故。然世人對於德國之不能償債，既憤激如此，而比，意，法，（法國較意國更爲富饒，且戰後曾得豐富之領土礦產殖民地等）欠英美債務不特不還本，且未付息，何以世人獨無閒言乎？』（魯）

日本的帝國主義與西伯利亞（續）

——日本侵略史的一頁——

濟之

四　沿海省一九二〇年的『四月事件』

差不多與廟街事件同時，在沿海省各地方發生了日俄軍隊衝突的事情。

一九二〇年四月四日深夜，日本軍隊同時開始攻擊伯利，海參崴，雙城子，驛馬河等處正在酣睡中的俄國軍營，殺傷了不少的紅軍。爲明瞭白軍這樣的行動起見，應對於當時在俄國遠東境內的時局情狀略述一下。

自從一九一八年末在東西伯利亞與俄遠東一帶勞農政治被傾覆以後，俄國人民因爲明白白黨政府差不多都爲外國所維持，作外人的傀儡，所以對於謝米諾夫卡爾梅闊夫一般人始終抱敵視的態度；再加以過激派暗中煽動的工作，於是民氣的，揚益一發而不可收拾。一九一九年正月間在阿穆爾省各處，以『驅逐白黨和日本人，建設勞動者政治』爲口號暴發起反叛的舉動來。但是反叛的人們都是手無寸鐵，有些『巴爾其贊』雖帶武裝，却並無軍事上長久的訓練，欲與軍械和子彈充足的白軍與日本軍相敵，決不能操勝算，這也是極明瞭的事情。反叛終於被撲滅了；許多的村屯悉變成廢址和灰燼了。

這是俄國遠東人民公然和白黨與日本軍奮鬭的第一時期。

但是以後『巴爾其贊』的運動不久重又發生起來。這一次運動的範圍比前次擴大得多，在阿穆爾省，後貝加爾省和沿海省三處同時發生，於是一九一九年末阿穆爾省脫離白黨和日軍的範圍了。

郭爾察克政府在西伯利亞一被傾覆，海參崴白黨政府外受『巴爾其贊』的襲擊內遭工人的反抗，也被推倒了，以梅特魏台昂夫（Medvedev）爲首領的新沿海省政府遂以成立。阿穆爾省政府的首領爲瑪脫萬夫，上烏金斯克的政府以克拉司諾司僑闊夫爲首領，却僅祇在介乎兩省中間的後貝加爾省尙落在白黨謝米諾夫，恩琴，提爾巴赫等人的手中。

沿海，阿穆爾，上烏金司克各地方的政府當時的根本任務卽在於用全力去打倒赤塔（卽後貝加爾省的省城）的白黨，然後連合成一起，以與『外國的侵略』（Intervention）奮鬬。這時候外國軍隊中祇有日本軍隊尙留在後貝加爾省和沿海省，其餘英美諸國的軍隊已經從西伯利亞撤退了。

當時俄遠東諸省的反白黨政府自然是與莫斯科政府息息相通的，本願意立刻實行勞農政治；但是情勢上不能不使他們十分審愼，免得又因此讓日本人和協約國生出侵略的口實來。所以他們決計在沿海省臨時造成德謨克拉西式的政府。各省各城所召集的人民會議亦均一致認這種樣式的政府爲必要。

於是新組成的政府和讓棄自己權利的舊自治政府都向日本宣言，聲明日本軍隊現在駐紮俄境，完全是多餘的事情，因爲此處並沒有過激派，而且該地上完全安靜，僑民的利益決不會有所破壞，所以日本軍隊可卽撤退。這樣的要求自然不能使日本的軍閥派滿意，便引起他乘機生事的野心。

恰巧在這時候俄國方面在沿海省裏漸漸兒組成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起來。這種軍隊大概由『巴爾其贊』以前被白黨俘去新從軍營裏釋放出來的紅軍和一部分投降的白黨組織而成。這些軍隊於組成後分散在各處，駐紮在與日本軍隊相並的軍營裏面。

四月四日夜間海參崴，雙城子，驛馬河，斯派司克和施闊托夫等處的日軍實行攻擊俄國軍營，大肆殺戮。好幾千俄兵都在幾分鐘內喪命。一切軍用的財產都被日軍取去，一部分燒掉了，一部分運到日本的軍棧裏去。日軍在攻擊的時候把一切郭爾察克黨的軍人都從獄中釋放出來，引他們去參加這種殘忍的事情。事後日本人爲掩飾眞相起見，把屍首都扔到海裏井裏，並且掘埋在花園裏了。

在這役內俄軍的首領如拉作，羅慈基，西比爾才夫等人都遭慘殺。其餘被殺而至今不識其姓名者尙甚多。同時日本人還殺死了些朝鮮的革命黨人。剩餘下來的俄軍都退走到伯利和黑

龍江那方面去了。

此後俄軍因為要回到原駐地點上去的緣故，發時與日軍發生衝突。這事情發生後不久的時候，日本方面就向沿海省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在日軍分配區內，除為維持秩序所用相當的警察以外，不得有俄軍存留，俄軍應駐紮在日軍所駐地點三十俄里以外。因此就組成了三十俄里的中立區域，而沿海省政府迫於威勢，也不能不承認日本的要求。

這是俄國人民和日軍奮鬪的第二時期。日軍既設立了中立區域，便可在這區域內做自己所願意做的事情，而扶助自己所願意扶助的俄國政府。但是俄國鄉民所組織的巴爾其贊隊却時常在神聖不侵的日軍區域內打擾，這也是俄國人民愛國心的一種表現。

五　遠東共和國的成立

從當時遠東的形勢上看來，發生了必須要在俄國遠東境內組織成一種可以使蘇維埃俄羅斯與軍國主義的日本避免直接相觸的政治制度底必要。於是勞農政府決計在從色楞格河至太平洋岸一片地方上建設緩衝國家，實行中產階級的平民主義的制度，具有獨立的形式，名為遠東共和國。

當時俄國遠東地方的人民各選代表，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開聯合會於赤塔，完全明白遠東當時的形勢，便決定在從色楞格河到太平洋岸的地方建設遠東共和國。一九二一年二月間遠東共和國的建設會議召集成立；在該會議上制定共和國的根本法（即憲法）。對於這個緩衝國的成立，形式上並未遭日本方面的反對。日本出征軍司令部部長 Takaiamaku 將軍宣言說：『在緩衝國內組成一個不帶危害日本經濟原則和政治安寧的共產主義的色彩之政府，那是我們日本人的希望。』但是事實上遠東共和國的成立，雖然具有平民主義的政制，却與日本軍閥派的計劃完全不合，因為他們的主要目的即在於維持遠東境內無政府和擾亂的狀態，以便減輕日本的侵略政策。在一九二一年冬間至一九二二年春間日本用許多方法使白黨向伯利和黑河等地方行動。

為預備從遠攻擊阿穆爾省起見，日本人援助高佩爾和謝米諾夫的軍隊，使其向格洛台濶服和沿海省方面進發。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海參崴日軍藉口調查軍械，把當地俄國軍營的兵逮捕了不少。同時日本人佔據了二百九十八處俄國沿

海一帶的漁區。在台卡司脫洛地方造了一所無線電棧，從庫頁島那裏毫無限制地把俄國財產盡行運將出去，並且漸漸兒到預備海參崴的新變動。

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日軍解除海參崴俄警的武裝，公然幫助謝米諾夫和高佩爾黨。隨後梅爾果洛夫政府藉着日軍司令部的援助，卽以成立。

海參崴政變後，日本人把謝米諾夫從軍艦上護送到崴；但是領事團反對謝氏的上陸。日本人隨後要求把海參崴的政權移讓與謝氏，法國領事安得萊從中贊助，但是其餘的領事又大行反對。

同時恩琴乘我國無備，闖進了蒙古，佔據了庫倫，聲言要在七月初要進兵攻擊遠東共和國。當時的情勢十分緊急。五月三十日遠東共和國政府關於海參崴的事件向日本提出抗議的通牒，內中說日軍司令部干涉俄事，違犯了他與前海參崴政府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所締結的協約。但是日本人依舊置諸不理，繼續幫助白黨，以遂其侵略的政策。在當年冬間渥里加安奴奇娜，蘇川，驛馬和伯利等處先後被高佩爾軍攻下，而全沿海省事實上遂移轉於日本人的手內。

日本所有這些陰謀侵略的政策，自然都是該國意圖佔領全亞細亞的計劃之一部分。日本打算在亞洲大陸上把從海岸直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河，烏蘇里鐵路中間的一塊地方吞併了，連同朝鮮，臺灣和日本諸島直到新近強迫佔據的庫頁島組成一隻偉大的指環；把日本海包圍在中間，一下裏變成爲日本的內湖，可以做海陸軍行動的根據地。一旦如與強敵發生海戰，日本的海軍卽有藏匿的地方，不怕敵人的艦隊冒險闖入了。

但是其後遠東共和國的基礎漸次鞏固；後貝加爾省及阿穆爾省內白黨完全肅清，恩琴被紅軍擊敗，庫倫落在紅軍手內，而當時華盛頓會議不日亦卽將開會。日本爲避去世界各國對於俄國問題的眼光起見，並且爲在華盛頓會議不討論這個問題起見，遂想要一點狡猾的手段，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間向遠東共和國提議和平交涉，以便解決日俄兩國間的許多紛爭問題。

日本的此項提議究竟是否誠意，有一事足以證明之：卽距此項提議前一月間日軍司令部與謝米諾夫簽訂了一種協約如下：——（一九二一年七月八日在海參崴城簽訂，銜名從缺）

『第一條　俄日軍隊應對於遠東共和國國民革命軍施行攻擊。攻擊之計劃如下：

(一)格洛台闊服之第一軍隊開向漢卡安奴奇娜湖，即在該處與第二北隊伯利隊相聯合。

(二)第二北隊(伯利隊)與第一隊同時向安奴奇娜及驛馬河方面進發，即在該處合併於第一團之軍隊。

(三)海參崴第三團之軍隊順海道運往聖湼宜加和鐵圖哈灣內向安奴奇娜方面進發與第一團第二團之軍隊聯合。

(四)『巴爾其贊』之小隊(屬於烏蘇里之哥薩克者)應予改編，以便掃清紅軍之後陣以其前進之程度爲限。

(五)攻擊開始之日期會同日軍司令部協商決定之，至遲不得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六)視攻擊成效之程度若何，而開始對於伯利之攻擊。

(七)塞柴夫將軍之『巴爾其贊』隊奉總司令部部長之命令應越華境進入黑河境內同時即佔據驛馬河。

第二條　當俄軍前進佔據驛馬河及伯利時，日本軍隊並不積極加入與過激派戰爭，臨時先將紅軍業已掃除之區域佔據而對於作戰之軍隊加以協助。

第三條　沿海省區域肅清後日本軍隊應立即自臨時佔據之地點退至雙城子及海參崴各地，仍不越三十俄里之地帶。(依照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俄日協約所定者。)

第四條　俄軍攻擊開始時，日軍司令部予以物質上之協助，其款額爲五十萬日金，並將以下之軍械與子彈交與俄軍司令部：各色槍三千桿子彈三十五萬粒，各色機關槍二十四支附子彈二十四匣；野礮六尊山礮二尊，寸徑礮三尊附礮彈七十五匣。軍械與子彈之數額於必要時得以加增。

第五條　日軍司令部臨時擔任將相當之糧食供給俄軍，並設法由青島暨中東路區域內運送子彈與衣服至格羅台服。

第六條　佔據伯利以後日軍司令部向日政府請求解除謝米諾夫將軍存於橫濱銀行款項之扣留，並將此款交與俄軍司令部。

第七條　日軍司令部應助俄軍順海道運往北岸，並將俄船加以充分之武裝。

第八條　日軍司令部於佔據驛馬河時應依己意派兵上

陸以便保護聖佛拉地米爾，鐵圖哈，鐵爾尼諸港與帝國海內日本之捕魚船。

第九條 在遠東境內秩序未恢復以前，日軍司令部自己擔任守護海參崴港及砲台，並擔任監督烏蘇里暨中東路沿線。

第十條 於佔據伯利並推翻其共產制度之遠東政府以後，俄國全軍首領謝米諾夫將軍，至召集當地之國民會議後爲止，應臨時在遠東境內掌握完全之民政權。

第十一條 在光復沿海省，薩哈連州，堪察加州，阿穆爾省，後貝加爾省並推倒遠東政府以後，應立即舉行國民會議之選舉。以建設遠東境內平民主義之政府。

第十二條 遠東境內一成立堅強之政府，日本人民得享受在沿海省，薩哈連州、堪察加州內取得獵業，漁業，森林業之租借權，以及在沿海省及阿穆爾省內開採礦產及金礦之特殊權利。

第十三條 本條約第十二節於必要時得加訂正並變更。

第十四條 本條約自雙方簽字日發生效力。』

以上的條約曾由遠東共和國的特派委員團交與華盛頓解除軍備會議以待世界公決從這個證據上看來，可以知道日本意圖扶持謝米諾夫，謀佔海參崴鏈城子暨中東鐵路，並佔據沿海等省礦產，漁業，推翻遠東政府的野心了。日本政府一面謀奪人家的土地財產，一面卻與人家大唱其和平會議；究竟那方面是他的眞意，熟悉他對於中國所施的故技，總可以一目瞭然了。

六 大連會議

大連會議在一九二一年八月間開會。遠東共和國代表團在該會議上要求從速撤退日本軍隊。遠東共和國答應予日本以一定的報酬，如商業上與經濟上之利益。遠東共和國還許給日本的手藝人和工人在俄境內自由使用勞力的權利；給日本的工商階級投資礦產水產的權利。

但是日本仍舊意圖貫徹他侵略的政策，於開會議之前首先提出十七條款和三條祕密條款。日本這種『十七條要求』，恰和他對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後先相映。雖然日本對俄的要求至終並未成遂，但是這樣的文件具有歷史上的意義，可以剖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所以特地把全文譯載下來：

『十七條要求』(註三)

第一條　遠東政府應將海參威作爲純粹之商港，置諸外人監督之下，並不得設任何關於商務之計劃。

第二條　兩締約國政府應在條約簽字以後，修改日俄之漁業條約。擴張日本漁業者之權利，予日人以航行俄國沿岸較大之權利。

第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應在條約簽字以後訂立關於郵電往來之合同。

第四條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貿易交通，航船之自由，不得使每國人民及船隻處於較諸第三國少得惠益之地位。關於該問題之詳細情形在關於商業及航行之特別條約中提及之。

第五條　兩締約國政府應於條約簽字以後，依第四條之原則，締結關於稅關章程暨稅則之條約。

第六條　各締約國人民，居位於他締約國領土內者，應享受生命無危險財產不被侵犯之保障。不得被處於較己國或第三國之人民少得惠益之地位。

第七條　各締約國人民得在他締約國領土內從事商業，工業，工廠，技藝，職業及其他事務，在商工業方面不得被處於較己國或第三國之人民少得惠益之地位；至關於手藝及職業方面應與第三國人民相等。

第八條　各締約國人民得享受入他締約國領土，並依照各該國法律游歷居住之權利。入境時應呈驗護照。

第九條　各締約國不得對於他締約國作仇敵之行動，禁止一切能對於他國發生危害之宣傳，並設法禁止一切對於他國作仇敵行動之組織入境，居住並活動。引渡上須人員之規則以特別條約規定之。

第十條　遠東政府應對於日本政府要約永遠不在其境內行使共產制度，並不得對於日本人民，且對於己國人民，保持私有之原則。

第十一條　遠東政府承認門戶開放之原則，應對於日本人民廢除境內所存一切之限制；即將來對於礦，農，林業各問題亦不得設定此項限制，且應予日本人民以商業，手藝上完全之自由，與己國人民相等，遠東政府應給予日本人民以土地之所有權，並懸掛日本旗幟航行之

完全自由。

遠東政府應予日本人民懸掛日旗自由航行黑龍江之權利，並允許向中國政府聲明願給予日本人民懸掛日旗航行松花江之權利。本條僅及於日本人民，依本條而取得之權利不得及於其他外國人。

第十二條　兩締約國互相派遣代表以公使之權利，駐紮他國境內。並規定領事駐在之地點。

第十三條　兩締約國政府承認日本政府與前俄政府間所成立之一切條約與合同，並承認兩國人民在條約簽字以前所取得之一切權利。

第十四條　遠東政府應毀壞海參崴一帶沿海岸並與朝鮮臨界地方之礮台，將來永不得加以修復，亦不得在附近朝鮮與滿洲之區域內作任何之軍事計劃。

遠東政府應承認日本特別軍事委員團及日本軍官人員在俄境內正式之居住及旅行。

遠東政府應永不在太平洋內建設海軍，且應毀壞已有之軍艦。

第十五條　在解決廟街問題時，遠東政府應將庫頁島之北部交日本政府承租，期限八十年，以作日僑民在「廟街事件」時所受損害之賠償。

第十六條　本條約於兩締約國方面批准之日起發生效力，至將來締結永遠有效之條約時爲止。

第十七條　本條約以日俄兩文製作之，兩者均作爲原本。

祕密條款

第一條　於日本及第三國發生軍事上之衝突時，遠東政府應嚴守中立。

第二條　日本政府依自己意思自沿海省撤退軍隊，其期限由日政府認爲相當時定之。

第三條　薩哈連區之撤兵於按照條約第十五條之規定事實上取得庫頁島北部之租借時舉行之。

上項日本的要求如果實行，竟完全可以使遠東政府束縛於日本的帝國主義之下：實在是驚人聽聞的事情。遠東代表團當時完全推翻日本的要求，提出自己的對案來。於是兩方面就開始討論逐款的條件，日本代表團始終延遲，對於各項小問題都要質問東京，等候回答。

後來華盛頓會議臨近了，日本代表團遂變更其冷靜的態度，想對於大連會議積極行動，以奪去華盛頓對於西伯利亞問題的注意力。那時候日俄兩代表團都互相接近，互相讓步，條款大體都經雙方商定了。祇有日軍撤退的期限問題尙爲兩方爭論的焦點。可是當時華盛頓會議已告終了，日本人居然重又施其狡滑之故技。

日本的召集大連會議本來並沒有打算解決日俄問題的誠意，不過想閙這齣把戲，以掩住天下人的耳目。華盛頓會議既經告終，則日本已無所顧慮，假面目眞可脫下。恰巧這時候白黨的軍隊節節失敗，日軍司令部進攻的計劃無由實現，——在這時候日本不能不下一明瞭的回答：——究竟日本預備撤兵與否。所以日本代表團當時也祇是等候適當的時機，以送終這個大連會議能了。

於是日本代表團在已取得雙方同意的條款上面重又提出許多新要求來，並且重新要求遠東共和國不得有海軍的增添。這個自然對於俄國代表團方面是無從容納的。俄代表團當時宣言俄國方面已作至大限度的讓步，不能容認不議撤兵的問題，並且拒絕日本的新要求，日本代表松島亦強硬宣言『日本不願意把自己軍隊從西伯利亞撤退。』雙方各走極端，至四月十六日而日本代表團接到政府『會議決裂，啓程返東京』的訓電，於是世界注目的大連會議遂『一場無結果』而散。

臨別的時候，松島向俄代表團宣言，日本與遠東共和國間的和平關係依舊繼續，日本軍隊還留在原來所駐紮的地點，不越過中立地帶。俄首席代表彼得羅夫答稱遠東軍隊將竭力避去與日本軍隊的一切接觸，但是遠東政府必繼續擊打沿海省南部的叛徒（即白黨）。

（註三）本文件係照遠東政府所發表者譯錄，想係日本最初之提案，因與日本外交時報去年五月一號所載者不同也。

七　長春會議與日本撤兵

大連會議決裂後兩月間，日本忽自動的宣言撤兵西伯利亞。（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發表。）隨後日本政府即向遠東政府提議重開會議。遠東政府主張應由勞農政府派代表加入會議，（六月三十日遠東共和國外交總長楊松致日本政府的通牒；）日本政府即於七月十九日致牒遠東政府，答稱：『對於勞農代表加入會議一節，在整理協約形式上爲必要時，日本政府

可表同意。『遞牒上又稱『日本帝國政府決定於十一月一日以前將日本軍隊自沿海省完全撤退，對於此舉業已發表對內外各種宣言矣。』

同月二十三日勞農及遠東兩政府聯銜致牒日政府，說：『關於會議地點問題兩國政府認赤塔或莫斯科最爲方便。如果日政府反對，則亦可在北京或東京兩處開議，兩國方面代表已派定越飛及楊松兩人。』但是日本方面反對在赤塔或莫斯科開議；北京則第三國政府所在地，殊爲不便；至於在東京開會，也不加贊成。於是日本提出大連或長春爲會議地點。不過俄國方面不贊成大連，於是會議的地點最後決定了長春。

長春會議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開議。俄國方面的代表爲駐華俄代表越飛與遠東外交總長楊松；日本方面的代表爲外交部歐美司司長松平與前日本駐俄領事松島。

這個會議歷時甚短：計九月四日開議，至九月二十五日而完全決裂。日本代表主張即行按照大連會議所已議定的條款略加討論，即行簽字，俄國代表反對此項提議，認大連會議上已定的條款業已喪失時效，不能作爲會議的根據。兩方意見相差太遠，於是會議乍開，即呈停頓之象，其間停頓復停頓，卒因日本不肯撤退庫頁島北部之日兵，而會議遂完全決裂。

日本所以不肯立即撤退庫頁島北部的日兵，表面上是因爲『廟街事件』未解決之故。其實日本之不放手庫頁島，是因爲庫頁島在軍事上及經濟上對於日本利益太大的緣故，對於這一點上面已經敘過，此處不再提及了。

長春會議雖然決裂，但是日本政府對於十一月一日以前從沿海省撤退日兵的宣言卻不能不實行。當時在沿海省一帶紅白兩軍的戰爭十分劇烈，日軍既預備撤退，白軍已不能得日軍積極的幫助，所以節節失敗。十月十七日紅軍佔領雙城子，仍向海參崴方面進發。白黨紛紛由海道或向朝鮮邊境逃遁。二十五日，日軍餘部於是日全數登艦，而於其時紅軍進入海參崴市。隨後薩哈連區（即廟街一帶）的日本駐軍也陸續撤退。於是日本的侵略西伯利亞遂告一段落。

但是日本爲什麼一下子決定自動的撤兵呢？內中的原因甚多，現在大概說明一下。

日本在西伯利亞侵略的結果不但不能遂日本獲取領土的野心，而且反有害日本的商業。從經濟方面說來，日本沒有俄國的市場以供給自己的貨物，沒有俄國的煤，鐵，石油和生料以發展自己的實業，是不能獨自生存的。所以日本的中產階級不能不和俄羅斯親善。在俄國內亂紛乘的時候，日本固可乘之以遂

其侵略之野心，而日本的中產階級自然要維持這種計劃，但近年來俄國內亂大平，秩序恢復，日本的中產階級以為如再繼續駐兵西伯利亞，將愈行增加俄人仇視日本的心理，則日本在俄的商務更無恢復之望。加以西伯利亞日本駐軍數年來費用的支出太形浩繁，人民負擔益以增加，而日本軍界中長閥，薩閥之爭，則軍閥派裏亦已有反對駐兵西伯利亞者。所以在大連會議決裂以後，日本不肯撤兵的宣言引起了自國工商界中極大的影響，代表市民階級的報紙上時有反對的論調。並且日本自歐戰以後勞工運動陡形增漲，國債既多，人民的負擔愈巨，失業的人亦隨而加增。日本的勞工階級對於新俄頗表同情，所以大不願他們的政府對於俄國施行侵略的政策。再加以英美方面的壓迫，而世界輿論亦大不滿於日本這樣的政策。所以日本政府處於這樣的形勢中間，遂得不能不放棄侵略西比里亞的野心，而實行日軍的撤退。

八　遠東共和國取消與日俄關係

日軍既撤退，白黨在俄境的勢力也削除殆盡，為帝國的日本與蘇維埃的俄羅斯作『緩衝』用的遠東共和國自然已經無存在之必要。本來遠東共和國與勞農俄國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分別，執政者也多係共產黨人。所以遠勞兩合併是事勢上必生之一種現象。因此，十一月十六日赤塔國民會議一致通過議決案，廢除遠東共和國，實行勞農政治，組織遠東革命委員會，以郭鮑再夫為會長，楊松等四人為會員。於是全俄遂實行統一。

日本雖然已將沿海省及廟街等處的日兵撤退，但是庫頁島北部仍繼續佔據，已如上述。不過按照此後的情勢，日本恐怕終究不能夠久佔庫頁島。今在日本報紙大倡日俄將開第三次會議之說，駐京俄代表受東京市長的招待，正在日本養病，可知日政府正竭力和俄國聯絡，同時日本實業家已有多人前往赤塔，希望和遠東革命委員會締結各種的租借契約。

新近俄政府已和美國新克來公司訂約，許該公司在北庫頁島上開採油田。俄政府此着顯係下將來日美在北庫頁島上競爭的種子。日政府究竟能否甘讓已得的利權於美國，目下亦未可預測，而現在風傳日本軍閥又有遣送白黨餘隊至北庫頁島上擾亂之陰謀，則將來日俄間關係至如何程度，亦未便懸揣了。

但是日本此後事實上不得不放棄侵略西伯利亞的政策，這已是決定的事情，總之從此後起日俄應該有一新關係發生，這個新關係恐怕與前事是不相連接的了。(完)　一九二三，三，三一

中國工資低賤之解釋

葉元龍

近數年來，國中漸發生勞工運動。提倡此運動者以爲工人工資太低，故其生活程度隨之而低；一國之大多數國民生活簡陋，精神健康，俱受影響，實非國家之福。故工人應聯合團體，爲羣衆之運動，而以增加工資爲標的。夫工人之工資宜加，固也。然工人何以能使其工資增加？則另爲一問題，非僅恃同盟能工爲武器，所能達其目的。茲篇欲以經濟學說解釋中國工資之何以低賤，更略陳工人之應注意之各點，願與關心勞動問題者一研究之。

論工資者首宜知工資二字之眞正意義。經濟學者常分工資爲二種，曰「金錢工資」(Money wages)，曰「眞正工資」(Real wages)。前者以金錢之容量爲標準。如一工人去歲之工資每日爲一角，今加至兩角，此工人之工資，依此標準可謂增至一倍。眞正工資則以需要品容量爲標準。前工人今歲之工資雖較前增至一倍，然使物價亦增至一倍，則此工人之需要品供給，不因其日有二角之工資而較多。質言之，此工人之眞正工資仍未絲毫增加也。故金錢工資與眞正工資二者不盡相符合。而關於工人之眞正幸福，乃眞正工資而非金錢工資。通常經濟學者所謂工資，俱指眞正工資而言。此論工資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工資爲經濟現象之最普通者之一，故自有經濟學，此問題即爲經濟學者所注意而加以詮釋。工資論派別甚多，約可分爲三。茲一一論述之如下，吾輩可從知以何說爲最能圓滿解釋中國工資之所以低賤。

工資論之最早一派爲「生活程度論」(Standard of Life)。此派以爲工資者乃工人日用之需要品 (Necessities of Life)。此需要品之多少則視工人之生活程度高低爲轉移。生活程度愈高，此需要品之容量愈大；反之亦然。要之此說以爲生活程度者，實工資高低之唯一原因也。

倘持此說以解釋中國之低賤工資率，必曰中國工人慾望少而低，惟然，故工人之工資乃不能與富於慾望之歐美工人相比擬也。此說之根本假設，在中國人天性少慾望，易滿足。然此實非事實也。夫人類好安逸，衣食起居，誰不思奢侈？居欲大廈，食欲美味，衣欲文彩，此實人類皆然，不僅僅彼哲人也。中國工人慾望之低少，實因其進款不足以供給之，換而言之，慾望低少乃工資低賤之果而非其因也。

另有一派之工資論曰『工資基金論』（The wage fund theory）英經濟學者穆勒（J. Stuart Mill）則此派之中堅分子也。此派以爲估定工資之分子有二：曰工資基金，曰工人數目。工資常爲此二者之商數。（$工資=\frac{工資基金}{工人數目}$）此說結論乃謂工資之高低，全視工資基金及工人數目之多少爲轉移：工資基金愈多，工資愈高；工資基金愈少，工資愈低。至於工人，其數目愈多，工資愈低，數目愈少，工資愈高，質言之，工資基金與工資成正比例，而工人數目與工資則適成反比例也。

又試持此說以釋解中國工資率之所以低賤，則必曰：中國工資基金少而工人之數目復多，此工資之所以低廉也。工資基金與工資之眞有關係與否，茲姑略而不論。（近世經濟學者已否認此說，茲篇非專論工資，故從略）今請論工人數目與工資之關係。夫因供給影響於價值，故工人數目與其所得之工資有連帶之關係，此固理之顯而易見者。然工人數目過多，何以遂影響於勞工之價值？在價值論中，吾人知一物供給過多，其價值必低。其故因此物之限界利用（Marginal utility）隨其供給增多而減少。今勞工不能直接生利用，其供給過多後之結果則如何？持工資基金論者於此問題竟未加以思索。彼祇知勞工容量與工資高低有因果之關係，而不知其所以然。升堂矣，惜未入於室也。

更有一派工資論曰『限界生產論』（Marginal productivity）創此論者美國前芝加哥及哥倫比亞二大學校經濟學教授克拉克（J. B. Clark）也。此派以爲工資之由來，不盡由於勞苦。——有如英人洗尼（Senir）所持論者，而實盡由於工人之有生產力。此節克氏與其他持生產論者立論并無出入。惟至工資之估定，則彼別有見解，與普通之生產工資說不同。彼以爲工資之高低，并非視勞工生產力爲轉移，而實以其限界生產力爲標準。限界云云者，謂此生產力乃資本家對於此工人希望最少之容量也。倘此工人之生產力不到此數，彼將拒而不雇矣。質而言之，凡一工人之生產力之代價，至少須與其所得之工資相

等否則彼將不能自食其力而無有雇之者矣試爲假設如下：

今設有一農夫欲耕十畝之地除彼自身而外彼先僅雇一工人，此工人之生產力假定爲某容量。設彼再雇一工人，（土地與資本之容量仍如前）此第二工人之生產力雖仍不至較少於其所得之工資，然較諸第一工人則已減少。今設此農夫更雇一工人更設此第三工人生產力之代價，與其所得之工資正相等，則此農夫必祇雇此工人而止，更不復雇他人；否則其營業必至虧負。此第三工人之恰與其工資相等之生產力克拉克名之曰『限界生產力』。而此限界生產力實卽爲此工人所得之工資之標準。且因此三工人均屬同階級，其能力無軒輊之分，故其他二工人之工資與第三工人同。第一及第二工人生產力之所以較高於第三工人者，並非因其天然能力之較大；其所以然者乃因土地與資本之容量，在未雇此第三工人之前，足以補助彼等之効率耳。經濟學者名此現象曰『生產漸減律』(Law of diminishing productivity)。

今爲持此說以解釋中國工資之何以低賤？此說之答辭將與工資基金說同：卽中國之工人數目過多是也。惟此說立論不僅至此而止，彼更進而解釋曰：因工人數目日多，而土地與資本之容量，則歷久而無大改變，故工人之限界生產力逐年減少，因而影響於工資。若近年國中通商大埠，工資漸有高大趨勢，此則因在此等處資本之聚積較多，故工人之限界生產力與工資隨之而增加。故使一國之勞工供給不變，而土地日有開闢資本日有增多；或使勞工供給雖變，而其速率不如土地資本二者增加之速，則此國之工資率(The rate of wages)必增高無已；反之亦然。中國千百年來勞工增加之速率常較土地資本二者爲愈速，故生計日難，工資日低，工人至有欲謀一飽而未能者。中國今日之社會問題雖稱複雜，而其根本問題則爲人口過多問題。故工人欲謀生活之安適，雖有他種治標方法可備採取，而限制人口實爲最根本最重要之一種方法；馬爾塞斯之論實未可忽視。吾常以爲一複雜之支配論，可全從土地，人工，資本三者各自容量之多少入手立論：此三種生產分子之容量最少者，其所得（以單位計）必較他分子之所得爲多。美國資本較多而勞工患不足，故美國利率低而工資貴；中國勞工有餘而資本廣缺乏，故工資低而利率高。美國之普通利率最高者尚不到八厘，工資則普通工人之衣食住較吾國之平常富翁爲愈安適。中國之利率常高至一百分之二十，而工人之眞正工資甚至欲謀一飽而不能。此何以故？皆其容量之多少之結果耳。土地之面積亙古今而不變，故其所得獨繼長增高。此則顯而易見而無待證明者也。

賃銀制度的廢除

黃卓

一 報酬與賃銀

我們都知道有許多批評基爾特的經濟學說的人都盡力的反抗賃銀制度的廢除，他們說報酬和賃銀的差別是一種名詞的差別，決不可把這種差別當作一種很重要的東西來看待。他們常常對着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說：凡是有一種義務就必定是有一種報酬。無論這種報酬是稱為賃銀或是用他種名詞來代替，都沒有什麼關係，也不算為一種很大的問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批評是完全的不滿意；因為他們覺得賃銀制度的廢除乃是達到國民基爾特的唯一的道路。在他們的腦經中，賃銀不獨是報酬的一種形式，並且也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的表現。他們覺得在這種賃銀制度的下面勞動是一種賣買的商品。我們要廢除這種制度的理由就是要把勞動是一種商品的錯誤觀念推翻，承認勞動的人格。所以現時的賃銀就是商品性質的勞動的代價，他們很想用一種別的報酬的方法來代替賃銀。

據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可以代替賃銀制度的東西是很多的，他們已經把買賣奴隸制，賃銀奴隸制和國民基爾特普通的比較過了；在他們特別注意國家化的宣傳的時候，他們曾經指明在國家社會主義下，賃銀制度是繼續存在，並且國家也會繼續把勞動當作一種商品來買賣。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郵差和電車夫是一種商品，未見得他們在集產主義下面不是一種商品。可是這也不能一定說是對的。那時的萬能的國家也許發令取消租金利息和贏利，用一種別的方法來代替賃銀制度，可是這也沒有一定。總之在國家社會主義的下面我們決沒有一定的把握說他會取消賃銀制度，反之我們相信他決不會

取消。他知道賃銀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專橫的根基，可是他決不直接的攻擊這種制度。賃銀制度有四大弊端，這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特別注意的：

(一)賃銀制度把勞動從勞動者身上抽象出來，使他成為一種買賣品。

(二)因此，僅僅當賃銀勞動者的勞動能為資本家贏利的時候，勞動者才能獲得賃銀。

(三)賃銀勞動者得了他的賃銀，於是把生產組織的一切的管理一齊讓與資本家。

(四)因為賃銀勞動已經得了賃銀，所以他把他對於他的勞動的產物的一切的要求，一概犧牲。

如果賃銀制度能夠廢除，那麼，這種掠奪人格的弊端可以剷滅殆盡。那時國民基爾特人至少可以為勞動者保險下列三事：

(一)報酬勞動者的時候，是把他們當為人類來看待的。

(二)無論勞動者有了職業，或是失去了職業，疾病或健康時，都是有報酬的。

(三)勞動者可以和他的同伴合作來管生產的組織。

這三種要求我們可以在下面分析的討論，此時我們可以把一切關於我們的經濟學說的名詞的誤解，盡力的說明一下。

我們常常說在軍隊中，服務的意義是很高尚的，因為他們所獲得的不是賃銀，乃是報酬。可是在實際上軍隊中的服務的情形還是不能說是沒有勞動的缺點。我們的軍隊是一種階級的軍隊，私人對於這種服務的組織沒有實事上的干涉。若是得了勝回來，他也不能分潤什麼；所有的戰勝品都被一般祕密的外交家得了去，就說他的報酬不依勞動的市價而決定，可是當時的賃銀的標準對於他的報酬的多少卻有很大的影響。他和賃銀勞動者的唯一的分別就是：無論他是失職或疾病都是有報酬的。軍隊中雖然有這一種利益，可是他並不能算為美滿的社會。他和賃銀制度雖然有一點分別，然而他還是像買賣奴隸制一樣的。我們的主要點就是要把賃銀制度的四大弊端一齊剷除，那時勞動者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

二　勞動和勞動者

我們在前面已經把賃銀制度的四大弊端列舉出來，為的是要使讀者對於他們更能明白的了解起見，我們現在要一條一條的把他們說明。先說第一種。

貨銀奴隸制的主要特徵就是把勞動從勞動者身上抽象出來。從前有一個時候，那些主張這種制度的人們覺得這種事情是承認人類的自由和平等。他們說人類不是一種商品，他們的權利是不應當被他人剝奪，不應當在市場上用一種代價來買賣他們或是絕對的爲他們的主人或買主所有或管轄。於是當時的社會覺得買賣奴隸制是一種不道德的事情，所以立刻廢除了這種制度，使一切的人類在名義上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可是在實際上這並沒有使法律的自身在人們面前平等，也沒有使人們在資本面前平等。所以貨銀的制度代替買賣奴隸制而興。因爲雇用勞動是贏利的一種比較價廉和有効力的工具，所以雇主階級雖然失去了奴隸的所有權，然而還是很滿足的。在根本上說來，從買賣奴隸制到貨銀奴隸制這種變遷發生了一種很大的分裂的影響。他不獨是把人類的所有從商品的所有分開出來，並且同時把大多數的人們從他們的勞動分開出來，在買賣奴隸制的下面，所有者買得一個完全的人；在貨銀奴隸制的下面他僅僅的買得那個人的幾何勞動。

不錯，這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在多方面看來，這本是一種很好的進步。可是在工業上看來，這可以說是一種進步，也可以說是一種退步。他承認一切的人都有人的權利，無論什麼人都不應當是別人的主人翁。可是他同時也使起那些被承認爲人的人們不能夠使行他們最大的權利：自由服務。我們一方面不可太輕看買賣奴隸制的廢除的重要，他方面也要承認勞動所有和資本所有的分開也大大的阻止了社會的進步。

那些承認這一點的人們，總是偏於把買賣奴隸制的廢除視爲純粹的勞動者和他的勞動的劃分。殊不知除此以外還有兩種結果。第一種就是所有權的區分，第二種就是工業的破裂，可是這種破裂同時也有一種新的成全的趨勢。一般所有資本和勞働者的人，對於這兩種東西都有絕對管轄的權勢。有勞動力的人必須把他們的勞動賣與資本所有者；有資本的人雖然不能繼續所有勞動者，至少也是繼續管轄他們。所以僅僅的把勞動者和勞動重行連結起來是決不能逃出貨銀制度的羅網，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勞動者獲得資本和勞動的管理權。所以我們要剷除貨銀制度，必須把工業重新成全起來，那就是說：勞動和資本的所有重行連合。使這種目的成功，貨銀勞動階級必須獲得資本管理權。可是在基爾特制度的下面，這種管理權是要和國家合作的。既然現在的國家只能代表資本階級而不能代表

全國的人民，所以我們要使國家成爲民主的國家。要使國家民主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勞動的工業威權。所以勞動者——用勞動組合的工具——必須和資本家在這個過渡的時代中共同擔負責任。但是勞動者必要獲得資本的一半的所有權，才能和資本家合作，以便達到基爾特的社會。可是諸位不要誤會，這不過是過渡時代的一種手段，我們並不是要和資本家攜手。這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階級，因爲一時就要把資本家殺死，把他們的財產一手搶來，乃是不可能的事情。俄國的失敗，我們未必沒有看見罷！但是現在這個時候，勞動者自然是不能立刻獲得資本的一半的所有權，所以現時的勞動者的重要責任就是把他們的全心全力集中在增加和完成他們管理他們的勞動的權利，這就是他們的工業上的威權的基礎。

三　職業的穩固

資本所有和勞動所有的分裂的不可免的結果就是賃銀勞動者失去了他的職業的穩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要廢除賃銀制度的目的中之一種就是要使勞動者的職業能够穩固。關於這一點，有兩種提議。第一種就是說：關於職業的穩固和失業者的維持，國家應當負責。第二種提議就是說：職業的穩固和失業的維持應當由工業自身直接擔負責任。普通一般的人多半是不相信這兩種方法可以眞正的使職業穩固。因爲這兩種提議都是產生在英國，所以我只能就英國而論。許多贊成國家的行動的人主張由國家在稅務裏面抽出幾分之幾來維持或預防失業。可是一般勞動者和雇主們都極力的反抗這種行動，因爲這種辦法必定會大大的增加官僚對於工業的管理權。至於勞動者，那就尤其是反抗得厲害。因爲他們覺得倘若這樣做去，那麼，勞動必定會完全被國家所操縱。主張由工業自身負責的人——基爾特人也在其內——却說唯一的免除這種危險的方法就是由工業自己去處理這種事情，以便達到工業的自由的目的。這並不僅僅是一種救急的方法，而且是永久的，因爲基爾特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爲基爾特人維持他們的生計，無論他們身體是康健或疾病，有職業或是失去了職業都要維持他們的。

現時看起來，這種提議是有點兒不精密，不過他的大概是如此。許多人提議說，每種工業——不論貿易的好劣——都應當爲他的全體的人員負責。失業或疾病的人應當由他們的工業

保護，後者可以在他的出產的收入中抽出一筆款項來維持他們的生活。根本說來，這本是應當的事情。工業對於一般資本家，已經實行了這條原則；無論他健康或疾病，工作或懶惰，工業總是維持他的生計的。甚至對於一般經理人或薪資獲得者，也是受同樣的對待。為什麼勞動者——生產貨物的人——不應當受同樣的待遇呢？簡直是太沒有道理！我們若是要建設工業的德謨克拉西，那麼是不是應當首先維持勞動者的生計的保險呢？恐怕這條原則逃到天上去，也是逃不脫！

基爾特人既主張維持勞動者的職業的穩固和預防失職的危險，那麼在國民基爾特還沒有實現的時期中，到底要誰來擔負這種責任呢？我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唯一的適合的團體就是勞動組合。最好的方法是讓國會通過一條議案要每種工業抽出一筆款項來辦理這種事情。這筆款項可以由勞働組合管理，但是國會對於這筆款項的抽納或消耗的數目決不能干涉。各工廠所抽出的數目，是依他所用的工人的數目而定。關於此事我們還要注意一種危險，那就是我們對於職業保險的問題切不可和一個單獨工場交涉，否則勞動者必會更要受那種單獨的雇主的束縛。所以當勞動獲得職業保險的時候，他必須用某種工業的一份子的資格，切不可用某個工廠的一個被雇者的資格。這就是到產業自治的一條大道。到了後來，職業和失業的完全的管理權都必會轉到基爾特的手裏去。現在我們所希望的就是設立一種新的制度，承認勞動者的職業保險的權利，並且他們對於這種保險的方法有一部分的無條件的管理權。

四　生產的管理

工廠由他的被雇用的人們來實行平民的管理，這固然是工業中的一種很好的改革。可是這種改革還是不足以破除賃銀制度。因為雇主容或把他的工廠的經理事項，一齊交與那裏面的勞動者或是那種工業的勞動組合來管理，可是他也許是給與那個勞動組合以一定的薪資，像他現在對待經理人一樣的辦法。倘若他如此的做去，那麼他的行為必定還是像現在所做的一樣。他不但是繼續的買賣貨物，公債或股票，並且他必會仍然從社會收納他的租金，利息和贏利。勞動者雖然得着了工廠的管理，他們至多也只能使經理民主化，決不能把賃銀制度推翻或是使工業自身社會化。

關於賃銀制的廢除，生產的管理是一種最重要的手段。但不

獨是一種手段或方法，並且也是一種目的。在基爾特人所想要建設的那種產業自治的制度中這是一個很主要的部分。我們此時也用不着說明生產的管理是一部分的目的，因爲這本是基爾特制度中的產業自由的基礎。國民基爾特的主要目的就是產業自治。若要使產業自治，必須生產的過程受民主的管理。所以他是很重要的一種目的。

我們已經說過，他並不僅僅是一種目的，同時也是一種手段或方法。只要生產者排擠資本家的能力一天大似一天，或是管理資本家現在所管理的東西的能力也一天大似一天，那麼，國民基爾特的實現就會一天比一天容易。現時的資本家之所以能夠享受租金，利息和贏利三者，就是因爲他對於生產和交易兩方面都有管理權的原故。本段的範圍就是生產的管理，至於交易的管理我們可以在後面來討論他。

在生產和交易兩方面，資本家都是藉着他人來實行他的管理。所謂他人，就是指着那些經理人員而言，他們有時是新資獲得者，有時是商業中的股東。在目前這個時候，各種等級的經理員都是資本階級的走狗，他們替他們雇主維持他們的利息和管理他們的產業。

勞動的工業組織，在根本就是一種工場的組織。他的能力都是從勞動的獨占得來的。只要勞動組合主義的工場生活成了強有力的東西，勞動組合主義的自身也就會很強壯。我們現在所要鄭重聲明的就是：既然勞動組合主義在工場中是很強壯的，那麼，勞動者必須在工場中開始他的大攻擊。勞動者在此處的問題，就是要使那些新資勞動者脫離資本主義的依靠，和勞動組合主義聯合起來。

國民基爾特人對於這種工作的開始進行，有幾種手續。第一步就是加強工場中的勞動組合的組織，使勞動組合的機關和工場中的有組織的生活的關係一天密切一天。然後慢慢的把資本主義的各等級的監督和管理奪回勞動者的手裏來，最初就要勞動者獲得選擇和管轄工頭和監督者的權利。

基爾特人的這種侵佔資本家在工場和礦業中的權利的方法，已經被許多人所反對。爲首的就是集產主義者。他們覺得這種手段並不能推翻租金，利息和贏利的根基。不錯，這本是基爾特人的最近政策的根本的弱點。我們很願意作一種比較簡單的答覆。

一個瘦損的階級，總是不能存在的。在人類社會的任何階段

中，無論那個階級的勢力都是基礎在職能的履行上面。在這些職能中，有些是對於社會有利益的，有些是無益於社會的。有益於社會的職能固然對於階級的生存是有用，然而無益於社會的職能也是同樣的有用的。倘若一個階級失去了他的職能，他的勢力和威信的腐朽乃是一個時候的問題。法蘭西的革命把貴族所有的職能完全削奪了，中產階級才能繼之而興。所以我們如果要推翻產業的資本主義，第一步就要使他失去他的職能。這就是說在我們沒有推翻資本主義以前，必須要把他對於生產和交易的管理一齊搶過來才行。倘若此事能成功，那麼，他對於租金，利息和贏利的要求自然會隨之而消滅。

現今勞動者所應當注意的一點，就是工場。如果勞動組合能夠獲得工場的管理，他們雖然不能破除租金，利息和贏利，至少也能使他們的根基失去堅固。這就是勞動者在現在這種時候所應當注意的一種最重要的事情。

基爾特人對於勞動組合怎樣獲得工場和生產的管理，現在還沒有一致的意見。他們爲這一點，曾經爭論了許久。不過上面的那幾條原則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現在可以看看這幾條原則所連帶出來的幾個問題是怎樣，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動者是否應當在工場方面與資本主義實行一種共同的管理，或是對於他的出產與資本主義負一種共同的責任？在眞正的意義上，共同管理顯然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倘若賃銀制度在實際上沒有損壞，那麼，我們決不能希望勞動者擔負進行資本主義的工業的責任。在勞動與資本主義的爭鬭中，勞動者是侵略的人，他的目的就是把資本主義的壓迫完全推翻。所以在實際上，勞動者決不能爲他所要結果的那種制度負進行的責任。不過我相信在這種過渡的時代中，和資本主義劃分管理是一種不可免的事情。

我們現在可以用一個相同的事實來說明。印度近年來很想脫離英國的管轄而設立一個自治的政府。不過在最近的時間中他決沒有完全獨立的希望。容或他有這種自治的希望，在他開始自治的時候，也必遇着許多的困難。印度對於英國的關係有許多地方是和勞動對於資本主義相同的。現在的印度人是想慢慢的在政府的職能中擴張他的勢力，以便達到解放的目的。並且在自治運動的初期中，他不得不先獲得政府的共同管理，然後才能完全的實現他的計畫。

我相信產業自治的進化，也必要經過同樣的階段；那就是說：

勞動者在沒有獲得完全的管理以前，總得經過共同管理生產的階段。唯一的問題就是勞動者接受部分的管理，是不是有犧牲他的獨立以致阻礙他的進步的危險？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以勞動組合運動和人類的天性而定。我們是不是相信勞動組合的運動的能力很小而不能達到產業的自治？我們是不是相信人類的天性很容易滿足，勞動者只要獲得了一點兒權力就甘願犧牲一切的原來的目的，繼續的受治於資本家嗎？我是決不相信！世界上也決沒有這麼一回事！也許有一兩個人在路上脫離這種運動，不過勞働組合運動的本身必會繼續進行他的蠶食運動，得一步進一步，這乃是人類的天性，正如柯爾先生所說的"A taste of control will engender a taste for control"一樣。

如果勞動組合主義能夠獲得新的職能，那麼，他就不但是能夠使勞動組合主義者發展新的慾望和能力，並且還可以使勞動組合運動大大的加強。此時所需要的東西有兩種，第一就是新人物，第二就是新機械。為的是得到這兩種需要品的方法，我們必須使工場成為勞動組合的組織的單位，並且使勞動組合主義者在工場中受一種統治上的訓練。

勞動組合在工場中獲得了管理，並且有一種勞動組合主義的強有力的組織做他的後盾，那時要獲得經理的權利，自然是一種很容易的事情。資本家慢慢的失去他的生產管理的操縱，他的兩種主要的職能既然失去了一種，所以經濟的勢力必會平衡，貨銀制度也會漸漸的軟弱。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第二種主要職能——出產物的管理。

五　出產物的管理

在我們建設一個自由的社會來代替貨銀制度的進程中，使勞動者獲得生產的管理，固然是一種很困難的問題；我們可要知道獲得出產物的管理卻是一種更困難的工作呢？

我們已經說道資本主義有兩種主要的職能——生產過程的管理，和交易的管理。他藉着工場的管理履行第一種職能。這就使他和勞動者發生一種直接和永久的關係，並且我們已經說道：現今勞動者的主要目的即在用他的工業的勢力把資本主義從這個管理的範圍內趕了出去。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種手段並不能破壞資本主義，只能漸漸的剷除貨銀制度的自身。因為若是資本主義保存了他的出產的管理，那麼，他仍然是能夠

收集他的租金，利息和贏利。勞動者固然是有一種比較自由的工場生活，但是工場的組織還是繼續的附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

資本家管理出產物有三種主要的方面。他可以在那種偉大的投資者和組合公司管理資本的流通的經濟制度中表現出來，原料的管理中表現出來，也可以在製成的產物或售買的管理中表現出來。資本主義固然是能夠用生產來蹂躪社會，可是他更能夠用投資和買賣來蹂躪社會呢！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要把投資，買賣和生產拿來民主化和基爾特化。

我們平常總是把資本主義和雇主視為同樣的東西，有時竟自在這種錯誤的觀念上設立許多錯誤結論。在實際上說來，我們所視為的資本家或雇主階級可以分為三個團體；不過他們彼此都有很密切的關係，有時要把一個人歸到一個團體裏面去，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種就是那些大資本家，或是享有偉大的金錢能力的人們。有時這些資本家專治一種單獨的產業，有時他們的範圍擴充到許多的產業裏面去，有時他們是純粹的理財專家，僅僅的和產業發生一種間接的關係，有時他們是商人，完全經理買賣的事業。

第二種就是那些規模比較小的雇主，他們也是資本家，不過不是經濟範圍內的有大權勢的人們。這些人大半可以說是生產者，或者是小規模的商人，他們普通總是經理他們自己的商務，並且盡力的為他們自己謀得贏利。

第三種就是一般工商業裏面的經理員。他們對於他們所經營的資本並沒有很大的股份。

在現在的經濟界中，第一種資本家的勢力是一天增加一天。那些專門投資的理財家都是資本家所依靠的偉大勢力者。在大規模的生產的工業中，那些偉大的工業主義者漸漸的增加操縱一般較小的雇主們。在繼續小規模生產的工業中，統覽大權者就是那些商人，他們常常把生產的雇主們的利益歸併到他們自己的裏面去。

我們常常說現在的國家是一種資本主義者的國家。其實他乃是一種大企業的國家，所有的大權都是為第一種的資本家所操縱。馬克思以為這些大企業必會吞併小企業，其實不然，他們不過會漸漸的增加他們對於小企業的管理和操縱而已。

所以如果勞動要破壞資本家的生產管理，必須首先來對付

第一種的資本家——投資者和產業的偉大的主人翁。據我們的眼光看來他們並非兩種人乃是一種人。不過在表面上他們二者有許多的差異，所以常常發生衝突，勞動者要獲得生產的管理的方法，是很顯然的。只要使勞動組合的組織大大的發展，他就可以希望獲得工場和工廠的管理。但是他要用什麼方法才能獲得出產，投資和買賣的管理呢？

有許多的人覺得這種管理是很容易而且簡單。他們以為可以用國家的手段來達到這種目的。可是我們須要曉得現在的國家不但不能達到這種目的，並且正在一天甚似一天的受制於我們所要推翻的資本家呢！在某種時期，國家也許會用一種堅強的手段來對付一般雇主們，可是我們決不能希望他敢堅強的對付那些偉大產業和經濟的掌權者，因為國家的管理權都是藉着他們得來的；並且在現在這種時局中，這些資本家有時簡直就是管理我們的人！

歐戰的期中，英國的政府大大的增加了他對於產業的管理權。他曾經管理過雇主們，尤其是那些小雇主們：當他擔保商人的贏利的時候，他自己就好像是一個商人。其時也有幾個基爾特人很歡迎這種國家管理的發達。他們說勞動組合主義決不能用他的工業的權勢來獲得買賣的管理：所以我們必須希望國家——當勞働正在發達他的生產管理權的時候——來佔領銀行家，投資和商人的權利。這種論調實在有點兒不對。因為這顯然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這不過是把投資的職能，原料的購買和出產的銷售等等的權利一齊集中的政府的手裏，而受贏利的操縱！倘若這種制度實行了，那麼勞働者還能不能獲得出產的管理來廢除賃銀制度呢？

我們既然不贊成國家管理的發展，到底還有不有別的方法呢？關於這一點也有幾個人主張說是只要勞動者能夠獲得生產的管理，其他的東西必會自然而然的隨之而來。我們有兩種理由可以證明這種論調是不妥當的。

第一，既然經濟的勢力已經在雇主們的中間操縱了產業的勢力，那麼，就是把他轉送到勞動者的掌握中來，他也能繼續的操縱產業的勢力。至於我說「也能」的原因，我可以在下面說明白。

第二，除非我們使資本主義失去了他的社會的職能，我們決不能夠希望推翻他。倘若我們要削奪他的職能，除了搶得他的生產和交易的管理權，並無別法。

所以如果我們要根本廢除賃銀制度，那麼，我們就當想法子直接的攻擊資本家的交易管理使勞動者獲得出產的管理權。手續雖然是很曲折，然而我覺得這是很清楚的。無產階級成就他們的解放的方法，有三種形式。這三種裏面有兩種是演進性質的——產業的行動和政治的行動；第三種是激烈的——反叛或大能工。這三種手段都可以使勞動達到出產的管理的目的，我們現在不妨把他們的職能考查一下。

我們已經知道產業的行動的結果就是增加勞動者對於生產的管理。這種方法並不能夠剷除賃銀制度，也不能夠破壞資本主義對於出產的管理。不過他可以使賃銀制度受一種很大的打擊。所以出產的管理終久還是在資本家的掌握中；可是勞動者至少可以設立一種管理買賣的方法，但是不能管理投資。一個普通的雇主，一方面受勞動壓迫，他方面又受經濟的壓迫，他對於這兩方面必會稍稍的讓步，那時勞動者用產業的行動必能夠獲得一種有限制的出產管理權。

產業的組織和行動，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還有一種刺激和發生政治行動的勢力。政治行動的性質及影響須視活動者的經濟的能力而決定，經濟能力的最重要的原素就是產業的能力。所以當勞動者的經濟的威權增加的時候，他可以利用國家來削奪資本主義的第二種經濟的職能，那就是交易的管理。勞動者的這種政治行動是最容易在經濟和投資的範圍內發生最大的效力，至於在工業出產的買賣方面，效力還是比較難於發生。用納稅管理銀行以及國外和國內的投資，國家必定能夠攻擊資本主義的經濟威權。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人說這不過是一種自欺的論調，雖然有產業的威權為後盾，政治的威權決不能破壞經濟的威權。他們的言論也許是對的，可是我却有點兒不相信，甚至於國家為資本主義的利益來獲得交易的管理，他都能使資本階級失去他的經濟的職能。我們堅信如果資本家失去了經濟的職能，他們一定不能繼續維持他們經濟的威權。

我們暫時可以假定他們這些不相信產業和政治行動的聯合體能夠破壞資本主義的經濟威權的理由是對的。乘此機會我們不妨討論第三種行動——激烈的大能工的手段是怎樣。

我們先可以想像，比如一個很大的人羣有了很大的經濟的，威權，藉着勞動組合的勢力管理了生產和政治的威權，但是不能用他們所有的憲法的手段來剷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威權，在這種條件的下面用罷工的方法來補救，決不會失敗的；因為其

中有一種超過其他一切的人的威權——人類意志的決心

所以罷工是建設產業自由的最後一個階段。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激烈的行動必須要有長期的預備才能成功,並且還要以一種演進性質的責任的成績爲基礎。我們越是把激烈的行動視爲未來的社會革命的最後階段,我們越要預備那種可以達到這種激烈行動的演進的手續。不錯,廢除貨銀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勞動求攻擊資本主義在商業和財政方面的經濟威權;但是我們曉得這種攻擊必須先從資本主義的生產管理方面下手。所以我們回轉頭來一看,就可以知道現時勞動的工作就是把力氣集中在產業的行動和組織上面。

勞動者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在社會上失去他的職能,他們無論如何總要設法奪得他的職能。投資乃是資本家的權勢的最後的交椅,可是在沒有達到最後的階段以前,勞動者决不得着他。不過勞動者必須——當他的產業威權增加的時候——盡力的爭得買賣的管理。勞動者在不能攻擊資本家的投資者的資格以前,必須取消他的生產者和商人的資格。

六 買賣和投資

生產的雇主不限定僅僅的是一個生產者,同時也可以說他是一個買者或賣者。他必須買他的原料,也必須賣出他的貨品。他在這方面的職能是依產業的不同而發生變遷,在大多數的事實中,一個大規模的生產者的獲得他的原料的供給的方法就是擴張他對於那些根本和附屬的產業的管理權同時也有許多的生產的雇主在實際上不過是大商家和大規模的生產者的部下而已。他們從這些商人和生產者獲得他們的原料,等到貨物製成以後,又登時的交給或賣與他們

勞動者正在增加的威權,在根本上不過是一種工場的威權而已。倘若他們將要獲得任何管理,爲首一定是在工場中。但是他們實行工場的管理,總得必須買賣才行。如果那般管理工場中的生產的人們和那些管理工場的職務的人們發生了衝突,那麼這個工場决不能繼續的生產。所以若是勞動者要履行工場的管理,那麼他們就必須要獲得買賣的管理。

這個問題的形式顯然是以工場的性質爲轉移。倘在某種商業中,那個生產的資本家在實際上是獨立的並且對於買賣有一種很大的管理權,那麼勞動者就必要起來抵抗資本主義的全力。如果在某種工場中,那個雇主是完全的依賴商人或偉大

的產業主義者，那麼這個不能獨立的雇主必會被排擠出去以致那些大資本家獲得產業的管理權，否則這個雇主至少也會被擠入勞動者的行列中去。對於那些小規模的雇主，也是一樣，因為當資本家想要吞併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力量也是不足以支持大企業。

一般小規模的雇主普通都是他們自己的經理人，無論是健全或疾病的時候，他們總是履行一種有用的產業職能。所以以經理的資格，他們在國民基爾特的經濟中還是有一種合法的地位，他們的自然的結果就是被勞動組合主義把他們和薪資依賴者一塊兒吸收到勞動組合裏面去。最不幸的事就是在大多數的事實中，他們已經是一種小規模的世傳的資本家，因此他們對於勞動的勢力不是一種相當的伴侶。據我們的眼光看來，當勞動者達到了管理工場的階段的時候，這般小雇主們必分裂成為三等。那些最好的分子必會被大本資本家留用，給他們以很高的薪資；有些人必會被趕到外面去；其餘的必會跑到勞動者裏面來，當作被選的經理人，可是要受勞動組合的管理。

無論如何，不論雇主是大規模或小規模的，不論他是獨立或依賴別人的，勞動者終久是要起來抵抗大企業。在形式上，勞動者必會獲得工場的管理，不過他們必會知道他們仍然是隸屬於那些大產業主義者和商人，因為他們管理了工業的原料和製成貨物的處置的權利。

在上面我們已經把勞動者的三種武器——產業的，政治的和暴動的——弄清了，也知道怎樣能夠用來結果賃銀制度的性命。我們現在可以演進的方法做一種比較詳細的研究，看看我們在過渡時代中到底怎樣的利用他。現在的問題，就是：勞動是否當真能夠利用他的產業的威權來獲得生產的管理和出產的管理二者？

我相信勞動者在工場中還沒有得到完全的管理以前，必須獲得一部分的管理，可是不能犧牲獨立的宗旨；同時我也相信等到他們已經得到完全管理工場的權利的時候，那時必能夠獲得一部分管理買賣的權利。我們所懷疑的地方，不是這種管理權會不會來或是應當不應當，乃是他的形式是怎樣的。

說到此處，我們不得不防備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贏利的分享；無論在那種共同管理的計畫中——工場也好，商業也好——都有這種危險的。因為恐怕贏利的分享在勞動和資本主義間設立一種共同的責任，所以有幾個基爾特人拼命的反對

一切的共同管理。對於贏利的分享的危險，我是和他表同情的，不過我不知道爲什麼他們要反對一切的管理的分享。當資本家不能繼續的抵抗勞動者對於管理的要求的時候，他終久必會試用分享贏利的方法。那時勞動者必須接受管理而拒絕贏利的分享，若是不能獲得完全的管理，也要預備取得有限的管理。管理的分享和贏利的分享，二者並沒有什麼重要的關係。

其次我們就論到國家。國家獲得經濟的管理，我們基爾特人對於此事應當取一種什麼態度？我現在所說的，不是國家對於生產的管理，也不是國家對於財政的管理，乃是他對於買賣的管理。

我們可以拿英國來作一個比喻，在歐戰期中，英國的政府是一個最大的商人。他的買和賣都是大規模的，對於貨品的製造的程序都有莫大勢力。一般商人和工業主義者對於此事受了很大的損失，因爲國家削奪了他們很多的職能，並且使許多工業主義者暫時的降到一個經理人的地位去了。有許多的人堅持的說：我們應當鼓勵這種趨勢，使他能夠繼續的維持下去；並且當勞動組合從下面獲得生產的管理的時候，國家應當從上面獲得出產的管理，等到將來他們兩個會面的時候，可以把雇主一齊剷除。

論到基爾特人對於資本主義的國家化的態度，柯爾先生曾經說過：「雖然基爾特人對於資本主義的改變的影響有一種間接的關係，然而若是資本主義從一種形式變到他種形式，這與基爾特人是毫無干係的。」他在產業自治書中已經把統一經理從基爾特的立腳點上看來的各種利益以及國家的較大的責任明白的指示出來。我們基爾特對於國家管理買賣和生產的國家化，總是維持一種中立的態度。我們可以自由的贊成他，也可以自由的反對他。如果據我們的觀念看來，他的結果一定是好，那麼我們自然是贊成他；如果他的結果不見得是很好，那麼我們就反對他。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覺得國家管理決不能結果資本主義的性命，這種原則是不適合國民基爾特的。我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在國民基爾特制度的下面基爾特人對於出產的管理到底有多少的要求，並且他們到底要將幾分之幾給一個平民化的國家？但是在未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把投資的問題稍爲討論一下。人人都知道：關於工產的出產，有些是消耗了，有些是儲存了。貨銀大都是消耗了的，贏利大都是儲存了的。人們把儲下的贏利拿來投資，藉以補足資本。如果勞動者要增高

他們的貨銀藉使工業不能為資本家贏利，那麼資本還是不會離開工業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新的資本也不會跑進來。可是無論如何，新的資本對於工業的進行是很重要的。所以當現存制度繼續存在的時候，勞動者決不能用他的工業的威權來獲得贏利，不然，他就必須找得一種供給資本的新泉源。在貨銀制度的手面，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單獨的產業的行動不但不能破壞贏利，甚至想要減低贏利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能夠把資本制度的全體推翻就差不多。可是這不是純粹的產業的威權可以辦到的事情。

然則政治的行動是不是容易成功呢？我也不相信！不錯，如果國家能夠獲得資本主義的經濟的職能，他實在是可以使資本主義大大的衰微，可是除非資本家過於疏忽，他決不能成功。

說到此處，我們又想到第三種行動來了。倘若資本家沒有疏忽的地方，我們就必須用一種暴動來結果貨銀制度。僅僅只有一種覺悟的人民的人力 (Man Power) 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威權。如果那些大資本家當眞的大大的疏忽，採用完全的國家管理，那麼我們不必用什麼暴動也可以比較容易的獲得勝利。可是我們不能專心依靠資本家的疏忽，總要自己努力才好。我們可要曉得：懶惰的資本階級並不危險，勤勞的資本階級才是眞正的危險呢！

七 貨銀制度廢除之後

我們已經知道：如果要結果貨銀制度的性命，勞動者不但要獲得生產的管理，並且也要獲得出產的管理才行。我們曾經盡力的把貨銀的幾種成分分析出來，並且計畫了剷除他的方法。我們現在要問一問：如果我們成了功，那時國民基爾特對於管理將要發生什麼要求？他們是否將要要求生產和出產二者的管理？倘若如此，那麼，他們的要求是不是一種獨占的？

據我看來，他們一定是要求二者的管理，不過這種要求——至少在一種時候——不是獨占的。出產的管理乃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因為贏利大都是以此為根據。贏利的概念既然與國民基爾特的宗旨不符，那麼，基爾特對於出產，應當要求一種什麼樣子的管理方法？

我們現在又可以把我們的答覆分為三部分：買賣，投資。基爾特對於原料將要要求那種程度的管理？他們對於製成的貨物將要要求那種程度的管理？他們對於資本的流通將要要求那

種程度的管理？在這一切的事實中，我覺得他們必會和國家共同管理。

原料的管理是沒有一定的。他們可以用各種方法從國外獲得他們的供給，他們可以從國內那些生產原料的產業中獲得一部分的管理，也可以從一個獨立的團體購買他們的原料。據我看來，其中的兩種乃是基爾特的自然和不可免的職能，不過第二種必須由各獨立的基爾特立定合同或發生密切的關係，才能實行。從國外購買原料的權利大半是集中在所有的基爾特的全體的掌握中，可是他總是基爾特的職能之一。

製成貨物的處理是一種比較困難的問題，因為他是資本家的贏利的基礎。說到這裏，我們又有兩個問題要答覆的。第一，基爾特是否會要售賣他們自己的出產？第二，這些出產的價價是怎樣的處置？

我們可以先答覆第二個問題。我們已經知道為贏利而生產是和基爾特制度的主旨不合的。所以基爾特售賣他的貨物，並不是為他的會員獲得贏利起見的。基爾特會員的收入決不是依他的產物所能從消耗者得來的總數決定。既然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於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一種。第一，由一種在基爾特的範圍以外的機關規定出產的價格。第二，設立一種制度來徵收基爾特的入欵稅，使他不致於成為一種贏利的形式。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把這兩個問題詳細討論。我現在所要使諸位讀者特別注意的只有一件事：一個經理銷售貨物的基爾特並不是一個抽取贏利的基爾特。如果我們能夠把贏利的問題完全的打消，那麼銷售貨品必定是基爾特的一種正式的職能。這種職能可以由一個或多數的分配基爾特履行，也可以由生產基爾特他們自己兼理。

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投資。在現今這個時候投資是沒有限制的。只要投資者覺得那種企業中的贏利很大，他就投資到這裏面來。等到國民基爾特實現了，投資和資本的流通，都要由公共決定。如果某種基爾特想要得着新的資本或是要儲蓄一筆欵項，必須提出來讓社會討論。一個單獨的基爾特決不能夠武斷的決定他。決定這類的事項生產者與消耗者都有同等的權利。代表消耗者的是國家，代表生產者的是基爾特議會。所以我們知道出產的管理，是要由國家和基爾特共同擔負。我們現在可以把生產的方面簡單的說一下。

此地我們必須要看得明白：產業的進行和責任的絕對的權

利，都是在基爾特的掌握中。無論國家或其他外界的團體對於推舉基爾特的經理和職員決沒有干涉的權利。不過他可以選出一個代表團和基爾特議會聯合，在基爾特會議的時候，可以有一部分的發言權。至於基爾特議會對於某種單獨基爾特的內政的干涉權，這更是不容易限定，然而在此時基爾特制度還沒有實現的期中也可以不必預先限定。

我們現在可以把我們的主要點收束起來。我們在過渡時代中，必須獲得某種形式的管理，這種管理在將來還是要放棄的。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和雇主們採取共同的行動，並不是合作；我們的目的就是把雇主完全的滅除。我們也可以在這種過渡時代中獲得出產的管理，但是這種管理將來還是要交與國家的。最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立刻開始尋求經濟的威權，因為僅僅只有經濟的威權能夠使我們建設我們的基爾特社會。（根據柯爾的產業自治第四章）

世界新聞

俄領沿海之漁業

日俄漁業問題，已經解決，如今日本可以安心往俄領沿海捕魚了。俄領漁業之盛，說來殊屬可驚。每年產額約計七十萬石，平均價格每年在三千五百萬圓至四千萬圓，漁場多至二百八十餘處。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歸日本之手。日本每年出漁人數計有二萬五千人。出漁期恆在五月至九月之間。

漁區分為六區，以堪察加為中心，散在東西海岸。（一）卡拉根斯基區（二）東堪察加區，（三）西堪察加區，（四）衣丁斯基區（五）阿霍克區，（六）西南區，即濱省海沿岸。

漁之種類以鱒魚為最多，鮭魚及紅鮭魚次之。每年約計有九千九百萬尾，假定平均每尾長二尺，排成一列，長可至三萬七千餘哩，適足圍繞地球二轉。

此種魚類，日本大都製成醃魚，或罐頭食品，運銷各國。江鮭罐頭去年銷至英國之數，計八百七十六萬四千鎊。（志）

東三省貨幣狀況

徐堪

我國貨幣之紊亂，可謂為世界獨一無二；其歷史上，政治上，經濟上，地理上所造成之原因，中外人士，多有詳細之調查與報告。統其大要：不外我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戶口繁庶，各地語言習俗既殊，經濟狀況又異，是為主因；而今日政客害民，軍閥蠹國，致使劃一幣制，仍未實力施行，金融之整理，徒供口頭之談資，又有以助成之也。

沿海及揚子江流域各省區，其貨幣狀況及金融情形，國內人士，多有深悉之者。惟東三省僻處東北隅，歷來閉關封禁，甲午而後，始日漸開闢，其貨幣之狀況，國內人士，多未注意。其實東三省貨幣之紊亂情形，較諸內地，有過之無不及。不揣譾陋，就調查所得，為述之如左，以備國人留心此項問題者之參考焉。

現時東三省貨幣，大約可類別之如下：（一）大條銀及銀圓，（二）銅幣，（三）本省紙幣，（四）外國貨幣。

（一）大條銀及銀圓　大條銀多數流通於滿洲之西北部，及蒙古之喀爾喀車臣汗間；蓋蒙民對於銀圓，尚多顧慮，不肯通用，故仍沿舊習使用元寶也。銀圓則於各鐵路沿線鄉村市鎮，以及松花江沿岸通商口岸，流通甚廣；分大洋小洋二種，一如關內。大洋以北洋及袁世凱像者為最通行，西班牙，墨西哥，及香港銀圓，亦有行使市面者。此外尚有吉林奉天造幣廠所鑄之銀圓，亦可通用；惟其重量與價值，較北洋銀圓稍遜耳。小洋極少，代以小洋票，以便零找。

（二）銅幣　銅幣分制錢與銅圓兩種，無論何處，均能通用。制錢原為雜質黃銅所鑄成，中有方孔，其大小輕重，參差不一：分一文，五文，十文數種，通行鄉市間。土人習慣，以繩將錢聯串之，名曰『吊』。一吊之數，因各省各縣習俗而異：有以數十百文為一吊者，有以百四十五文為一吊者，又有以千文為一吊者。後因制錢非

常缺之，乃鼓鑄銅元以救濟之。銅元一枚，當制錢十文，用紅銅鑄成，其初信用頗佳；惟其後濫發，質漸羼雜，迄今價格漲落無常，一若京津間焉。

(三)紙幣　滿洲紙幣，俱按硬貨單位等級印發，故有大洋票，小洋票，錢吊票，銅元票之別。茲按照發行機關，別為三大類如左：

(甲)銀行鈔票　中國及交通支行，東三省總行，均有發行鈔票之權；所發紙幣，具有充足準備基金，無限制兌現；是以流通甚廣而速。民國十年冬，各該銀行在滿洲發行紙幣之數如左：

(子)中國銀行　二百萬元，分大洋票，小洋票兩種；小洋票又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等票；大洋票由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而至百元。

(丑)交通銀行　五百萬元，各項紙幣種類等級，與中行同。

(寅)東三省銀行　六百萬元，小洋票有五分，一角，二角之分；大洋票有一元，五元，十元之分。

中國東三省兩行，所發鈔票，俱有十足銀元準備兌現基金，即每元鈔票有一銀元之準備。交行僅有七成準備基金為銀元，餘三成則為各種有價證券及物產。中國及東三省兩行，均在哈爾濱發行紙幣。交通行則在哈爾濱及黑河發行。各行紙幣，雖已逐漸伸張其勢力於內地；惟內地村農對之，尚多懷疑，不甚通用；如攜至直魯等省，尚須折扣兌換。

(乙)省銀號紙幣：

(子)奉天東三省官銀總號，發行大洋匯兌券及小洋票，其種類與等級，與東三省銀行同；得在奉天省城吉林長春哈爾濱北京天津烟台等處，照該號規定數目，逐日懸牌市價，匯兌上海規銀，故流通頗廣。省設之公濟錢號則發行錢吊票及銅元票；錢吊票本地通稱「官帖」。

(丑)吉林永衡官銀號所發紙幣，可分三大類：(一)大洋票，(二)小洋票，(三)官帖，即錢吊票。大洋票按照吉林銀元發行一元，十元，兩種。小洋票按銀角等級，分一角，二角，五角，三種。官帖按現錢吊等級發行一，二，三，五，十，五十，及百吊。

(寅)黑龍江官銀號及廣信公司：(廣信公司已於民國九年，歸併於官銀號，惟所發紙幣，現仍通行。)現行使市面之黑省紙幣，為廣信公司所發之一，二，三，五，十，五十，及百吊紙票；官銀號之十，二十，三十，五十，百及二百枚銅元票；一，二，三，五及十角小洋票；一，五，及十元大洋票。大洋票專備與奉天及他處匯兌與轉賬之用，市面上流通極少。

東三省官銀總號，辦理頗善，所發紙幣，尙能維持其價格與信用。惟吉黑兩省官銀號所發紙幣，初尙未與現貨相離，然因無充足之兌現準備，積久低落，濫發愈多，價格愈低。至今每現大洋國幣一元，換錢帖至一百餘吊，每吊只當銅元二枚；小洋票一角，亦落至錢帖一吊餘。市價多自一吊二角起碼。官帖價格通常於夏季農產停止交易之時則低降；迨冬季農產貿易最盛之秋則略爲騰升，以使用多也。查吉林官銀號，積虧已達五萬萬餘吊，歷年墊支軍政費，多至大洋三千餘萬元。黑龍江官銀號印發紙幣，票面約值二五〇兆吊；廣信公司，約發五〇八兆吊。印票所用紙質，極其粗劣，多用本國紙，式樣又極簡陋，其大小約合普通洋信紙八分一之旣積；私印假冒，實難查禁，斯亦爲其價格低落之一原因也。然內地鄉鎭土產貿易，皆以官帖爲本位。每省之內，惟通用本省官銀號所發之紙幣，尤以吊票居最多數，實佔有從前現錢吊之地位。蓋從前現錢吊爲東省最普通之交易媒介，人民對之，有極大信用，所有貿易記賬清算，均以吊爲單位；今現錢吊既絕迹於市面，內地糧食土產之買賣，乃以官帖代之；各項稅捐，亦以官帖按庫平兩折合若干吊繳納之。銅元票，小洋票，亦流通頗廣。

(丙)各縣，市，鎭，商會，及私人銀號，錢莊，亦有發行紙幣者；吊票居多數，即所謂「私帖」者是已。私帖不能用以交納捐稅，並不能流出發行之縣市，或各發行者勢力範圍以外，僅在本地方上使用而已；其準備基金，多係物產而非現貨，全賴人民之信仰行使耳。中央政府雖有禁止私帖之明令，然實際上，私人機關仍操內縣金融之權。其私帖大宗已禁者，爲哈爾濱道裏商會之錢帖，因不歸縣署管轄，咨行濱江道尹查禁；長春滿蒙銀行，已設分行十二處，行使私帖一千五百萬吊，由吉林財政廳封禁；松江林業公司，駐蛟河濫發私帖，有千吊五百吊大張，由額穆縣飭警收回。官帖發行，已患其多，各大埠以外，小縣私帖充斥；且官號小帖甚少，零用不便，商家私帖，勢難禁遏也。

(四)外國貨幣　滿洲未開關以前，地方殷富，所用現銀元寶，約五十兩一塊，輔以碎銀制錢，現貨交易。自俄人南侵，始行金盧布及銀鎳銅等輔幣；銀輔幣有十，二十，五十戈比等小銀元，鎳輔幣爲五戈比；銅輔幣爲一戈比，約合我國一分；後又盛行羌帖。日本戰勝，始用老頭票，即朝鮮銀行劵，爲今日東三省最通行之外國鈔票，亦即吸收我國現貨及土產最多數之外國鈔票，將來搗亂東省經濟界，恐亦即此物。羌帖自俄國革命後，價格一落千丈，一變而爲不兌現紙幣，迄今全無行市，我國商人所受損失，爲數

極大，今已禁止其進口矣。
夫幣制紊亂，金融則日處飄搖之中，虛幣價值升降無常，物價則隨之而漲落，民商俱受其害，是爲阻滯實業發達之最大原因。

投機事業，亦因是接踵而起，純至今日，東省經濟界，發生極大恐慌。小錢莊之開設，日見增加，專營貨幣兌換事業，以漁重利；惟貧苦小民，則愈貧苦矣！

附東三省貨幣一覽表

國別	本位	種類	單位名稱	摘要
本國貨幣	銅本位	制錢	吊	奉天省原以制錢百六十文爲一吊，吉林黑龍江兩省原以制錢五百文爲一吊。
		銅元	分	紅銅成色九五，有當制錢十文及二十枚兩種，此爲舊銅元。今又有新銅元發見於市面，中有圓孔，重量約等舊者四分之三。
		官帖	吊	內縣極其通行，初以制錢爲發行基礎，尚能兌現，今則完全爲不兌現之紙幣矣。
	銀本位	銀錠	兩	五五二・〇六七八四格林（英衡）。成色重量各地差異。對外貿易以營口之兩爲最普通；其成色爲九九二，重量爲
		過爐銀	兩	以營口兩爲基礎，商家記賬清算零星兌換俱用之。
		小洋錢	角	純銀三三・九九六四一二八格林，名爲十分一角，實則有差。
		小洋票	角	銀行券之一種，以小洋錢爲發行基礎。
		大洋錢	元	純銀三七四・四格林，成色九〇〇，即北洋及袁世凱像銀圓。
		大洋票	元	銀行券，以大洋錢爲發行基礎。

	帖子	角	一種支付券，以小洋錢為發行基礎。

外國貨幣

本位	名稱	單位	說明
銀本位	圓銀	圓	日本舊銀圓，純銀七匁四分八厘，合三七三·一三三六格林；成色九〇〇。成色重量，與香港銀圓同。
	墨西哥銀圓	圓	純銀三七四·九七格林，成色九〇二又九分之七。
	正金銀行票	圓	以我國國幣（銀圓）為發行基礎，兌現準備頗充足。
金本位	日本銀行券	圓	純金一一·五七四格林為一圓，即金圓十分之一，鈔票即以此為發行基礎。
	日本金圓	圓	十圓為一金圓，純金一一五·七四格林，成色九〇〇。
	朝鮮銀行券	圓	以日本銀行券為發行基礎，無硬貨之兌現準備。此為東三省流通最廣之外國鈔票，本地人稱曰金票，日後一有變動，恐步羌帖之後塵。
	俄國金魯布	魯布	純金一一·九四八格林，即十魯布金錢之一。前流通東省鐵路沿線頗廣，現多被窖藏，或運往境外，日見缺乏。成色九〇〇。
	羌帖	魯布	以金魯布為發行基礎；俄革命前，於吉江兩省通商大埠及東省鐵路沿線流通甚夥；俄革命後，各黨又濫發新券，故有新舊券之大別。今價格皆暴落，全無市行。
輔幣	日輔幣	錢	一百錢為一圓，有五錢之鎳圓，十，二十，及五十錢之小銀圓；又有上列各等級之紙輔幣，市面最通行者為紙輔幣。
	俄輔幣	戈比	一百戈比為一魯布，有五十，二十，五十戈比之鎳銀輔幣及紙票，紙票今已不能行使。

東西哲學本體論之別類比觀與綜合批評

鄧光禹

引言

中國哲學重在人事，老莊且然，何況孔墨；印度哲學發於宗教，六宗固無論矣，佛法及諸外道亦何獨不然；西洋哲學源出希臘，希臘哲學導自科學。是何故歟？時爲之地爲之也。茲就本體論之一端別類比觀，綜合批評之。中堅既破，餘當迎刃而解；局部既了，全亦不難窺測矣。而後東西哲學或可得一合理之比較，郢書燕說之病，庶乎可免。一得之愚，非敢以爲當也。

甲　本體論之別類比觀

一　樸質的一元論

子，西洋　在昔思想淺陋，每以形下事物，爲宇宙本體；如希臘哲學鼻祖達列士（Thales）以水當萬有之原，安納克甄門尼（Anaximenes）則以氣；甄諾芬尼（Xenophenes）代之以物質的上帝（Material God）謂其狀如球，萬知萬能，一而多者也。黑拉扣里特（Heracletes）則以火當萬有之本元。萬有滔滔，時時變遷，其變也常係正反之調和，循環不已。而所謂變也者命也，理也，亦義也。故戰者萬物之父也。火變萬物，萬物復歸於火，蓋一爲本體變化之下行，一爲本體之上行也。

丑，印度　其在印土，則地，水，火，風，空，方，時，諸外道依一有形之物質，或外物之分位，立萬有之本原。地論者大日經住心品三十種外道，地等變化，外道以一切衆生萬物皆依地得生，故以地爲

萬有之眞因。水論者住心品外道計水能生萬物，宜應供養外道小乘涅槃論第十七服水論師，說水是萬物根本水能生有命無命一切物，水能生物水能壞物，水是常名涅槃因。此與達列士水生萬物之說，蓋相符合。火論者，住心品此宗計火能生萬物，火爲眞實，此與黑拉克里特之以火當萬有本體者正同。風論者，外道小乘涅槃論中有風仙論師，其說曰風能生長萬物能壞萬物。希臘之安納克甄門尼以空氣爲萬有之本體，兩者蓋無差別。空論者，外道小乘涅槃論第十九口力論師曰：虛空是萬物因，最初有空，從空生風，從風生暖，從暖生水，水卽凍結作地，從地生種種藥草，從種種藥草生五穀生命；故說命是食，後時還沒歸虛空。時論者，外道小乘涅槃論時論師云時作一切物；譬如百箭射，時不到，不死；時到則小草觸卽死。一切物時生，一切物時滅；故時是常名涅槃因。又方論者，謂世界萬有生於上下四方，萬物滅盡，復歸於方。外道小乘涅槃論方論師說最初生諸方，從諸方生世間人，從人生天地；天地滅，還入彼處。故方是常名爲涅槃因。時，空，方，雖係三宗，實則空，方乃係一物；故三宗惟二宗耳。此三宗中國及西洋所無，是其特點也。

寅中國　中國哲學思想，重在人事；於形上之探討，不若西洋印度之備，其論宇宙本體，亦多屬抽象，鮮如印度西洋之以形而下之事物，當宇宙最終之本原者。然世或謂中國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觀念類似印度西洋之樸質本體論者；是殊不然。蓋陰陽之爲符號固矣；卽金木水火土云者，亦莫非抽象代名詞也；故不可以樸質說等量齊觀也。入後當詳，茲不備辨。

附注）予友向達曾撰上古以及秦漢宗教思想概略一文，謂漢代『時空宗教』甚發達云，但其文未發表，姑誌之於此。

二　合理的一元論

子，西洋　希臘哲學之論本體，多主樸質的一元論多元論；至合理的一元論亦間有之。如安納西門斗 (Anaximender) 以『無限』(Apeiron or Unlimited) 當宇宙本體；所謂『無限』云者，乃諸性之混合體，故係無性之純粹質體。吾人見自然之變易，既靡有底止，則宇宙所從出之本體亦當無有窮盡；故安氏取『無限』當宇宙本原。次帕門尼第氏 (Parmenides) 謂宇宙本體爲『有』(Being) 有等於物質，亦等於思想；Being＝Thought＝Matter，且兼備一切離合時空之異德，實有惟一，外此皆幻象云。次爲後關薩郭倫派 (Latter Pythagoreans) 謂宇宙中

有兩實體：(一)數；(二)無限空間 (Unlimited Space)；然此兩者非宇宙之究竟，兩者均出於『恆有』(Being)。數（或曰形Form）爲恆有之有限方面；而空間乃恆有之無限方面。數爲萬物之模型，故萬物爲數之副本，或仿造物；然僅有數爲模型，尚不足以生造萬物，必須以無限空間，供給材料，而後世界森羅萬象於焉以成云。此思想柏拉圖(Plato)領之而成其二元論。柏克來(Berkeley 1685-1753)創主觀唯心論，根本否認物之存在，意謂物之存在，無論在吾心，在汝心，『必存於一心』(It must exist in relation to some mind)。物緣心而有，而吾人之心與物，係內在之關係，所謂內在關係云者，物必經吾人之認識，始有意義，而物隨吾人之認識，而變其性質也。然保證此感覺世界之永存者，究爲何心乎？柏氏歸之於『上帝之心』(Supreme Mind)，而以上帝爲宇宙最後之本原。此絕對的主觀唯心論也。是與印度吠檀多(Vedenta)之以宇宙萬有歸之於『梵』(Brahman)者，頗多同點，後當敍之。又次爲斯賓諾沙(Spinoza 1632-1677)，斯氏由邏輯的推闡，證明上帝(God)。上帝者，唯一之本體，獨自存在，萬有皆由上帝而來，故除上帝而外，更無所謂本體。初笛卡兒(Descartes)以『思想』『容積』爲心物二本體之屬性，斯氏從而否認之。蓋謂兩者——心物——原非劃然之二本體，不過唯一本體——上帝——之兩種屬性而已。本體既係絕對獨立，必係無限，盈天地皆充滿此本體，故其泛神論，因之以成。斯氏又以爲萬物之於本體，乃屬於客觀之幾何關係云。此與吾國莊子謂道在屎溺，道任自然之說，蓋頗招彷彿者也。末爲德國理想派之客觀唯心論(Objective Idealism)，客觀唯心論者之言曰：宇宙有一客觀之系統存在，維持保障此宇宙之大經大法者，即客觀心(Objective Mind)是也。因有客觀心之存在，而後宇宙萬有，乃得而附麗；然則此系統果何如乎？客觀唯心論者乃答之曰：此系統雖有絕對的客觀存在性，而今也尚未實現。吾人歷史進化，純係依此眞然當存之客觀心而進行，吾人唯當向前精進，以達最後之目的云。倡此說者，康德之後繼黑格爾(Hegel)費希特(Fichte)等是也。

丑，印度 印土哲學，足稱合理一元論者，有吠檀多宗：此宗以『梵』爲宇宙之本體。吠檀多源承吠陀(Veda)鄔波尼煞曇(Upanisad)。吠陀中當以『梵』當造化之本元；後至鄔波尼煞曇時期，又以梵作宇宙自然之本原；另以『阿德曼』(Atman)爲吾人之本體；然謂阿德曼即梵。就宇宙萬象言之，則第一原理爲梵；而就

吾人之本體言之，此第一原理爲阿德曼。此二者本一體也。Upanisad 中有二格言曰『彼卽汝』（彼者梵也汝者自己也）曰『我卽梵』。識此二語亦可以明其大凡矣。至吠檀多人之說梵，益搆成爲哲學上之系統，其說謂『梵』包括名色，以及一切作者受者；其爲物也大之足以包羅宇宙萬有，小之足以卷於一粒，萬知萬能而亦宇宙之本原也。梵有兩種要義：（一）自性（Prakrti）卽西哲所謂『質料因』（Material Cause）意謂梵爲世界之原料，如金之於首飾。（二）記因（Nimittam）卽西哲所謂『動力因』（Efficient Cause）意謂梵造作宇宙萬有，如匠之於首飾。故梵者，亦作亦受者也。待此宗聖人商羯羅（Camkara）起，而吠檀多哲學乃登峯造極。氏曾著妙解一書，氏分梵爲『大梵』(Param Brahman)『下梵』(Aparam-Brahman)，第兩者實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氏謂大梵不可解說，大梵若經解說，則變爲下梵。蓋大梵無德（Nirgunam）無形（Nirakaram）無差別（Nirvisam）無屬性（Nirupadhikam）或曰無限制）故大梵不可知識，但可反顯。梵之所得肯定者兩點：卽存在性（Sattra）與知性（Caitanya Bodhalna）然在者非經驗之在，乃精神的實在耳；然同時又得謂之『非在』（Asat）故商羯羅謂之爲『兩不』意卽『在而不在，有而無，無而有』者也。下梵爲有德梵（Saguna Brahman）爲有限制者（Sa upadhikam）爲有形者（Sa akaram）此種種特徵皆足以表下梵爲有意志有人格者，此就其體言也。其用如何乎？一者世界之靈魂也；二者世界內在之主宰也；三者個人之靈魂也；四者統治『有情』者也。之四者大梵所無，此眞諦俗諦之所以有異也。吠檀多人一元論略如是。然宇宙不出一梵，梵爲淨體，完全無缺；何以須造此世界乎？有需要乎？抑無意識乎？如爲有需求則有妨梵之完全與尊嚴；如謂無意識，則梵之知識，且有缺憾；兩說當不當於理。於是商羯羅答之曰：梵爲游戲而作造世界。殊不知游戲亦未嘗無游戲之目的或要求，此吠檀多人未能自圓其說處一也。又梵旣係淨體，世間萬惡何來？商羯羅謂出於『無明』（Avidya）然無明有損於梵之完全與尊嚴，此吠檀多人未圓其說處二也。吠檀多說頗類西哲斯賓諾沙之理論，斯氏之說備見於上；第斯氏之說，似又較完密耳。

寅中國　吾國哲學之談形上學者，始於易經，然易爲二元論，下當詳論。次爲老子，老子論本體，歸終於『道』。道德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又曰『道沖而用

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以致詰，故混而爲一。……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無物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復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明言道爲實有；然恐人誤認道成具體，故忙卽續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然又恐人當作『無是物，』於是又益之以『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及『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之解說，然老子心目中之道，果有耶？果無耶？老子亦未斷言。蓋老子之所以如是者，正欲免落名相之邊耳。大乘起信論之論本體，亦於『有』之後，益之以『非有』而又續之以『非非有』者；其用意正同。吠檀多人以梵爲『兩不，』——存在而不存在——其用意亦初無二致。莊子天下篇『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此確爲老子本體論最好之注釋。明釋德淸撰道德經解卽本佛法以釋老子者；其釋『道』曰：『無名無相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相有名

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亦老子『道』之好注解也。然莊子謂道在稊稗，道在屎溺，則視道無往而不在矣。與斯賓諾沙之汎神論，蓋有同然者。道德經解之釋『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爲『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則與吠檀多鄔波尼沙曇之所謂『彼卽汝；汝卽梵；』之說，又大抵雷同矣。老子之道，再四鄭重聲明，不使之落入名相邊際，佛之『眞如，』亦卽不落名相邊際者，蓋又東海西海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之表證也。噫！此老子之所以大歟！次及莊子之本體論。莊子哲學，源出老子；故其論本體，亦頗相彷彿；或係釋老氏之道，或係自創哲理，要足以互相發明也。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變；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論道體，與老氏之說，頗有出入。天地篇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道篇又曰：『道大於不終，小於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深乎，其不可測也！』觀此可見莊子之道，蓋大而至於無外，久則先天地而存，小則至於不遺，蓋則無所不容。道體獨自存在，無有意志，天地緣之而生，因之而存。道

雖無形，而其大經大法，實眞然常存，無時或亂。吾人類者，乃滄海之一粟，如朝菌之晨生夕死耳；測且不能，況欲支配之乎！然此僅論道之體，而未及道之用。大宗師論道之用，曰：『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事雖寓言，要足示道者所以維持宇宙之一切自然現象，及人類社會之動作焉。故風雨晦明，山崩地坼，皆『道』之大經大法(自然律 Natural Law)之表現；卽世之治亂興衰，人之生老病死；亦此自然律之支配也。此與客觀唯心論之『客觀心』與夫斯賓諾沙之論上帝與萬物爲幾何之關係者，又有其近似之點也。莊子論人之於道，係按宇宙自然律以進行，於大宗師所設子與有病之寓言，以大冶鑄金比造物之宰人者，甚屬顯明也。老莊之論本體，皆甚得法，不但在中國哲學所占地位甚高，卽在世界哲學，亦豈有愧色！莊老形上哲學之所以久耀於中夏者，要非無故焉。宋儒周濂溪受『太極圖』，而理學開端。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近思錄解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更有無極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太極非有以離乎陰陽，卽陰陽而指其體。』吾人讀太極圖說，參閱近思錄之解說，則宋儒本體論之大觀，可得窺見。周宋皆認太極爲宇宙惟一之本體；所謂『陰』『陽』不啻太極之兩屬性。此兩屬性，互相消長，互相形成；而森羅萬象，於是乎備。中國之本體論，一元說較精，多元論雖有合理者。至如印度之極微論，西哲之原子論電子論，則未之前聞也。雖然，此未嘗非中國思想的高尚所致也！

三　一元論

子，西洋畢薩郭輪派(Pythagoreans)之論宇宙本體謂數

(Numbers)論及無限空間(Unlimited Space)，為宇宙兩實體。但又謂兩者非宇宙之究竟因兩者同出於『恆有』(Being)，故仍為一元論也。柏拉圖承闢薩郭輪之後，造成其二元哲學。氏以原型觀念(Idea)及自然界(Physical Nature)為宇宙之本體。原型觀念眞然常存；自然現象變幻不常；前者係宇宙不變之共相(Conception)；後者乃忽存忽亡變易的覺相(Perception)。氏謂自然界之森羅萬象，皆不過原型觀念之副本。自然界一切事物，觀念界無不具有先天的，客觀的原型在焉。且自然界之覺相，遠不及觀念界共相之完善無缺；故覺相皆模仿共相而亦趨向於共相云。此柏氏本體論之大略也。柏氏大弟子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原以欲調和乃師之觀念世界與自念世界，爲其立論之動機。氏倡『發展說』(Doctrine of development)，謂萬物無不趨向上帝，由下而上，有其必然之目的云。第亞氏終未能調和成一元系統，至其極仍不能逃乃師二元之範圍。亞氏認上帝(God)為宇宙之動力因；『第一物』(First Matter)為宇宙之質料因。上帝之為相，常靜而不變，獨立而抽象；然為造作轉變宇宙之原動力。上帝內容純為思想，第其思想與人類之思想，蓋亦有異，上帝者『思想之思想』(God is Thought of Thought)也。亞氏之『第一物』乃為上帝而生成，物乃造成現象之原料，而亦世界之無法則無目的之源泉云。此與乃師之二元論，蓋大同而小異者也。法國理性派鼻祖笛卡兒初懷疑宇宙一切事事物物，惟至懷疑者之本身，——我——不敢再懷疑；故首認『我』之存在焉。笛氏名言曰：『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我既實在，而我有一上帝觀念，則上帝亦當存在；上帝既存在，則由上帝所演生之世界，亦當不我欺也！上帝係原始的本質，以其獨立獨存也。我與物係副本的本質，以其係上帝所創造也。上帝與物質界之關係及其與精神界之關係不同，以心物根本有異故。笛氏既承認心物並在，故氏之本體論係二元。此二元者何？心物是已。然心之本質為思想；物之本質為容積；心之變形或心之表現，——觀念判斷意志——與上帝係同一之關係；而物質之變形，——方形大小地位與運動——另有一種關係。物質不能自動，必須有外來原因為主動；全宇宙必係一大機械，故必須自己不動之上帝，為世界運動之主因。心與上帝既一致，則得謂之與上帝為一體，故大異於物質。心的本質為思想，思想者自由而無積，故心物根本異趨，而成為相對的本質。是二者除與神——上帝——之關係中，略有相互之關係而外；各不相謀，分立不依，而成

爲全異之二元。笛氏之本體略如是。笛氏之本體論，與印度之數論，互有異同，入後當詳。洛克(Locke)，英經驗派巨子，氏名本體爲 Substratum。若問此體果爲何？氏則答曰：『吾不知其爲何。』(I now not what) 此不知爲何之本體，又分爲心物兩面；前者爲精神之本體，觀念之所由附麗；後者爲物質的本體，物性之所由寄托也。氏既認本體爲不可知覺，僅認明心物爲精神物質的本質；故終其說，仍逃不脫二元之圈套也。

丑，印度　印度六宗之數論(Samkya)，亦合理論二元也。此宗計萬有出於『自性』(Prakrti)，『神我』(Purusha)，故認『自性』『神我』爲宇宙之兩實體。自性有種種稱謂，由其命名之意，可以窺其所謂；如 Prakrti 有原質之意；Pradhana 有勝因意；Avykta 有不變易義；Tamas 則冥譯意；又時有根本原質(Mula-prakrti) 根本因(Mula Karanam)之稱。此謂冥然無知之物質，除我而外，萬有皆從此而生也。所謂『神我』云者，即主觀對客觀之關係也。自性爲一，而神我爲多。瑜珈(Yoga)(瑜珈亦係印度六宗之一，所論與數論大體相同；但鮮涉本體論，以其注重在修證工夫也。)由『我』入定，即入於自性。第神我與自性，各無所從出；然自性究爲何乎？數論入曰：此即『三德』(Guna) 平均之謂。三德者何？一者喜(Sattva)；二者憂(Rajas)；三者闇(Tamas) 是已。三德平均爲自性，故自性離三德無所謂自性。然何以證明有自性？金七十論偈云：『別類有量故，同性能生故，因果差別故，遍相無別故。』此四句含五義：一者謂世間物，皆有量數；如陶師從有量土，聚作有數量器；器若無本，器應無數量，亦應無器生；見器有數量，故知有本。此法中大等變易，亦有數量，決知有自性。二者同性故云者，謂如檀木之量或片雖多，而性爲一；世間變易雖多，而性實一，故知有自性。三者能生故云者，謂有某『能』則能生某，陶師有『造瓦器能』，故能生造瓦器，不能生造衣等；瓦器依『能』成，而『能』又依於陶師。變易亦如是，必有所依，所依爲何？依於自性；故知有自性。四者因果差別故云者，謂如土聚爲因，瓶爲果；然瓶能盛水，土聚則不能；是爲因果差別。變易是果，見此果，知有差別因，決知有自性。五者遍相無別故云者，此宗謂刼壞時，宇宙悉破壞爲平等無差別之渾沌狀態，即所謂遍相無別。迨世界重造者，爲有自性故，決知有自性。由此五證，則自性爲宇宙實體之一，必矣！云何知有『神我』？金七十論偈云：『云何知有我？聚集爲他故，異三德依故，食者獨立故。』此四句含五義：一聚集爲他故云者，謂世間一切聚集，皆是爲他；如衣食住皆爲人而聚集，

吾人身體，五大（火空地水風）五知根，（眼耳鼻舌皮）五作根，（舌手足大遺陰陽）等之聚集，亦決是為他；他者何？神我是也。二異三德故云者，自性與變易六種相似，我翻不知，是知有『我』在。三依故云者，謂我依此身，身始有作；否則，無作；故知有『我』。四食故云者，食等於享受，與英語之 Enjoy 相當。食必有所能食者，能食者，我也！五獨離云者，謂僅有自身，則解脫何用？故知於變易外，別有獨離者在，此無他，神我是已。數論宗之解脫，卽達於獨離之我以為究竟。據此五義，則神我亦為宇宙實體，尚何疑？故數論之二元，一為客觀性的，自性是也。一為主觀性的，神我是也。神我異於自性，亦殊於『變易』；自性為一，而神我為多。『變易』不常，而『神我』非不常。然神我非作者，超然於物質變化之外云。此數論二元論之大略也。印土六宗中，數論而外，瑜珈亦頗有二元色彩，但此宗以修證為工，故略於本體之研求，茲不復述。

寅中國　吾國哲學，原始於易；然易之所示，顯係二元。宋儒於『陰陽』之外，益以『太極』，目太極為陰陽之所從出；於是認易為一元論，然實考之，則與易之哲學不符。蓋吾人統觀易之全書，皆為陰陽二元之變化，初無太極之名羼於其間，後周濂溪太極圖說，實張冠李戴，與易不相干也！考易以一 - -兩種符號，代表宇宙萬有之本體。一者，陽之義也。三疊一成☰，或六疊一成䷀為乾卦，乾者陽也。三疊- -成☷，或六疊- -成䷁為坤卦，坤者陰也。一- -為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再變而為六十四卦，宇宙萬有，於是乎備。易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此釋乾為宇宙實體之一也。彖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述坤亦為宇宙實體之一也。程頤周易傳解乾卦曰：『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解坤卦曰：『坤，乾之對也。』又曰：『陰從陽者也，待倡而和，陰而先陽，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萬物。』此明言『乾』『坤』為兩宇宙本體。雖曰陽倡陰和，而要不失其為宇宙之二元也。此二元者，互相衝突，互相調和；森羅萬象，以之而成，然萬有並非常而不變，乃時時在變易之歷程中；故易者猶變易也，孔子在川上，嘆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深得易之宇宙觀者也。此與黑格爾正反調和說，蓋不無同處。易雖二元，第異於笛氏之心物；亦不等於數論之自性神我；蓋陰陽非如精神物質之分，此甚堪注意之點，不得不聲說之者。

四　多元論

子，西洋　恩帕多克里斯（Empedocles）爲鐸里安族哲家之第一人，氏謂宇宙本體之原素有四——地風火水——此四原素化合化分之動力，因爲『愛』與『憎』（Love and hate）。愛爲合因，而憎爲離因。吾人肉體亦由此四大配合而成，作肉體部分者，地也；作液體部分者，水也；風爲呼吸，而火即靈魂；至血液則合四原素而有之，蓋血液不啻生命之眞宰云。安納克薩哥拉氏（Anaxagoras）之論本體，則更爲樸質矣！氏謂原素別在性質；故骨，筋，肉，髓，金，鐵，……皆氏之所謂原素也。氏擇諸原素之一，爲諸原素離合之主動力，即『道』（Nous）是已。道爲思想原料，亦諸原素之一；故道乃具體的，而爲宇宙和諧與秩序之原因也。迨原子論（Atomism）出，而多元說乃入於合理之一途，是亦希臘哲學中之別開生面者。柳西蒲（Leucippus）氏蓋其鼻祖焉。氏謂原子爲宇宙本原，所謂原子云者，其數無限，全爲分量上之差別（Quantitative different），此迥異於安納克薩哥拉氏之原素，別在性質者矣。柳氏主萬物之生成與毀滅，不過原子之分離組合，而其品性之或有異者，乃原子分量之關係耳。氏以品性之差別，原因於分量之配合，其基本原理，實開近世科學家原子論電子論之先聲也！其徒德謨克利圖氏（Democritus）師承其說，且發揮而光大之。柳氏僅以原子釋物質現象，未及精神；而德氏乃於物質之外，精神現象，亦以原子解說之矣。氏謂原子質同形異，萬象緣而化成，人之靈魂，亦成自原子；第靈魂之原子，平滑而圓，於諸原子中，最爲流動最爲精微耳。宇宙萬有，皆含有靈魂之原子，特分量不同，其等級亦不能無高下也。原子無聲無臭，常住永存；吾人僅能見其所組成之物質，其本體如何，則非人所克及見。希臘原子論至德氏而造極。近代科學家於原子之數量，雖多修譯，而其原子論之解釋，實無甚差別。氏復以原子解釋精神現象，而唯物主義之始礎，又於茲確樹之矣。德國哲學始祖賴勃尼志（Leibnitz）出，倡靈子論（Monad），以調和經驗理性兩派。其說謂宇宙萬有之構成，全屬靈子，此靈子爲形上之微點，爲眞正之元子，大異於自然科學之所謂元子也。其爲體也，無形氣，無廣袤；獨立自在，和諧而離異。宇宙之成，即基於此。靈子之爲用也，獨自發展，故能自動；宇宙萬物皆靈子自動的發展而來也云云。此則與德莫克利圖氏之說稍異其趣矣。近世科學家，又有倡電子說者，此爲世人所悉知，不復詳述。

丑，印度　印度之『順世外道』主多元，其論實體有四大。——地水風火　成唯識論述記卷六順世外道謂四大生一切有情，一

切有情稟此而有，更無餘物；後死滅時，還歸四大云。勝論（Vaisiseaka）同以四大極微立說，勝論之極微說，頗類原子論；其說見諸佛典者，如二十唯識述記云：地水風火是極微性，若刧壞時，此等不滅，散在處處，體無生滅，說爲常住，有衆多法，體非是一。後成刧時，兩兩極微，合生一子微，子微之量等於父母，體唯是一，從他生故，性是無常。如是散極微，皆兩兩合生一子微，子微幷本合有三微，如是復與餘三微合生一子微第七，其子微等於六本微量。如是七微復與餘合，生一子微第十五微；其量等於本生父母十四微量。如是展轉成三千界，其三千界，既從父母二法所生，其量合等於父母量。其子粗微，名爲有分，有細分故；其本細微，但名爲分，不有他故。云云。是其說與近世科學家之原子論，亦未始無其同處也。順世外道之論極微，其類有三，唯識演祕云有義順世，極微有其三類：一極精虛；二清淨；三非虛淨。所生之果，亦復有三：一心心所；二眼根等，三色聲等。是則有機無機，精神物質，並起於極微矣。與德謨克利圖之以精神出於原子者，不無同處也。佛教小乘，亦倡極微，茲不贅述。

寅，中國　吾國之五行——金木水火土——說，多元論之一也。書洪範箕子陳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極。』箕子所謂彝倫，即常倫，猶言事之次敍，初無神祕色彩。漢人劉歆父子，始謂洪範出於雒書，後儒從之。浸假以五行附會人事天象，於人則貌言視聽思，於天則雨暘燠寒風，皆與五行相應證矣。洪範五行傳所列五行與休徵咎徵相應證，尤怪誕不經。浸假而道士方術，深中人心，互數千年而其流未息。其他怪誕之說，姑無論矣；即人生性命所繫之醫術，亦悉以附會五行而成其迷，其爲益爲害，當不難明也。白虎通五行篇論五行甚備，其言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又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又曰『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所以名爲東方者，動方也；萬物

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以上所引數節雖足證其說雖奇然實亦秦漢時代所盛倡之多元論也。第所謂金，木，水，火，土五者，果具體事物歟？抑抽象事物歟？則立說各有異同，未可概論。五行說於中國思想關係甚切，而在社會心理中，尤占重要位置，容當專論以見竟也。

五　懷疑之本體論

希臘哲人 Protagoras 倡現象論（Phenomenalism），或曰相對論（Relativism）。氏謂吾人決無絕對眞理（Absolute truth）之洞見，（一）因宇宙變幻無常；（二）感覺乃惟一之知識源泉，以是不能得絕對的，而僅能得相對的眞理云。氏有名言曰：『人爲萬物之權衡』（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意謂各人之感覺，既不相一，則所認之眞理，亦自不可苟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可也！然則尙何有宇宙本體之足云哉？繼氏而起者，有哥徵亞氏（Gorgias）之虛無論。氏之言曰：（一）無物爲常；（二）若有常存之物，亦不可思議；（三）即使能思議，亦不能告人。易詞言之，即世無眞然常存之事物，縱有亦不能思議；萬一而得思議，亦不能以語言傳達於第二人。此言謂之神祕也可，謂之極端懷疑論亦可。總之 Protagoras 與 Gorgias，皆係否認絕對眞理不過 Gorgias 尤進一着耳。英國經驗派洛克（Locke）論本體，立心物二元；伯克來（Berkeley）倡惟心論，否認物質爲實有；迨休謨（Hume）氏出，舉心物而並掊擊之矣。氏謂外物是否爲感覺之因，非經驗之所能知也。外物是否存在，亦非經驗之所能知也。靈魂是否吾人思想本質，更非經驗之所能知矣。氏嘗謂宇宙中有一物，而又非理性所能知；故氏爲不可思議論者（Agnostic）；氏嘗承認吾人能知觀念（僅知觀念）之存在，故又爲積極論者（Positivist）；氏又嘗承認惟觀念僅能存在，故又爲現象論者（Phenomenalisto）矣。要之休謨者具有敏銳精密之批評精神者也。然其批評過於敏銳，往往流爲懷疑論者，而不自知也。佛教相宗，亦以批評外道小乘爲能事者，雖自號不落名相，而亦未嘗不帶有懷疑之態度。（其說詳下）休謨之破壞精神，誠近世西哲中首屈一指，此無怪康德聞其言，不禁大驚失色也。羅素（Russell）爲現代三大哲家之一，其論宇宙本體，亦打破唯心唯物之藩籬，而惟承認現象之存在。氏於其所著哲學問題（Problem of philosophy）發此理論甚詳，氏嘗設喩：如吾人

見某桌當前、由左觀之，其形如是如是；由右觀之，其形又如是如是：由四角或上下……等地點觀之，其形又復如是如是；吾人觀點不同，則桌之現象隨之而變易。桌一而已，吾人所得之現象，竟可至於無窮：故由吾人觀察所得，不能見桌之本質安在。又如吾人以此桌分析之，至於無窮小時，可分成桌爲烏有；故由分析試驗，亦不能得其本質。吾人惟一所能得者，僅此數多之現象而已。一桌然，萬桌亦然；推而至其極，則山河大地，宇宙萬象，亦莫非現象而已。故羅氏之本體論，爲現象主義也。雖然，此數多之現象何耶？合此數多現象能成一眞實之桌耶？能成山河大地宇宙萬象耶？羅素亦不能置答；然則羅素之宇宙本體論，直不過懷疑論之最精妙者耳！

六　神祕的一元論

世之宗教，不論其教旨高下精粗，其論宇宙本元，鮮不離奇怪誕。其下等者無論矣，卽世號高等宗教者，亦莫不如是。（佛教在例外，因其是否爲宗教，尙屬問題。有稱之爲佛法者，亦當。）印度六宗已於上說；耶教之上帝，至屬粗淺，毫無哲學上之意義與價値；茲不備述。但回教尙有精采，特取而論之。回教視宇宙爲唯一之眞宰所造成；所謂『眞宰』，謨罕默得嘗曰：『眞宰以外，勿信神祇；否則，定罪之日，無有救主也！』"Put besides God no other God, lest then one day sit condemned and without helper." 亞些里提(Asharites)中，嘗謂『眞宰惟有一字眞言。』"God is only one word" (以上兩節見 Moore: History of Religion) 由此兩節觀之，已足見回教之所謂眞宰云者，蓋不可思議，而爲獨立不依之宇宙惟一本體也。又天方典禮擇要解原教篇『惟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眞宰，無方無似。命弘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造人祖於天方，降聖賢於中極；創制宏規，而立教焉。』天方性理第一章『最初無稱，眞體無着，惟茲實有，執一含萬。妙用斯混，惟體運用，作造始出。（昭微經）眞理流行，命昭元化，本厥知能，爰分性智。一實萬分，人天亞備。中含妙質，是謂元氣；先天之末，後天之根。承元妙化，首判陽陰；陽舒陰斂，變爲火水，火水相搏，變生氣土。氣火外發，爲天爲彙；土水內積，爲地爲海。高卑旣定，庶類中生。（道行推原經）造化流行，至土而止，流盡則返，返與水合，而生金石。金與火合，而生草木；木與氣合，而生活類。（格致全經）活與理合，而人生焉！（道行推原經）氣火土水，謂之四元；金木活類，謂之三子；四元三子，謂之七行。七行分布萬物，萬彙

生成。(格致金經又研眞經)殊形別類異質分宗(格致全經)理隨氣化各賦所生。(費隱經)大化循環盡終返始；故惟人也獨秉元精妙合元眞理象既合。造化成矣。』吾人觀上兩段，則知回教之本體論之大凡矣。其論眞宰，雖涉神祕，爲說不經，然已脫去人格之眞宰，而成爲宇宙最初之大經大法，是六宗教中之甚有進步者。以較耶教之人之人格的上帝(Personified God)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吾之所以獨錄其說者，正以是耳。

七　不落名相之本體論

小乘佛教，於本體論少事討探，大乘則論之頗精詳。起信論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眞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是二門不相離故。』所謂心眞如門者，本體是也。心生滅門者，名相是也。然眞如之本體究竟如何？其言曰：『是故一切，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惟是一心，故名眞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眞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眞如故，亦無可立，以一切皆同如故。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眞。』又曰『當知眞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衆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爲空，要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歐陽竟無先生解眞如二字大妙。氏於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爲今時所必需中云：『佛之說法，不說眞理，而說眞如。眞如者，如其法之量，不增不減，不作擬議揣摩之謂；法如是，說亦如是，體則如其體，用則如其用，決不以一眞理，範圍一切事物，亦不以衆多事物，奔赴於一眞理。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當體即是，但須證得，凡物皆然，瞬息不離者也。夫當體即是，何待外求。』故佛家之本體論，非一元，亦非多元；對一元則爲多元，對多元則爲一元。唯識家則舉唯心唯物之藩籬而衝破之矣。唯識家納萬法於『識』，識有八，第八識名無垢識，或曰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即眞如體也。二十唯識云：『三界唯識，以契經說三界唯心，心意識了，名之差別，識通有爲無爲，有漏無漏，有爲即生滅心，無爲即不生滅心。』然此謂唯心，大異於西哲唯心說；蓋西哲所謂唯心云者，必具心之自相，而唯識之心，則並心相而否定之，又烏得而謂之唯心耶？然則爾之所謂眞如者何耶？曰：眞如本體，如如不動，不增不減，當體即是，不待外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法如是，說亦如是，體則如其體，用

則如其用；祇須證得耳。故佛法之論本體，不受一多之糾纏；脫離心物之紛爭；更非有神無神，爲有爲空之所得限制之矣。此其所以獨能不落名相之圈套歟。

乙　本體論之綜合批評

人類思想，其第一步，即欲追索萬有以何爲體？如何而成？如何而終？此本體論之所以爲哲學之所從起，而亦哲學之中堅問題也。時無古今，地無東西，先聖後哲，凡從事斯道者，莫不皆然也。吾人生於斯世，長於茲土，研求此學，發爲是論；覺古今中外，聖哲賢豪，消磨畢生精力，貢獻全部心得；自東西哲學鼻祖，數千載以來，遺留之學說理論，其足供吾儕後生小子探討之津梁，遵循之準繩者，蓋不能不謂爲至多且備。第世之倡如是說，立如是論者，類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是其所不是，不非其所不非；惟見其爭訟不休，徒勞無功耳。不觀其本論本體乎？其建設也，或係神祕；或係懷疑；或在宗教；或在科學；或因獨斷；或因反省。果誰合而誰不合耶？其造論也，或憑玄想；（五行說，印度六宗，回教，佛教，柏拉圖，柏克里，黑格爾等）。或經實驗；（科學家之原子電子論，羅素之現象論等）。宇宙本體，果玄想所能得歟？抑實驗所能得歟？抑或玄想及實驗，俱非所能得歟？是又難言。由前之說，則曰：實驗只能及於形下之事理，至形上之原理，則非實驗之所得從事也。必由直覺(Intuition)，而後眞理乃能實現；必由演繹推理 (Deductive Inference)，而後宇宙之大經大法，乃得了解。由後之說，則曰：玄想雖高，然奈其爲子虛何？宇宙之眞理，非玄想之工夫也。故惟由觀察 (Observation)，而後乃得窺其門徑；必依歸納推理 (Inductive inference)，而後宇宙之原理原則，乃得發現。調和者出而嚷曰：玄想與實驗，兩者皆是，而皆非者也。必曰：先實驗而後玄想；由觀察而直覺；由歸納推理所得之原理原則，以進於演繹推理，以尋求其大經大法耳。調和之言，果完全對耶？吾人探討眞理，其歷程果必如是耶。是亦難言之耳。其於本元之數也，則老莊（道）周朱（太極）吠檀多（梵）達列士（水）穆罕默得（眞宰）柏克列（心）斯賓諾沙（上帝）黑格爾費希特（客觀心）等，皆謂之一元；而易（陰陽）數論（自性神我）柏拉圖（觀念界，自然界）亞里士多德（上帝，第一物）；洛克笛卡兒（心，物），皆謂之二元；而漢儒五行說（金，木，水，火，土），順世外道勝論（四大——地水火風——極微）恩帛多克里斯（地水風火）德謨克利圖斯（原子）萊柏尼志（靈子）等，又謂之爲多元。一多問題，已不勝其紛擾矣！

其次於本體之爲性也，則吠檀多（梵）柏克列（心）黑格爾（觀客心）等皆曰唯心；而五行說（金，木，水，火，土，）順世外道勝論（地水風火）達列斯（水）恩帛多克里斯（地風水火）德莫克利圖（原子）等，又僉曰唯物。然究竟係物耶？心耶？則吾人不易爲古今哲學家定評其是非也。復次如吠檀多（下梵爲宇宙內在之眞宰），穆罕默得（眞宰爲唯一之救主），斯賓諾沙（宇宙徧有神）等，均倡有神；而老莊（自然之道）勝論順世外道（極微係機械式的結合。）達列士（水變生萬物，）德謨克利圖（原子爲心物之母）休謨（一切現象，係先後之連續，故無主宰。）羅素（宇宙惟現象爲眞。）等，又均倡無神。然果有神歟？抑無神歟？吾人亦無從而斷定之。又如印度六宗（均信因果報應說，）回教（眞宰救世主）柏克來（宇宙之存，厥賴上帝之心。）萊勃尼志（靈子自動）海格爾（客觀心）等，皆曰宇宙本體，有目的者也；而老莊（自然之道），數論（三德平均），勝論（極微自然結合）恩帛多克里斯（四大配合），德謨克利圖（原子自然結合），斯賓諾沙（宇宙係幾何的關係，）則又皆曰宇宙者，機械式者也。然果爲機械果爲目的，誰又能武斷之耶？不第此也，其於本體之量也，則德謨克利圖（原子）萊勃尼志（靈子）順世外道勝論（極微鄰虛）等，且曰：本體蓋小至無窮者也；老子（道者大也，）莊子（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哉，）穆罕默得（眞宰包含萬象，）黑格爾（客觀心乃宇宙之總匯）等，則非之曰：宇宙本體者，蓋大而至於無外者也。吾人果將承之爲大歟？爲小歟？抑如吠檀多人之謂其大之足以囊括宇宙，小之不過一粒歟？蓋亦不易輕置諾否者也。

以上諸說，分之各能自圓其說，然僅能自圓其說耳！比之則不能自圓其說，然實未能自圓其說也！或曰：然則合之，或足以盡本體論之能事；信如是，則爾之所謂本體，乃亦一亦多；卽物卽心；可大可小；有神亦無神；目的亦機械者矣！試問宇宙間，果能容此怪物之存在否耶？一物兼備諸絕相反之德，而不衝突耶？藉曰有之，然如此神奇怪誕之物，亦吾人類所能思議否耶？夫是，則世之所謂本體云者，殆屬子虛乎？是又難言。何則，山河大地，吾明明所能觸，明明所能見；原理原則，吾明明所能思，明明所能想。入吾目者，萬象森羅；出吾心者，千思雲湧。我非欺心，得亦否認之耶？夫如是，則本體之不可否認，又豈待辯哉！

宇宙本體，何以盡上下數千載，東西諸大哲，消磨畢生精力，貢獻全部心得，竟無一足當永遠不磨之眞理耶？曰是或有然。第其中有一較精圓之說焉，其說唯何？卽佛家之眞如是已。緣佛之以

『眞如』當宇宙本體者，蓋非無故。釋迦牟尼見印度當時諸宗及外道之說，爭訟不休，乃出家修道，經過精深之冥想反省，始恍然大覺，而得此結論。故所謂佛者，卽覺（Buddha）也。云何爲『眞如？』眞如者，如如不動，不增不減，當體卽是，不待外求。法如是，說亦如是，體則如其體，用則如其用；決不以一眞理，範圍一切事物，亦不以衆多現象，奔赴於一眞理。不作擬議揣摩之詞，不落名相之邊。故能不受一多之糾纏，脫離心物之紛爭；有神無神，是變是常，爲有爲空，皆得由此而解決之。其說之超出古今東西哲家落於名相圈套而不能自解者，蓋萬萬也！雖然，佛說非盡無可非議，第以較餘說則稍當耳。

嗟乎！本體論爲哲學之中堅，奚能已於探求。而探求之難，乃復如是。況吾人生於茲土，長於斯世，在大千世界中，其爲量也，奚啻滄海一粟；在此無量恆河沙數劫中，其爲時也，不過一剎那耳。然吾人以此一剎那之生命，具此一極微之質點，而欲窺見宇宙本體；所謂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能不殆乎？西人有諺，曰：瞽者捫象，甲捫其幹部，曰象如牆；乙捫其足，曰象如柱，互爭不休；明眼人見而作解曰：毋爭，爾等皆是，亦皆非也者！然使有人曰：合之必將對矣！曰：唯唯否否，世固有如牆如柱之象耶？如曰不然，則合之亦將奚爲？故非明眼人，終不足以語象之果爲何也。吾人欲探求宇宙本體，無乃類捫象之瞽者乎？故其結果終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耳！然象之眞形，果如何者？猶有明眼人在也；而於本體，則又將何以尋此無始無終，大而無外，明足察秋毫，窺天地之怪物，以作吾人之指導評判者耶？然則本體云者，本不可求，求亦無効。夫如是，則不將謂哲學爲多事乎？是又奚可者？蓋哲學之所以成立，卽因其探求彼不知，而又不能不知者——宇宙本體——耳！使彼物早已求得，則哲學卽已功成身退；顧乃不然，此哲學之所以終不能已於探求也！洛克之論本體曰：『予不知其爲何也』（I know not what），其言蓋有至意存焉。又何怪希臘哲人蒲洛達哥拉氏謂宇宙只有相對的無絕對的眞理；哥幾亞氏則謂無是物；休謨羅素皆謂只有現象也！

德人衛恆荀（Vaihenger）著"Philosophy of as if"一書，卽謂本體論之知識，皆不過像如是而已，其言信有見地。因取江南最流之一諺，譯之曰：『像煞有介事主義』。此語以之當哲學一切理論，固未免過當，第以之命形而上學之本體論，其庶乎當矣！故所謂一元多元，唯心唯物等云者，亦不過像煞有介事而已。佛之所以不謂眞理，而曰眞如者，蓋亦心同此理乎？雖然，古今中外，先

聖先哲。消磨畢生精力，貢獻全部心得，蓋有如許像煞有介事之陳迹；厥功亦云偉矣！然在昔東西文化，鮮相構通，比較無由，吾儕生逢東西文化接觸之秋，融會貫通，參考比較之大業，責何容逭？猶憶杜里舒博士在東大南高講歐美近代哲學末次臨別贈言曰：『諸君乎！前人已走之路，均已失敗；爾等當別尋新途，以代替之。而後眞理乃或能實現，哲學乃有進步。諸君！諸君！其勉之乎！』吾聆其言，深契於心。以爲爾後哲學所當從事者，卽努力於更像煞有介事之理論，以盡哲學之能事也！

一九二三，三，九。公玄於金陵。

名人小傳

薛森

戰敗後的德國，其政治界幾乎可說是全受幾個實業界大王所操縱。第一個石丁納，早經世界聞名，不必再爲介紹，其次就是薛森了。

薛森身矮頭大面圓，是魯爾的煤界大王。極信仰天主教，羅馬法王曾給過他許多勳章。他素來嫌惡德皇，德皇雖給他榮典，他終不願。現年已八十歲，精神尙健，生活簡單，與石丁納脾氣相同。所乘汽車還是一九〇六年之物，並不購置一座新的。在美術方面，他倒有一點知識，在十幾年前，他早認定陸亭是一個天才，就是一例。

薛森最初着手的工業只有一萬二千圓資本六十個工人，但現在這一個工場已有二萬六千個工人了。他的計畫要想先把銅鐵煤三大工業，一手承辦，在後再推至他種工業。一九一一年他在英領印度便有若干造船廠；德國沿海亦有船渠。有名的華爾幹造船所便是屬於他的。大戰時候，他把他的工場全數改爲軍需品製造廠，和克虜伯廠不相上下。戰事終止，又創辦電氣工廠，使一般電氣托拉斯爲之變色。

薛森和他夫人無緣，爲離婚一事，化去五百五十萬元的訴訟費云。(志)

介紹英國詩人格布生

陳衡哲

格布生（Wilfrid Wilson Gibson）是現代寫實派的一個詩人。他於一八七八年生於英國的黑格遜（Hexham）他現在不過四十四歲，但他的著作已經是不少了。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日糧（Daily Bread）女流（Womenkind）大道（Thoroughfares）邊地（Borderlands）火（Fires）生活（Livelihood）等等，而尤以日糧一書為最能代表他的主義。

他的材料，是在工廠和城市覓取的；他的主人翁也大半是工廠中的工人，大海上的漁夫，礦中的礦工，以及各種貧苦和不幸的男女。他用寫實的眼光，和誠懇的同情，來表達出這般人的悲歡哀樂艱難痛苦。但他不但能替他們說話，并且能給他們一個很寶貴的希望。因為他雖然描寫現代社會的惡現象，但他並不以此為心足。他詩中的情境，無論怎樣黑暗，却總有一線的光明。他詩中的人物，無論怎樣痛苦絕望，却總不能做恨毒的恭順奴隸。總不曾完全和愛訣絕。最後的得勝者，總還是愛——即不是含笑的愛，也是含着眼淚的愛——不是恨毒。這是格布生主義的要點，也是他和現代的許多寫實文學家的不同的地方。

他的日糧的引子，便是表明他這個主義的。那引子說道：

人生只有一個標準——
日糧，日糧——
生命的糧，勞動的糧，
怨恨的糧，憂患的糧，
從手到口，沒有明天，
室內有飢餓，室外有死亡……

* * * * *

『雖然，嬰孩都吃飽了，
愛呵，難道沒有可以寶貴的碎屑嗎？』

從前美國有一個報紙批評格布生的詩，說他能『憂而不傷』(Sad but not morbid)可算確論。他所以能『憂而不傷』的原因，正因為他能在極黑暗，極悲痛的情境中，放出一點愛的光明來。不但如此，他詩中的主人翁，無論到了怎樣不堪的情境，但是懷了怨毒和憾恨而死的，却是差不多沒有。即如下面譯的一首墓石，那個女子若是始終找不到人來給她的情人刻墓碑，豈不要抱憾而死嗎？現在她雖然命苦，雖然死了，但是她的心願却是酬了，她可以『嘆了一口長氣』再死了！這是格布生的詩所以能夠『憂而不傷』的第二原因。

格布生願意做寫實派的詩人，不是因為他不能做浪漫派的詩，不是因為他不能看見春花秋月，却是因為他不能不做寫實派的詩人。下面的一首詩，是他的火的引子。我們讀了他就可以知道格布生對於不幸人們的誠懇的同情了。那詩說道：

我坐在安樂椅上，
撥弄爐中的火焰；
那時依了心兒的願欲，
閃閃忽忽的來了許多幻想，
許多奇怪美麗的幻想：
琥珀似的森林，浩浩蕩蕩的流着：
黃玉似的海島，癡癡迷迷的夢着；
落日的軟光浴着無數的城市，
城中層層的塔尖，如火似的燃着；
還有紅窗的客店；
日光盈溢的美酒；
明麗的水晶，
照着戈康達礦中的穴洞；
一去不回的夏日；
如飢如渴的慕戀；
脫洛城的火焰不息；
夕列的清光依然；
巨龍的眼睛睜着不睡；
女巫的鍋子騰躍作怪；
更有那黃金的船隻，
繞着以海為牆的台倭城；
似這般的幻想，恍恍惚惚，美麗光明，
他們一面唱着，打空中閃鑠過去；

我被他們的光亮，
閃得頭昏目眩，
我遂把眼閉了，
去避開那些烈熱厲光；
忽然間，
在黑暗的深夜中，
看見一個人，
熱汗滿背，
蹲在漆黑的洞裏，
給我的爐火採煤。

格布生的詩中的情節和結構，重複的很多，這是他的短處。初讀他詩的人嫌他單調的也不少但是我們若能領會他的誠懇的精神，不知不覺的也就把他的單調忘了。我記得有一年，他到我們的大學來讀詩，讀的是一首夜工(The night-shift)。詩中的情節是一個男子在礦裏做工被壓死了。他的妻子方產了一個兒子，並不曾知道他的死，但忽然不能安睡，只覺得胸口怪悶的，不能呼吸，說『我要悶死了，我要被黑暗壓死了，你們還不快快開放那個人嗎？』(她的丈夫是悶死在礦中的。)那晚格布生便用了極沉重的單調，來讀這首詩。聽他的人，有許多被他催眠得差不多要睡着了。我起初也是莫名其妙，只覺得他單調得可厭；後來慢慢的領會他的意思了：他竟能用那單調和沉悶的聲音，來製造出一種壓迫，黑暗，不能呼吸的空氣，使聽他讀詩的人，都能懸想那個不幸女子的感覺。我領會了他這個意味，便立刻把他的單調忘却了。現在我把這個經驗寫了出來，是爲他能代表格布生的誠懇的精神，和那個精神的力量。

格布生的詩，重複的地方很多，上面已經說過了。所以現在要把他介紹給國內的讀者，正不必多譯他的詩。我們但看下面所譯的兩首詩，也就可以明白他的主義了。

……………………

孩子 (The child)

人物　亞木司吳德曼
　　　弱安吳德曼　亞木司的妻子

佈景　在某大城中的下等地方的一個頂樓內。那時正當下午，有一線陽光從汚穢的窗縫中射了進來，照見室中空無一物的情形。室內一角，鋪着破爛的布和稻草，上面放着

一個孩子的屍體，弱安便蹲在他的旁邊。她是一個年輕的婦人，但是因爲飢餓和痛苦的磨折，變成了一個悴憔枯槁的人，所以看上去竟比她的年紀老得多了。房門開了，亞木司很疲倦的走了進來。他跛了一足，而且不住的咳嗽。當他跨着門檻的時候，他的妻子已經立了起來去迎接他。

弱｜他已經去了！

亞｜弱安，請你恕我，

弱｜亞木司，恕你？

亞｜唉，請你恕我——
請你恕我把你和孩子拋下了。
我不能坐着，
來等他死，
我又不能做什麼來救他。

弱｜你走了也好。
看一個孩子的死不是一件好頑的事……
但是……
等一切都完畢了，
我覺得那是一件最好的事。

亞｜妻子，最好的事？

弱｜是的，丈夫，
因爲他現在不吃苦了。

亞｜說起他吃的苦呵！
一個我，
他的父親，
不能做什麼來安慰他。
他哭着要麵包，
我——我沒有麪包——
我沒有麪包給他。
我想或者那是一件最好的事……
但是……
他如能活着……

弱｜亞木司，活着？
看一個孩子受餓不是一件好頑的事——……
看他一天一天的瘦削下去，
聽他哭着……

亞|

是的，他哭着要麵包——
一個我——他的父親——沒有麵包給他。
我情願把這幾個指頭做出骨頭來，
去救他——
做出骨頭來！
本來他們也差不多是骨頭了。
但是時勢不好，
工作稀少，
所以我必得看我的孩子受餓——
必得袖手坐着看他受餓——
必得看他受餓到死；
看他的小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削；
看飢餓去咬他的生命；
聽他的微弱聲音越變微弱。

弱|

他曾哭着要麵包……
他不用再哭了。
他現在不曉得餓了，
并且什麼都不要了。

亞|

他現在很安靜……
我們將永不再聽見他的聲音了。
他如能活着……
但他現在不爲痛苦磨折了，
他永不會有飢渴了。
雖然若再沒有造化，
我們兩人也要餓死。
但是飢餓不能咬我們的心了，
因爲我們知道他已經不在飢餓的掌握中了。

弱|

你若再找不到工作，
看上去我們是要餓死的了；
即使我現在有了自由……
有了自由去找工作。
他現在是不需我了；
他永遠也不會再需我。
上帝！呀我是自由了……
自由了！

亞|

他們但對我看看，

又搖搖頭；
妻子，我從前也很強壯，
若有工作，
也儘能去做。
但是時勢不好，
工作稀少；
所以我必得空閑坐着，
空閑着那應該爲他賺麵包的雙手，
守着他餓死，
守着他爲了沒有食物餓死。
我給了他生命，
但是不能養育那我所給的生命。

弱——亞木司，你從前是很堅定的，
你的工總做得極好；
我也曾做過工的；
但是我們一文也沒有，
也沒有一口糧食。
請你把那塊麵包取下了，
爲你自己切一片；
你成天不曾吃了什麼。

亞——妻子，你呢？

弱——不，我現在不能吃。
他飲了牛乳，
但他不能吃麵包，
他病得不能吃了。

亞——他哭着向我要麵包，
我沒有麵包給他。
我不能早點給他麵包，
妻子，我現在怎樣吃得下呢？

（他們兩人靠着窗沿坐在一個倒放着的空橘子箱上面，靜默了好一會。）

弱——你今天咳得更利害了。
你不曾吃了什麼，
你除了咳嗽的時候，
坐得那麼靜啊！

亞——妻子，我方想着。

弱——想着！

人兒，不要想罷，

在這樣的時勢中

想着很不好。

我不敢——

一個我——生了他，

又喂了他的乳。

亞——妻子，我方想着一個小孩子。

弱——想着他？

强——不，不是想着他，

是想着一個快活的孩子，

他終日在小河中游嬉，

那小河就是在他的父親的小屋前流過的。

當我這樣想着的時候，

我好像聽見那水的快樂的聲響——

就是從前終日在我耳內的聲響，

雖然我那時不曾聽見他，

就是聽見了，也不曾注意他。

是的，我是想着一個快活的孩子——

一個快活的孩子……

但是，也想着他；

因爲我聽着那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我們心愛的孩子

已經不是又冷又沒生命，

臥在那堆破布上面了，

他已經離了這個凶惡的城市，

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在北方的山中，

終日在一個小屋前面的小河中，

很快活的游嬉着。

妻子，你難道不聽見那水聲嗎？

那水跑進跑出的聲嗎？

那水在石子中間跑進跑出，

和在圓石上面翻觔斗的聲嗎？

他聽不見這聲音，

因爲他太快活了。

妻子呵！你難道不聽見那水聲嗎？
那流着的水，流着，流着……
（他們兩人互握着手坐着眼看着烟突外面的天空。於是空中漸漸的暗了下來。）

……………………………………

墓石（The stone）

她說，『你肯爲他刻一塊石。
去放在他的頭上嗎？
你肯爲他刻一塊石嗎？
爲他刻一塊石嗎？』

* * * * *

三日前有一塊裂石，
把她的情人壓死在石坑中，
因爲他太大意了，
不曾聽得那報告危險的音號——
他年紀很輕，勇敢偉大，
他心中的願望方如春花含苞，……
忽然電光一閃，
他就在那個碎石的下面，
變了一堆死泥枯灰，
和那長眠的石塊作伴。

* * * * *

我心裏碎碎的跳着，
想去把這個凶信告訴她，
但是已經有人先去了；
那個蠢蟲，
急急忙忙的衝開了她的爹爹的大門，
一口氣兒把那信兒告了她：
他竟把她的情人擊死了，
他竟把她的心擊死了，
他竟把她的生命擊死了，
他把那已死的生命，
擲在她的脚下，
匆匆的便走了。

* *

我來的時候，她獨自一人站着，
好好的一個女子，變了一塊石頭：
她雖然不說什麼，
我曉得她已經知道一切了。

* * *

她的心是已經死了，
她不能嘆息，也不能悲傷。
她的母親哭了，
她不能哭；
她的情人睡了，
她不能睡。
三日三夜，
她不能動作，
三日也好，三夜也好，
於她總是一樣，
她從日落到日出，
從黎明到天暮，
不曾閉過眼睛，
她直瞪瞪的睜着那無淚的眼睛，
似乎一物不見，
實在樣樣都看見了。

* * *

第四晚上，
我從工場回來，
忽然遇見她在我的門口。
她說：『你肯爲他刻一塊石嗎？』
她不更多說了，
她跟着我走了進來，
倒在一張椅子上，
睜着那灰色的眼睛，
直瞪瞪的對我看着。
當她這樣靜待着的時候，
我覺得她那雙死灰色的眼睛，
竟把我的心摘去了，
把我的呼吸止住了，
把我的熱血凝住了；

他們把我的骨頭都割開了，
他們像冷鋼一樣，
把我的骨髓都鑿穿了。

* * * * *

我立了起來，去找到了一塊石頭，
把他刻得方方平平；
我刻石的時候，
她坐在那張椅子裏，
在我旁邊看守着。
一晚一晚，
我在燭火下面刻她的情人的名字，
一晚一晚，
她像鬼魂一樣靜悄悄的到我的屋裏來；
她在我身旁的椅中坐下，
把那火焰似的眼睛對我看着。

* * * * *

我每擊一下，
她總緊緊的看着：
她也不行動，
也不說話：
在那極靜的工屋中，
除了木錐的聲音，
竟沒有一點震動。

* * * * *

我的疲勞的雙手，
被她的眼睛緊緊的釘着，
差不多要焚燒起來了。
她張開了那蒼白無血的嘴唇，
咽住了那有進無出的呼吸，
眼不轉瞬的看守着我，
我的鑿子在石上鑿一下，
死神便在她的心上鑿一下，
我和死神兩個，
大家協力的刻鑿着。

* * * * *

直到後來，

我的工作完了，
我把那木錐放下了，
那時她好像得到了最後的平安，
輕輕的叫了一聲他的名字，
嘆了一口長氣，
慢慢的走出了我的大門，
就永遠不再跨進我的門檻了。

* * *

明天晚上，
我獨自一人在深夜中作工，
去把她的名字刻在那塊墓石上。

名人軼事

諾斯克利甫

已故英國新聞界之王，諾斯克利甫，其畢生事實，久爲人所共悉。但尚有一回趣事，最近在英國傳爲美談；就是諾氏之妻於本年四月五日與英國自由黨協會名譽幹事哈特生結婚，實出諾氏自己囑付也。

諾氏之妻在十五年前與新郎哈特生發生戀愛。哈氏在去今二十八年前。離妻鰥居，亦一心愛慕諾氏之妻。諾氏早經知悉。故每偕夫人旅行，必邀哈特生同行。而且時時勸告夫人自己情願與她離婚，成全他們美事。但夫人名譽心重，怕世人唾罵，不肯聽從。諾氏得病以後，更屢屢勸告。臨死前五日又命夫人召哈特生同至床前，鄭重說道；『我死後一月，你們二人千萬趕早結婚』當時二人見諾氏鄭重聲言，不便違拗，才互行約束。但諾氏死後，夫人猶不忍卽時離去，故直遲至四月五日始與哈特生結婚，並依諾氏遺言，還得有一千萬圓的粧奩費云。(志)

一九二二年間美國的科學界

健孟

經過黑暗時代以後，歐洲漸漸放出近代科學的光明來了；又經過許多研究，數學，物理化學，電學等科學都漸臻完善了。但在若干年前，科學內容尚遠不如今日的複雜，一人通曉一門的全部，或兼通數門，尚比較的容易；而且新理也不難由一人的力量發見出來。到了近年就不然了，科學日新月異的進步，一人的力量要知道些已發見的事實還可能，若要再加以新的探究，則有所不能了。現代研究科學已有這兩種傾向；便是一人之力已不能通治全部，而祇能研究其一小部分；可是要深究這一小部分的科學時，却往往與別門科學相牽連。因此現代科學已不是一人可以獨力研究的學問，欲求有新進步，非有許數人互相協作不可，於是巨大的研究所及試驗室等成為十分重要。去年美國科學會中提出論文的人，都是在大規模的研究院或在設備完全的大學實驗室中工作多年的學者，便是這個緣故。

在從前的時候，科學家皆以為物質是有七十或八十種，這些不同的物質，皆由不同的原子造成。物質分到不可再分割的時候，便成為原子，這是物質的基本質『原質』之所以有多種，全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原子』的緣故。到一九一一年以後，發生了所謂『原子物理學』的研究，等到了去年遂告成功。現在知道各種原質的不同，並不因有各種不同原子的緣故，分到不可分的基本質料，並沒有多種，實在只有兩種，一種是電子（Electron），一種是原子（Proton）各種物質盡由這兩種物質造成，因為他們的數目多少不同和排列不同，遂變成各種不同的原質了。

這兩種東西——電子與原子，——是一切物質的基本單位，而且同時也是電的基本單位。這是怎麼說呢？原子物理學上說，當兩者羣集一起，比較的靜止穩定的時候，便成為物質；一到他們離羣而活動的時候，遂發生靜電氣了。如果激動他們流過傳

導體，他們能極快的流去成爲電流。所以電與物質同是一樣東西，也同是這樣東西只是在不同的狀態之下，是不同的現象能了。

研究這種問題的功臣，首當推英國岡橋大學的亞斯登博士(Dr. F. W. Aston)，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米里侃博士(Dr. R. S. Millikan)也是研究這問題的重要人物。一九二二年他曾將這研究提出於美國科學進步會，將研究的詳細情形，報告該會。

去年美國科學進步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係在哈佛大學開會，期間是在耶穌誕日的假期中，各研究者將當年研究所得的結果，盡向該會去報告，以作一年中成績的總結。當時提出的論文約有千篇，被稱爲歷年希有的盛會。現在不及將各項所提出的事情詳細敍述，只將幾項重要的說明大要罷了。

米里侃說電子和原子(Proton)都是非常微細，幾乎令人不能想像。他說計算電子，須芝加哥的居民一齊來數，每天作二十小時的工作，到二萬年後纔數得清楚，——能够數明所有的電子麽?不，他說僅在普通油燈的燈帶上，於一秒鐘所經過的電子數能了。因爲電子與原子的直徑，大僅八一英吋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分之八，原子的重量是一盎司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分之六。電子的重量大只一，八四五分之一罷了。

關於物理學方面提出的論文，有培爾博士(Dr. Louis Bell)論原子(此指 Atom)的變質，此外說明質與力顯然性質相同的論文更多。斯羅松博士(Dr. E. E. Slosson)論力 (Power)的來源，當有以下各種：(一)地心的熱，(二)地中礦物及金屬的起養化，(三)潮濤(四)太陽系的放射熱，(五)光電池(Photo-electric cells)，(六)地面的電位差(七)風(八)浪(九)分子力及(十)原子的內部能力。

關於疾病及衛生方面的論文，重要的有康納爾大學的法蘭特博士 (Dr. Farrand) 及哈佛大學的斯賓頓博士(Dr. H. J. Spinden)。法蘭特說美國近五十年來人們已知道衛生乃是公衆的事，並非私人所能爲力的。一方面因醫學家細菌學家和生物學的努力，防衛的方法漸次周密，從前死於普通傳染病者，近代已有法可以避免，所以統計平均的壽命較前已增大許多。計算一八七〇年間的人民均平壽數爲四一歲，到一九一〇年增到五二歲半；到今則爲五六歲了。若在印度因衛生上的設

備不完全，人多中途夭亡，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四歲罷了。

如果人能防禦因微生物的侵害而起的疾病，則人必能生存到自己的機體之一部損壞之後方纔死亡。近來因機能的失調而死者，多由於心臟及腎臟的失其功能。他種疾病，如胃癌，致死者也很不少，而這種疾病的原因，現在還不能查究明白。

民族的盛衰與人民的健康確有極大關係，古代希臘文明的中途衰絕，有人說是由於瘧疾的蔓延。斯賓頓對於這問題，詳加討論，題目是『古希臘和羅馬的瘧疾』(Malaria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他說希臘本生有傳瘧的蚊子(Anopheles)很多，但沒有瘧疾微生物，所以雖有這種蚊子，不足爲害。後因希臘捕擄外國人民入境，遂將瘧蟲傳入境內，瘧蚊爲之傳播，希臘人遂生寒熱病。該地人民因向來沒有這樣疾病，抵抗力極其薄弱，病勢遂如野火燎原一般，無法熄滅，於是人民衰弱不振，文明也隨之衰頹。墨西哥的後來衰微，和被西班牙人征服，說也由於類似的原因，不過那擾亂者不是瘧疾，而是天然痘罷了。

疾病的關係於民族盛衰既這般大，所以科學家和醫學家對於新輸入的病源，往往竭力防禦。歐美自交通發達，與各地人民相接觸以後，新疾病，如黃熱，睡病等，常常傳染進去，所以不受着大害者，斯賓頓博士說實由於近來科學衞生學等進步，防禦周密，故能防止其蔓延。

關於生物學方面的研究，華盛頓的卡耐奇研究院提出論文數篇，其重要的，是設法模仿植物製造食料之法以製造燃料。植物自生在日光空氣之下，能攝取大氣中炭質，和借日光能力之助，而造成有用的物質，這固爲多數人所知道。但他們怎樣能攝收這炭質和利用這日光能力呢？這正是卡耐奇研究院中學者所急於知道的目的了。他們以爲詳爲能細知道那化學進行的順序之後，必能用機械模仿他們的法則製造酒精及有可燃性的輕炭物質的。

萊勃博士(Dr. Jacques Loeb)是久在美國任事的德國比較生理學家，他現任洛凱非羅研究所的生理學主任，在唯物說的生物學上久負盛名。他這次提出的意見，是說生物體中的類似蛋質(Protein)並不屬於膠質(Colloids)，不過其分子團集得極大，而且極其複雜，同時竟能呈鹽基性反應和酸性反應。

萊勃是現代唯物的生物學的領袖，這一派的意見，在近代科學界中占極重要的位置。他們對於生命的進行，完全認爲一種物理化學的作用，別無什麼定律的。只是生物的生活現象比無

機物複雜得多，生物與無生物的異點，也只在這複雜（Complexity）一點上罷了。

美國對於麥類葉銹菌的防禦本是很重要的問題，去年褒陀（Purdue）的梅痕斯博士（Dr. E. B. Mains）向會中提出一項報告，他想造出對於葉銹菌有強大抵抗力的麥種。小麥變種不下二百種，葉銹菌種類則有不下十餘，考察得各種小麥對於葉銹菌的抵抗力強弱不一，於是他想把這對於某種葉銹菌抵抗力最強的小麥選起，另外再取對於各種葉銹菌的抵抗力都強的麥種來配，以造成新種。但行這種試驗手續極繁，於是改變方針，好在葉銹菌雖有十餘種之多，但見於一地者，則只有數種，只要能夠造出能抵抗這幾種葉銹菌的雜種來，便能在一區域內安全種植——雖然移植別地時仍不免受別種葉銹菌之害——手續比較的省。梅痕斯說此種麥種必有成功的希望。

哈佛大學的笛克松博士（Dr. R. B. Dioxon）研究美洲印度人的來源，得了許多新概念。他度量各時代及各地的美洲印度人的頭骨數千人；這本是人類學者通行的研究方法，用以研究人種的親的緣同異的。今笛克松更擴廣這用法以研究美洲印度人的來源，知道他們的來源很是複雜，其祖先有黑種，高加索種，蒙古種，及澳大利種。數千年前，這些人種自亞洲渡過白林海峽（Bering Strait）而至美洲，其後裔遂成今日的美洲印度人。衆人對於這種說明都很注意，而且承認這是極有價值的論料。但哥侖布大學人類學碩學波士博士（Dr. Boaz）雖也承認笛克松的觀察很有價值，只是對於他的只用測度頭骨的方法來作證明，似很持反對的態度。這種問題，關係複雜，解釋明白原不容易，更詳明的論斷，自不能不待將來的研究了。

此外關於天文學考古學等都有重要的論文提出。美國地震學會的通利博士（C. D. Townley）說地震的發動，與日月的作動實有密切的關係；如月球吸引地面而竟得發生潮濤，潮濤的作用於巖石，又是極有影響的。關於較小而有趣的問題，有託龍陀的侃立克博士提出『海洋爲什麼是藍色的？』（Why is the ocean blue？）一文，說明海洋與天空所以咸藍色之理，并且說因天空的反映，所以海洋愈加呈藍色云云。又有別一個食料研究者，向會中提出報告，說椰子中常潛居甲蟲及他種昆蟲，牛羊食此小蟲，其榮養價值實不亞於食其肉質。

最後，我們不能不約略說及的，更有哈佛大學的勃璐斯博士（Dr. C. T. Brues）的蚤與鼠傳染疾病的討論。他說不特鼠

疫(Bubonic plague)的傳播，以蚤與鼠爲媒介，卽小兒痲痺病(Infantile paralysis)也由他們傳播的，所以鼠及蚤實爲大害之源。他說如果此說確實證明之後，第一救濟方法只有滅鼠。鼠在美國由他所引起的別的損害不說，只因他的喫食，每年約消費也不下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之多。

物璐斯假定痲痺病由於鼠與蚤的傳播，有很強的兩種論據；一是這種疾病在夏季最多，適與夏季昆蟲的生活繁盛相關；一是查考這種疾病的多寡，與鼠的多寡很有關係，鼠多的地方這種疾病便也增多，否則疾病便少，因此知道這病與鼠的多少是相並行的了。

科學教育的價值

科學是使民族進於強盛的武器，換一句話，便是科學愈發達的民族則愈適於生存。然而這武器從那裏製造出來的呢？這當然是從人民的腦裏製造出來的。若更進一步問：要怎樣的腦纔能發明科學，爲什麼有些民族很少科學的發明呢？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有些民族，性質不良，沒有發明科學的能力的，一說是因爲環境和教育不良的緣故。現在單就教育一方面講，教育要養成將來的科學人才，必須先養成『科學的心』。然而科學的心怎樣養成的呢？這却還當應用科學。科學是研究凡事的原因結果條律原理的學問，是確知各事物的究竟和統理各事物的學問。小孩的好奇，好多細說，好嘗試，好蒐集，好質問，這便是科學的心的初現。乘這時期正可以指道他作科學的觀察——求眞實的觀察。他往往見了一花一石或雨水冰雪，無不新奇有趣。他初時只問這是『什麼』？後來乃進問這是『怎樣』？科學的進步都從要知道什麼與怎樣來的。

這科學的心發達起來，不特只是物理生物等科學上的重要發見，是其結果，便在平日的生活上也很重要。人若遇到無論什麼事件，若要得明白公平了解的論斷，沒有科學的心也是不行的。(高)

拉伕(註一)

徐蓲蘅

被珠江岸邊軍艦上轟轟烈烈地大砲聲,觀音山(註二)上連珠似的機關槍聲駁殼(註三)聲,經過三度四度恐嚇以後的廣州市民,連奔竄的閑暇都沒有,只得各各守住了本街的柵門(註四)和自家的屋門,曾不敢和鼠兒似的探出頭來望一望外面的情形,只像經過捕捉以後脫網的魚兒一樣的潛伏在地底裏。

經過一個月的沉寂之後,把佢們的胆略爲壯了一壯,正和久經潛伏的魚兒不得不浮到水面上去找尋些食物喫,所以日間街市上的人也略略地多了些。

* * * * *

實在被沉悶和寂寞厭迫得耐不住了的我,眞覺得住在屋裏膩煩得和監獄生活一樣。我對我久住在廣州的朋友說:

『可以到街上去走走麼?』

『可以,我也悶得慌!』

我們於是就出了寄寓的濠畔街,緩緩地向太平路走去。這裏是一條馬路,但是要不是我以前曾經來過幾趟的,我也不肯承認他是馬路了。路的中央,滿是一些零碎的沙石瓦屑凌亂的堆着,上面是栽培了五六寸長的好看的青草,兩邊各有一條手車(註五)通得過的路。我很替那些青草慶幸,禁不住心裏說:

『這裏也有你生活的餘地麼?在你,却不得不感激給與你生活的機會的人們了。』

我留心看那街上的房屋,幾家大些的肉店的鐵柵門,像緊緊地鎖着還不够防禦似的,連第二重門都只留了一個人僅可以出入的通路。小的幾家,雖則也有半開着門的,但是光顧的人,却一個都沒有。只有一家買涼粉白粥的攤邊,有六七輛手車停着,六七個車夫和十幾個苦力叢在那裏喝粥。大多數的舖門面前,都靜悄悄地見不到一個人影。有鐵柵的關住鐵柵,沒鐵柵的把

牌門一絲不透風的上着。門前更有不同式樣的白色紙條貼着，寫上『貨物搬空暫停交易』『家中有事休業數天』等等同樣意思的句子。路上在視線所到的地方也只有疎疎落落地三五十個人影和幾十輛車影。四圍冷清清地，只有從遠處一聲兩聲因風送來的碼頭上的汽笛聲摩托車的喇叭聲傳在耳鼓裏。我們一直在騎樓下向着到珠江堤岸的方位走，雖則這太陽依舊像往時的很慈悲的發放熱和光，我們的心胸，却都很孤凄似的默着，兩個人不曾交一句話。

我們一直經了太平南路，就到了西濠口了。一條黃蕩蕩地珠江，橫在我們面前，但是江中的寂寞，正和我們來的那條路一樣，許多的電艇蛋船都悄悄地停在江邊，不消說船中是沒有人的。我心裏立刻生了一個虛玄的念頭：

『大約珠江也經過長期間的工作，要休息一回罷。』

在這裏有江水打着船艇的聲音，很清脆均勻的可以聽得見。來往的行人和車輛，却比剛纔已經增添了許多。一部分是頭戴黃色的竹編帽，身穿黃色的制服，肩上背了槍更裝上刺刀的兵士們，我看見了他們，心裏立刻戰抖了一下，好像他們腰邊的彈槍上的刀就準備到我身上來似的，刀尤其是映着太陽放射出凶狠之光來，使我的頭立刻垂下去。突然聽見我的朋友說：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我看了一看，才覺得已經走到路的盡頭了，在丁字軌的路上，已經走到直線的頂點了。我說：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到西濠酒店去坐坐罷，』

『難道西濠不關上門麼？』

『不關的。』

我們轉了灣，不一回到了西濠酒店。酒店的門，只開了半扇，一個武裝警察和一個商團團兵分兩旁立着，門的兩邊，都張了很縝密的鐵絲網（註六），我怯生生地走攏去看見網上一張白紙條上，寫了『生電危險行人勿近』八個字。我的記憶，於是立刻回到一個月前的報紙上去『西濠酒店電網斃人』的八個字，很快的映到我眼底來。想到這網底下的寃魂，使我孤凄得不想進去。但是我終於很小心的進了這扇門。——實際上現在的生電並不放射，我却總看他是一件會殺人的危險器具，正和劊子手的刀一樣。

我們上了電梯，進了天台的西餐樓。裏面有兩個美國水兵坐

在那裏，另外還有三五個面貌很刁鑽古怪的人。我也不去留心他們，只坐下來很孤凄似的喫着東西。我的朋友操着鄉音很低聲的和我說：

『請你不要多話！』

『爲什麼？』

『此地的偵探多着呢，若說你批評一句□□或是說一句□□的壞話；他們就有本領請你到軍法處去。』

『哦，難道這樣的麼？……可是我們講的是外江話，（註七）他們不會懂的。』

『放低聲些！你眞笨伯！難道沒有懂外江話的偵探和外江偵探麼？』

於是我就沉默了，在這個當兒，我們所能談論的，也只有菜味的好壞的範圍了。

* * * *

驀然被一股嘈雜的聲音，擾亂了餐室的秩序，我心裏立刻想着：『怕出了什麼事？』於是恐慌來佔據我的心坎，倉皇的神色，立時顯露到面上來。我看了看我朋友的臉色，也呈驚異失措的樣子，這時候全餐室裏十來個人，都跑出騎樓，憑着欄杆向下面望着珠江岸邊的長堤馬路。我的朋友立刻起身，我也跟在後面一齊跑出去。在我們後面來的，却是兩個美國水兵。一個美國水兵先急促的問道：

『What is matter?』

當中有一個人也操着英語回答說

『Catch Coli.——苦力——』

我於是就知道是拉伕的一回事了。同時我的朋友望了一望也對我說：

『不怕！不怕！是丘八拉伕。』

我就把心神鎭攝了一下，也挨上前去向下望。這拉伕的聲浪，振在我的耳鼓裏也有好幾次，但是我親眼看見還是第一遭。在這裏對準視線的珠江邊的馬路上，有一隊苦力緩緩地走過來，大約這裏面有三十多個人。其中也有十四五歲未成年的孩童；也有幾個披散了頭髮的女苦力；更有三四個衣服穿得很整齊不像苦力的。手上有執了一支扁擔的；有拿了一條繩索的。伹們的前後左右，都是頭戴黃色竹編帽，身穿黃色制服，肩上背了槍，槍上更裝着刺刀的兵士管押着走。從上面四樓頂層望伹們的臉色，都不能十分淸楚。然而伹們趦趄不進的脚步，和被押着的

囚犯似的神情，更有拿衣角拭臉上眼淚的動作，都明瞭的可以看得見。大約穿黃色衣服的兄弟們，看了這些情形更不耐煩起來，一聲聲地催促佢們，更有用手在佢們背上推幾下的。佢們都頭也不擡的和羊兒一樣的被驅迫着走，或者佢們這時候的況味，也許和羊兒牽到屠場上去的一樣，懷着待判決的無窮的苦痛。這種情形映到我的眼底裏，慘痛就立刻侵襲到我的心裏，心臟發生加速率的跳動來。我想回轉頭去不看，但是又不能。我只是兩隻眼睛很孤淒似的向下面注射，心裏戰抖抖地像也被驅迫着走似的恐慌和慘痛混做一團。一壁又尋思着：

『何嘗這不是我們的兄弟們呢。怎麼不過著了一身黃色衣服，背上一枝槍，就這樣的蠻橫可怕起來！難道因為黃色衣服和槍一到他們身上，魔鬼就會鑽進他們心坎裏去？要不然怎麼會肯替不知誰何去拚命橫着心殺害自己的兄弟姊妹們呢？……一個月十二元省紙(註八)的餉糈……』

我想到這裏，我的朋友却在我頭上拍了一下，把思路打斷了。我回過頭去，他說：

『你看天不是快晚了麼？早些喫完了，我們好回去：』

我一壁答應着，一壁仍舊向下面望。佢們已走遠了好多路，到了江邊的碼頭了。這碼頭裏，停泊着一隻灰色的裝兵的船，上面一張旗高高地在桅杆上飄蕩，碼頭的出口處，也守着兩個兵士。這三十幾個人都被監督着一個一個地很遲滯的走了進去。但是這碼頭僅僅是我視線所及的地方，不能再看得清楚些，隨後只見一大叢黑色的人頭簇擁在一處，也再望不見佢們的動作了。我莫明其妙的走了轉來，仍回到我的坐處。幾個人都散了，只有兩個美國水兵正起勁的端着酒杯狂飲。我的朋友說：

『再喫些什麼？』

『不喫了！』

『我們從後門出去罷。』

於是我們落了電梯，出了西濠酒店的後門。——那邊是長堤裏面的一條馬路，從這裏走，可以少見些兵士們的蹤跡。——更叫了兩輛手車回去，

車行在久不修整的馬路上，從珠江中一陣狂風吹來，地上的沙泥，就陣陣地直撲上面來，迫得我閉上眼睛，然而一合上眼，剛纔的情景，又映影到面前。我心裏想：

『生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在這裏簡直根究不出意義來。他們，穿黃衣服的兄弟們，在他們的船開到了戰地，他們得了官

長的命令往臨前敵的時候，把他們的血肉去攖銳利的子彈和刀尖；更以銳利的子彈和刀尖發放到別人身上去。他們身上的一滴血，一塊肉，一件肢體，不知應該丟失在什麼地方？這些情形，縱然他們是極愚笨的，現在也許想及，他們怎麼會願意去呢？佢們被拉了去強充伕役的兄弟姊妹們。佢們三十幾個人，總也能想到這是什麼一回事呵！却只要幾個穿黃衣服的兄弟們監守着，佢們膽怯得就和被牽着走的羊兒一樣。若說佢們都立着不走，難道眞一個一個地他們都有膽量給槍斃麼？……

『戰爭，爲民族而戰爭，也許是褊狹的國家主義者所許可的。但是你們都是中國人呵！而且你們都是廣東人呵！……再這樣的推理下去，勢必廣州一市也自己相殺起來，一個家庭當中也相殺起來，要再絕端些，你們的左手和右手都許起了戰爭！……

『這生命究竟有什麼意義？人究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

我這樣迷迷茫茫地想了一回，手車却早停在濠畔街口了。

* * * * *

回到了寓所，我正在沉沉悶悶地思念的當兒，我的朋友却走過來說：

『今天的情形你看見了麼？這些人被拉了去也不知是死是活？——這裏的轎夫亞妹，不是你見過他的麼？他在間壁的轎埠裏也多年了。八天以前，他被拉了去，前天才脫逃回來。他對亞潘——寓所裏的聽差——說：「被拉去的一共二十七個人，我在出發以前很清楚的。我們被裝載在運牲畜的貨車裏，跟着大隊出發，從早上六點鐘到午後四點鐘才到韶關。（註九）一共幽閉在貨車中的二十七個人，也有大聲呼喊的，也有頓足號跳的，也有流淚飲泣的，但是車輪隆隆地響，這些聲音，他們——指兵士——也不會聽見。若說會聽見的話，同伴們也不敢如此了。我在車上，只是想着我活了三十四歲的命！想着我那老婆大約死的時期不遠了。但是想來想去，想不出一條脫逃的妙計！一直到韶關下了車，再走了好些路程。我對看守的兵士哀求說「兄弟！（註十）我要出恭」一兵士看了看四圍都是叢林，已經望不見前面的村落了。他答應了我，同伴們向前行去，他就留着看守我。我進了叢林，把身子蹲下去。遠望着這兵士遙遙地立着，大約差了我三十步路遠近。想着就乘此脫逃，又恐怕他開鎗轟擊，轉念死在這個地方，總比死到前面去清爽些。立刻趁他回過頭去的當兒，站起身來拼命的拔脚飛跑了好一回，在一處叢草很長的地方鑽進去伏了。我頭也不會回一回，心裏恐慌着那槍彈着到背脊

上去。在叢草中我戰抖得縮做一團，儘向那深處沒命的鑽。豎起耳朶來，只聽見幾聲銀雞（註十一）聲，和脚步聲，和一兩響槍聲。但是不一回就岑寂了。大約我再伏上些時，天就黑下來了。在那裏挨了一夜，第二天不敢回原路去，走在叢林裏竄來竄去的跑上一天，將晚才尋得了一條路。雖則肚中飢餓得要死，但是我總以爲餓死比槍彈打死好些。從這條路足足地拚命的跑上四天半，才回到省城。沿途只討喫了六七次飯……』——亞潘說他現在頭上手上身上有好多處荊棘刺傷的瘢痕，雙脚更紅腫得非常，脚底裏還血淋淋地滲着血呢！人呢，更像從棺材裏出來的一樣可怕。……』

我的朋友說完了這篇話，沉默了。

從我悲涼的心境中只能回答他一個字：

『啊！……』

半響之後，我的朋友更很慨嘆似的說：

『這樣潦亂的時世，像捉混水魚兒似的，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把性命丟了。我望你還是不要出去走走，一個人尤其危險！』

『難道我們也會被拉麼？』

『怎麼不會呢？這會被拉的，你不見有衣服穿得很整齊的麼？而且你看今天報上，善長仁翁都要領襟章呢，也怕被拉了去。』

『我們這些人，眞是手無縛鷄之力，試問拉去有什麼用？』

『他們何常要拉你的人，要拉你的荷包（註十二）罷了。若說你的荷包拉不着，就拉了你的人去……所以出門去帶錢怕搶；不帶錢還性命交關！』

『有怎麼一回事？』

『你不相信，去試試看！』

我的朋友好像有點氣憤的樣子，走開了。我的思想，更拉拉雜雜地奔湊攏來。越思念心裏越戰慄，覺得四面八方的危險都在那裏窺伺我。心裏喊了一聲：

『我何苦要到廣州來！』

轉念又覺得無聊起來，在室內驢推磨似的打了一回迴旋。很無意味的翻開報紙來讀，有兩條新聞很觸目的印證到我心頭來！

□□□的佈告說：

『……查北江戰事發生，凡有軍隊出發，需用伕役，由兵站及各軍隊招募。……近因各鄉渡船停擺，若下鄉招募交通阻梗，未能前往。不得不就地招募。當派員設法尋覓，諄囑務須素當苦力

之人，切勿稍有擾累。……先後僱得拉役約五百名。……其中有不甚願意充當者，亦從無加以強迫事情。……□□忝任地方，撫綏之不暇，無再加騷擾之理！……』

在『善長仁翁怕拉伕』的那條裏說：

『廣仁善堂致□□□函云；「敬啓者：連日軍隊出發，街上拉伕充當雜役。敝同人到堂辦公，……誠恐於半途遇拉伕差役，彼此誤會，特發出襟章憑證，以爲標識。用即將襟章模樣，呈送鈞座，請祈察閱即飭貴差知照爲荷。……」』

一九二二年八月一二日於廣州。

（註一）伕和夫同意。拉伕即強拉夫役的意思。粵人關於夫役的夫，都寫做伕，如轎伕清道伕……等，然泛稱勞働者叫苦力。

（註二）廣州市內的一座山，戰時有軍隊駐守。

（註三）自廣州政局變化以來，市內的街坊里巷都自設木柵資防守。晚上九時下鎖，天明才通行人。遇到緊急的時候，就紛紛關鎖。

（註四）一種舊式的槍名。

（註五）粵人稱人力車叫手車。

（註六）大公司大商店爲臨時防匪徒搶掠起見，四面滿佈鐵絲網，通以電流，誤觸之有生命的危害。

（註七）粵人稱非粵的中國人叫外江人，非粵語的中國語叫外江話。但廣西福建爲例外。

（註八）粵中不通行中國國立銀行紙幣，發行一種省立銀行紙幣，簡稱做省紙。戰端未開之先，省行已停止兌現，戰時省紙價格，每元僅值四角。

（註九）爲粵中之一要塞，距廣州千餘里，有火車可通。

（註十）粵人稱兄弟，與江浙人之意義略異，微有尊敬親切的意思。

（註十一）粵人稱雙毫叫銀雞。

（註十二）粵人稱錢袋叫荷包，即腰包之意。

名人軼事

鮑爾札克

有一個人講過鮑爾札克的故事；鮑爾札克(Balzac)是法國大名鼎鼎的小說家，可是他不甚有錢。有一晚上，他正在床躺下，還沒睡着，忽聽得外面聲響；有一個人悄悄的走進屋子來。原來那人是偷兒。他以爲鮑爾札克正在睡着，所以想把他的寫字桌撬開，剛在那當兒，忽聽得床裏面發出笑聲。那偷兒嚇了一跳，忙問道：『你爲什麼笑？』鮑爾札克答道：『好朋友啊，我自已在這寫字桌裏白日還找不出什麼，你倒冒險，深夜到這裏來找錢，我是因爲這樣笑的。』那偷兒聽了這話，忙走了出去，鮑爾札克的錢沒有被偷去。（魯）

諾厄爾節之前一日

法國歹里野著

李劼人譯

院長巴斯喀羅瓦爾丹，也就是這個維歪小教區內的署理祭司，等着他那最後一個懺悔的人走後，便來把懺悔室的側門關了。這一天正是諾厄爾節的前一天，整隊來懺悔的很多，因為村裏的信徒都熱烈的要洗淨他們的心田，以便瞻仰次日的大祭禮。教士走出懺悔室時，心裏頗帶了一點秘密的安慰，黃昏也近了。絮一般釀在教堂旁邊林子上的積雪，穿過堂奧的花玻璃窗送進一股白光，因而那垂死的青灰顏色就和被流蘇懸在堂中的明燈上的火光交鬬起來。旁邊的兩個祭壇以及洗禮泉都已沈淪在黑暗中了。教士在大祭壇的階級上跪了一會。在他四周，一般誠虔的教友們特為半夜做彌撒之用，拿來裝飾歌經台的許多松枝柏葉，俱流露出一種帶樹脂的香氣，雖然砍下已經一下午，然而這種林野的綠色分子猶足以激勵院長使他回司鐸寓所之前誠心的默想起來。於是他就坐在一張歌經台的椅上，他那寬袖短禮服彷彿就放了一塊白痕在那黑色的橡木板上。

那般懺悔的人既咕嚕了一番懺悔願心走後，霎時那玄關的雙扇門便掩了起來；只聽見他們木屐聲響到外面逐漸逐漸就在雪上啞了下去，立刻那變成寂寞之鄉的教堂裏遂臨御了一種宗教的岑寂，而那帶樹脂的妙香也在這中間蕩漾起來。教士把額頭捧在手上，尋思這就是他就任以來，快要在維歪舉行的第三次諾厄爾節了，並且被一種報恩的情緒感動着，他便向着上帝低低道了一番感謝，因為自從他就了這聖職之初上帝遂以右手扶持着他，並把他遣到這個小村中，他的光陰遂豐富而太平的在這裏過了下去——他能够願意更好一點嗎？他的羊子已成就了一種熱心而馴善的羊羣；三年以來，沒有一樁汚行

敗壞了教會的門楣。只有他一位教友，老醫生哇勒米野，曾以他那自由思想者的惹事舉動惱過他，但這究是一位多麼正直的男子！……一定的，終有一日上帝會使他尋着他改善之道的。至於那位大邸宅的主人麥歇羅瓦羅，鍛鐵廠的富翁，雖然沾染了一點自由主義，可是仍規規矩矩盡了他宗教的職分，大家只是恭維他的仁愛。總之，一種眞幸福的平安臨御在村子裏，並且同樣的又享受了那教士家庭之樂，這確虧得色維里倫操作的殷勤，這是院長的姐姐，比他大兩歲，因爲她勤勤懇懇經管着家務的緣故。其實呢，在這一層上便不免有了一星黑點，因爲三個月來色維里倫的身體好像不很健康，她的性情也受了影響了。司鐸便沈思道：『可憐的女郎，她快要三十歲；而且同別的女郎一樣是願意出嫁的。她看見她那最鮮明的年華枯萎在這寂寞中，她必然要感着一種祕密的憂悶。她也同我一樣，並不曾接到那相助在獨身中耐磨的特別神惠哩……』在他的心裏，羅瓦爾丹院長對於他這愛姐，遂發生了一種溫柔的惻隱之情，並覺得因爲嫁資的缺乏不免就要罰她永遠當一個老處女……就在此時他便想起了色維里倫今天下午往蒲納司萊去了，是特爲到這位隣居教士處去懺悔的。現在她當然回了家，不消說定在寓所裏等着她的兄弟在……

他準備去同她會晤，便離了他的椅子，但他却感覺有一種人的哀怨的隱泣聲在一片小祭壇的暗陬中，又彷彿是一種歎息而末後竟變成了咽哽的哭聲。便吃了一驚，因他以爲這教堂是絕端走空了的。司鐸遂深爲感動。——在這暗陬中或者竟有一個不安的求慰藉的靈魂。——他便對着那哀怨聲音發出來的地方走去。立刻，一縷懸燈的微弱光線射下來，他借此竟辨識出了一個婦人的樣子頹然俯在一張祈禱凳的扶手上。因爲院長突然走到身旁，那女信徒便抬起頭來，於是在這兩眼潤溼的淡白臉上，巴斯喀羅瓦爾丹登時就認得是他的親姐姐。

他一面拿手推着那苦人的肩頭，一面就很吃驚的低聲說道：『色維里倫，有甚麼事？爲甚麼你哭？』

這一個欷歔着道：『兄弟！……啊兄弟，我是一個不幸的人，是上帝棄了的人！……』

眼淚重新又湧了出來，於是一種不安遂扼住了院長。

他用着一種莊嚴的聲口說道：『我不明白你的話，實則，在這裏解釋却不相宜……請到更衣室來罷！』

她起來了，很溫柔的靜靜的隨着他直到更衣室，更衣室的門

就在歌經台的右端。及至他們走入了這間溫暖而有陳設的房子，教士便刮燃了一根火柴把插在燭台上的燭蕊點起。

燭心蜷縮了一會，跟着那活潑潑的燭光使把色維里倫從頭至脚尖照着，她倚在一具玻璃廚的捲邊上，被羞恥悶着，好像被愁苦悶着的一樣。

司鐸用着一種苦心探索的眼光把色維里倫全身裹住，並且第一次在他姐姐的人品上注意到那種奇怪的沒緣由，他遂有了這種意外奇災的先知了。

他帶着那無耐性的神經道：『現在你可以說了；這樣的失望是甚麼意思？』

她將她的臉藏在手中答道：『哈！我可憐的巴斯咯，你可曉得我是怎麼樣的下賤啊！……不，我絕不能，我絕不敢的！』

『你究竟犯了甚麼過了？……說啊，你簡直把我弄糊塗了！』

她垂着頭，把那如焚的眼睛向鋪地石上定着，訥訥的道：

『兄弟，我有了孕了。』

『酣？……你瘋了嗎，你在做夢嗎？』

『我有了孕了……』

院長便因這求來的供狀大爲狼狽起來，好像當胸打了一拳似的，他簡直不能夠相信。

『可是……這却是不可能的……你除了到教堂外又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並且沒有一個男子在我們寓所裏來往……』

因爲她却凄然的搖着頭，他便忿怒起來，叫道：『且把這個同你犯罪的惡人的名字告訴我……看他能否來泯滅這種汚行，我就去找他……』

『就是羅瓦羅的兒子。』

院長遂爽然自失起來，把手捧着。

『鍛鐵廠主的兒子……馬爾色呼！……一個十八歲的小孩子……可惡啊！』

於是色維里倫低着頭，戰着唇，說完她那悲傷的供狀道：

『是的……你可記得在假期中，麥歇羅瓦羅請你給他的孩子補習拉丁麽……馬爾色每天使到寓所來，並且許多次工課畢後，你出了門，我在整理你的書房時，他還留在那裏用功……他常常把我看着，那樣子很是使我擾亂並在我腦筋裏放入了許多惡劣的思想。漸漸的，他居然同我親熱起來，使我竟沒有勇氣來自制了……有一天下午，你往蒲納司萊教士處講演去了，……他便不由分說的跑到寓所來借口要尋找一本字典……單

是我們在書房裏……他好生大胆，我也不及自衛，於是他就使我順了他的意……啊！——巴斯喀，慈悲一點，世界上我只有你了！……』

她遂跪了下去，但院長却怒極了將她推開：『一個小孩子！』他帶着一種失神的樣子又這樣說了一句。跟着那忿恨兜上心來，他遂叫道：『無恥的女人，你竟這樣和那下等婦女中的下等婦女似的被勾引了！……不要拖住我的脚，這是沒用的！……我絕不寬恕你！……』

他拿手摸着額頭，低低說道：『我昏了頭了！』其後，又被一種願力鼓蕩起，他遂粗聲的說道：『起來，我們回寓所去……且把這事掩藏着待你想解決的方法……這時，我絲毫不再向你多說了……』

兩個不幸的人只好把那利害的苦痛隱忍下去，免令那女僕懷疑，大家可以猜得出司鐸家的晚湯是何等的憂悶。當離開桌子時，院長便在他姐姐耳畔悄語道：『上樓到你房裏去，你不必去赴諾厄爾的祈禱……我就說你病了……我哩，我即刻就往教堂去……』

又是一回在那黑暗教堂的深處，院長跪在椅上，悄然細想起來：『上帝送給他的是何等可怕的危難啊！……他最親愛的姐姐，直到那時都是一位正直而聰明的女郎，竟可恥的被勾引了，並被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牽在罪惡裏面！……這情形是失望的。在這個青年男子和一個三十歲的女郎中間，又斷斷說不到預備婚姻的問題上去。』院長甚至不相信可以把這事去告訴前鐸：這樣便洩漏了那汚行，而且是何等的汚行！……在教區裏是何等的榜樣！……教士的親姐姐在全村人的跟前表暴出她那淫穢的憑證！……對於這位擔負牧羊之責的牧師那貞靜之路上，大家將怎樣的設想，而且他竟不能照管他身旁的勾引，竟不能防止同居一屋之下的恥辱？並且大主教一曉得了這件可惡的事，不知說些甚麼？院長彷彿竟被懸到示罪架上，由那全教區的人在指摘了……凡此種種，都因爲一個心術不正的被造物不知消滅她的妄念，不知反抗她可惡肉慾的衝動的緣故！……司鐸便把他的額頭在他所坐的椅楞上碰着，並自己打着胸膛，祈禱道：『我尊貴的上帝啊！救我，助我！……』

當他沈酣在這種悲哀的默想中時，那時間已滾滾的逝去了。半夜彌撒的鐘聲已鳴了第一次，教堂裏已燈火齊明，並且信徒們也漸漸的把那松枝裝飾的堂殿塡塞滿了。院長遂走入更衣

所換了禮服，不久便由一般穿教會衣服的頌聖歌的童子將他簇擁出來。雖然他只凝精聚神想着他卽刻便要奉行的大祭禮，然而他終是很擾亂的。甚至這種聖誕祭的經典也拿起他那快樂的 Alleluia 極不可抗的在精神上給他放入了許多可恥的默示，以致他所念的也彷彿是色維里倫的事。因爲在瞻聖禮之前，當他念誦福音之際，忽然便誦着：『Ecce puer natus est nobis——瞧這個小孩子便是爲我們而生的！』他的胸脯便緊張起來，他的言語也不能淸淸楚楚從他那哽咽的喉嚨中出來了。一面行着祭禮，他遂想着別的一個在罪惡中受孕的孩子，並且將於眼淚和恥辱中產生的孩子……在這種情緒紛擾之下遂從那痛苦的聯想上發生了一些思想，遂覺得他的忿恨和他的怒氣都把地位讓給了那一種友愛的惻隱之情去了：他哩，旣是寬仁厚德的上帝的執行者，他那有這種權力不憐憫的來處罰一位被造物？尤其對着那犯罪者失望，他豈不應該向她伸出那救人的手嗎，想着上帝之子，他之所以降生『原是爲來救世並解免他罪惡的』？他豈毫不曉得引誘是多麼的可怖，肌膚是多麼的脆弱，尤其是婦女的肌膚？……於是，及至那般誦聖詩的童子唱起了 Adeste Fideles 時，一種歔欷便緊結在羅瓦爾丹院長的喉嚨間而他的雙眼也含滿了淚珠……慈悲又把他征服了。

次日早晨，做畢了彌撒後，教士便去叩起醫生哇勒米野的門來。他知道這老醫生起得很早的果然他已看見他衣冠齊楚了。這一個一看見司鐸進來，臉上還帶着夜來苦惱的青白色，便取笑道：『吠！你來諮詢我嗎，院長……定然你消夜時吃得太多了？』

教士淒然說道：『麥歇哇勒米野，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我來奉託你一件最大的密事，一樁最大的苦惱……我所以相信你，因爲你是一位正直人，因爲你或者能給我一點好方法……』

於是鼓起勇氣，一字不遺的，他把他姐姐那件下作事向醫生說了出來。當他說的時候，那老實行家的嘴唇緊閉着同一道弧線一樣，而他的眼睛却被一種溫柔的惻隱之情潤溼了。

院長說完之後，他只低低說道：『可憐的少年！』……他便極親密的握住他的雙手又說一句道『可憐的少年！』

司鐸歎息道：『我的生命已失却了！』因爲他被這熱情的把握忽然把神經鬆懈了，因而他就哭了起來。

醫生道：『算了罷！算了罷！麥歇院長，却不應該這樣的狼狽啊！』

我曾經看過許多人都如此，而且還有許多最失望的情形！放心，你既然相信了我，總不會說枉自來敲了我的們……第一，要避却一切的壞言語，你的姐姐便應該離開維歪……就在這幾日內她便得隨意借一個因頭起身才好，她須得到巴黎，在我親自管理的產科醫院去，便在那裏生產……這樣，便也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知道……至於那小猴子哩……』

院長遂恨恨的接說道：『不錯，孩子呢？』

『小猴子麼，我便擔任了……我是不娶妻的人，所以許久我便夢想撫養一個……我將把他算在我的名下，因為我是不怕那些流言的，我！……而且，衆人有甚麼言語呢？……既然是個醫生，他便可以無論在甚麼年紀上犯些罪過，並且可以同別一個似的生許多孩子……現在，教士，你便不要再挂慮了……安安靜靜的去唱你的彌撒……其餘的事統交給我。』

院長便抱着醫生的頸項叫道：『哈！麥歇哇勒米野，你竟似福音喻言上的良善的撒馬利丹一樣了，你竟在我傷痕上傾了一些油和酒……你的行爲就是一位眞正上帝！……』

老醫生果然踐了他的言。縱然這行動太犯嫌疑，他竟自走往巴黎去接生了小孩子，自以爲是一個強健的少年。在這時間裏，羅瓦丹院長堅請調往教區彼端一個窮所裏去。他遂住在那裏，色維里倫仍來同居，每年到十二月末了，醫生哇勒米野總要來拜訪他們一次。他便將孩子帶了來使他認識，而這孩子便自名爲諾厄爾，紀念他得着一位假父的日子。

歹里野全名爲克洛德亞德馬爾昂德勒歹里野(Claude-Adhemar André Theuriet)，一八三三年十月八日生於馬爾里勒羅瓦(Marly-le-Roi)，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於布爾格納乃倫(Bourg-le-Reine)。一八五四年到巴黎在法科肄業，一八五七年得碩士，隨後便在外省當一个登錄處的稅官，繼而又充任財政部編輯員，這就是這位森林文學家最初的出處。

歹里野入文學界的贄禮是在巴黎雜誌和兩世界雜誌上投稿的幾首詩。他得法科碩士的後十年，便發表了一部詩集，名爲森林之路（Chemin des bois），此書一出便受了法蘭西學士的褒獎。及至他那祕聞(Nouvelle intimes)在一八七〇年出版後，更使他的名字廣播全國，成了一个奇怪的文人。

法郎士許歹里野是一位性情細膩的文人，有天然的愛情，有鄉野的感覺；不錯，歹里野確是一位森林文學家，他醉心的是自然的野綠，歌詠歎賞的也是林野的生活，由他介紹給吾人的也無非是『枝頭的吟嘯，葉底的流泉。』所以我們只要讀過他森林之下這部小說，就覺得他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詩人，同時又是一个畫師。因爲他心悅的既是林野，所以城市的生活在他看來直是五濁世界，不過他雖反對都市的生活，却又許可小城鎮中等人家。他不反對宗教，但也不許可宗教，他以爲宗教只好做个太平文物上不足輕重的點綴品。要之，歹里野是個嗜美的文人，所以愛自然；因爲他的命運接近森林之時甚久，他自己說

的，所以他尤愛野綠。他最著名的詩，幾乎爲全法國人人喜歡歌詠的爲筏工之歌一首(Chanson du vannier)。歹里野於一八九六年被選爲法蘭西學會會員。

歹里野平生作品甚多，擇其最著的列於後：

(詩)	森林之路(Le chemin des bois)	一八六七
	青與黑(Le bleu et le noir)	一八七三
	鳥巢(Les nids)	一八七九
	詩　(Peéies) 一八六〇一八七四	一八七九
	鄉人之書(Le livere de la payse)	一八八三
	我們的鳥(Nos oiseaux)	一八八六
	秋園(Gardin d' automne)	一八九四
(小說)	紀茸姑娘(Mademviselle Guignan)	一八七四
	熱辣爾的婚姻(Le mariage de Gerard)	一八七五
	昂熱爾的命運 La fortune d' Angele)	一八七九
	Raymonde	一八七七
	森林之下(Sons bois)	一八七八
	兩个巴爾波之家(La maison des deux Barbeaux)	一八七九
	獨自(Toute seule)	一八八〇

	赫乃倫((Helene)	一八八六
	惹克里倫之夫(Le mari de Gacquellne)	一八九一
	在玫瑰中(Dans les roses)	一八九九
	乳姊妹(La saur de lait)	一九〇三
	我的叔父弗洛(Mon ancle Flô)	一九〇六
(短篇)	爲少年人和老年人的故事 (Contes pour les jeunes et pour les vieux)	一八八六
	冬夜的故事(Cantes pour les soirs d' hiver)	一八八六
	日常生活的故事(Contes de la vie detons les jours)	一八八七
	森林故事(Contes de la foret)	一八八八
	林野故事(Contes foretiers)	一八九四
	唇形花的故事(Contes de la marjolaine)	一九〇一

上面所選的一篇，是他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應藍雜誌(藍雜誌是現在的名字，最初名字爲讀我雜誌，是紅封面，其後加一藍字，是藍封面。現在只用一藍字也是藍色封面；這是法國有名文學雜誌之一種。一九〇九年時尚是讀我雜誌)之請爲諾厄爾節所撰的，我們讀後，或許看得出歹里野一點對於宗教的思想，將來將他森林故事選譯數篇發表，便看得見他正面的思想了。

譯者附言

一九二二年諾厄爾節譯於法國，

好的預兆（獨幕喜劇）（續）

德國 Roderick Benedix 著

余芷湘譯

第六場

加羅麗勒利爾博克何德哈司（在外頭。）

利 我的上帝！有什麼事情？

加（在窗邊。）你來瞧！兩個喝醉了的人直向布龍西德撲來——在那裏草場上！

何德哈司先生從窗戶裏跳了出去！

何（在外頭，略遠一點。）你們這些混賬的東西，來看我的本事罷！

利（着驚。）這眞可怕啊！

加 那裏抓住了一個的胸膛。——現在別一隻手擒住了第二個。——他撞他們的頭！

利 這眞是一個勇士！

何（在外頭。）你們這些拆白黨，膽敢侮辱一個姑娘！

加 他打倒他們在地下！他們爬起來了——他們逃走了。他要追他們——布龍西德搖手叫他放他們去——他跟着她——他們回屋裏來了。

利 我現在竟不能安住嗎？這別墅這樣偏僻，離城稍遠，四周荒曠無人烟，恐怕還要碰見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勸你們，你們不從，你們捨不得這個歇夏的地方。今年七號那天搬來的時候，我不是很反對嗎？好拉，現在你們招出禍事來啦！

第七場

前人，布龍西德，何德哈司（從正門上。）

加（急邀布龍西德前，很小心地以手攙她進內。）布龍西德，你怎麼樣？

布（愉快地。）沒有什麼！

加 一點都沒有吃虧嗎？

布 一點都沒有，絕對沒有！我得救得快。

（親切地。）我心裏是怎樣地感謝你，好何德哈司先生！

何　（慌亂地站在門口不動。）我必得請你們原諒——

加｝
布｝怎麼呢？

何　我很明白，那實在不像樣——當姑娘們面前——這樣罵人——我對付他們的確太粗暴——當姑娘們面前，這實在不成體統——但是我是性急的人要是有人要侮辱一個姑娘——那我就忍不住我的脾氣。——還請你們原諒！

布　（親切地。）這眞用不着。

利　我——我——我怎麼這樣着驚——我的兩膝都發抖——

加　（以臂挽住他。）趕快，爹爹，去喝杯酒，你請安心何德哈司先生，請你原諒布龍西德，你在這兒好好地招待我們的客一會兒。（扶利爾博克下。）

布　（同扶利爾博克至門口。）儘管走，不用罣意！（走回。）老先生非常地着驚，請你原諒！

何　我的小姐，你眞不怪我當你們面前——

布　（親切地。）你把我從兩個喝醉了的人手裏救出來，這是我最感激你的事情！那裏還有怪你的道理？

何　這種不常聽見的罵——

布　（愉快地。）你給了這些流氓一個深深地紀念，那是我心願的，你不過是隨便罵了他們幾句，我覺得很自然。

何　（驚異地。）自然？

布　我也知道，要是一個人爲義憤所激動，就會勇往直前地做去。

何　眞的？

布　要是手癢了，就得打人！

何　（活潑地。）不錯不錯！

布　並且種種粗俗的成語就不覺破口而出。

何　的確是如此！

布　我們女子，既不可以打人，也必得把那些粗俗的成語吞住，一個男子就可以盡量地發洩出來。

何　對對，——只是不該當姑娘們面前。

布　（大膽地。）唔，我們很喜歡看見一個發怒的男子。

何　怎麼呢？

布　要是他是爲我們，不是向我們。

何　你開頑笑！

布　怎麼呢？

何　怎麼人會向姑娘們發怒呢？

布　我常聽見人家說，做丈夫的對待妻

子多半是這樣。

何——啊哈呸！（默默地望着她的臉上出神，氣色大改。）

布——（忍受他的視線一會，然後轉身自言自語地。）他這個人很希奇，但我很喜歡他。

何——（自言自語地。）她是開頑笑！我必得告訴她。（慢慢地走近她身邊要說話，但打不開口。）

布——我們坐下不好嗎？

何——隨你的便。

布——（過了一會。）你已經聽見了加羅麗勒託付我，我應該招待你。

何——這——這——大概特別應該我——

——

布——你是客，我總是主人，所以那是我的義務。我現在問你，你們那麼多田場也講點牧畜嗎？

何——（很不滿意這句話愁悶地，）唔！

布——（並不注意他。）你的田場每年底收入一定不小，但是我覺得人們對於那些可憐的禽獸，應該有點同情，他們一輩子關在那些窄狹的黑暗的欄裏，見不到日光，也缺乏空氣，風景也大爲失色，我最不愛那些牧畜的地方。

何——（傷心地注視着她。）眞的我竟是這麼傻嗎？

布——怎麼呢？

何——（傷心地。）你的表姐同我談那些輕養瓦斯——並且你又要同我談牧畜。

布——（有點迷惘地。）我眞想不到你竟厭聽這些事情——人們可以隨便談起一件事情，然後可以發揮自己的意見。

何——（憂愁地。）我不相信你同別的人開口就談那些好禽獸。眞的我只是天天打聽那些農夫的事情嗎？

布——你的話眞弄得我莫明其妙——

何——（着急地，和藹地。）這不是我的故意。唉，上帝，我自己很知道把人家弄得莫明其妙，那是如何的痛苦——並且應該你——不，你別談我的事！

布——（又愉快地。）那很好，我不談牧畜就是了，我的試探的談話既經失敗，現在就得輪到你，請你想點什麼東西談談。

何　我嗎？

布——照輪，誰也不吃虧。

何——最好我要——

布——怎麼不說完？

何——（羞澀地。）要談你。

布——我不相信，你要談的這個東西比我提起的更適當。

何——無論怎樣，我覺得很適當。

布——這就有點莫明其妙。然而我不敢隨便推斷，我要看看到底你是怎麼談法。

何｜你——你曾到花卉展覽會？

布｜不錯！

何｜同你的舅舅？

布｜不錯！

何｜我在那裏瞧見你。

布｜我？（自言自語地。）我明白啦！

何｜這是第一次，因爲自從那時起——

布｜你不說！

何｜（羞澀地。）時時刻刻我要想你。

布｜（愉快地着驚。）你眞會說話。

何｜我站在那裏兩個鐘頭沒有轉眼看你獨同你的舅舅在那裏。

布｜不錯，——加羅麗勒走開了許久，她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情——

何｜我知道！

布｜你知道？

何｜同她的情人聚會去！

布｜（越覺得驚異。）哪裏來的話？

何｜她自己告訴我的。

布｜這樣嗎？也許她那麽辦去是最得當的。

何｜那一定，頂好是照這樣明白地把那些錯誤弄清。現在你也知道，我是誤認你爲顧問官的小姐並且——特意是求你的婚。

布｜（沒精打彩地。）你竟是這麽說法，我自然猜想不到。

何｜你不愛聽嗎？

布｜你問得太快並且太直！

何｜（着驚地。）原諒原諒——要是我——你因此——

布｜（微笑地。）那一定，無論那一個姑娘總要原諒向她示情的男子。

何｜（詫異地。）示情？——這不是我的目——

布｜怎麽樣？

何｜我——我剛纔正要說——

布｜什麽事？

何｜要告訴你凡是從我瞧見你以後，我的情——（越說越亂，末後羞澀地。）——要是你聽了我的話已經猜得出——就是——就是——你是展覽會裏的我的最美麗的花兒——並且（低聲地）我是愛你——你看阿——我不能再說了——現在你得幫助我！

布｜（自言自語地。）我到底應該怎麽辦呢？這個人是一顆滑滔滔的珠子，簡直捉他不住。

何｜你不作聲，你背轉身嗎？（親切地。）我是要得你的答覆！

布｜（羞澀地。）一個女子哪裏能够立刻就答覆這麽重要的事情。

何｜（急忙地。）我也不要立刻——（慢慢地。）要是等一會兒說出來我有希望。

布｜這個全在你自己。

何（活潑地）在我自己？那就一定成功了，隨你要怎麼樣，我總去做——

布｜一點都不用做，你早已做完啦。

何｜我不很懂得：——

布｜老實告訴你，我早已決定了，無論怎樣都不嫁一個當我面前愛過別人的男子。誰要是薄情的人，則他就是第一次愛上了一個姑娘，也會把她丟了，第二次再愛過一個。誰要是能夠第二次再愛過一個，那他就也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並且我決不能不顧慮這種危險。要是你們男子既然得着了一個姑娘的相愛，那就不可以這樣變心，無論怎樣我總是拿定了這個條件。

何｜這很對，一點不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布｜誠然，但你就是第一個這樣變心的人！

何｜啊哈，要是你能夠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我就要將我的委曲一五一十地告訴你。

布｜這個全隨你的便！我現在要問你，你曾經——老實地回答——你曾經在哪個時候當我面前愛了別的一個姑娘或是別的一個小姐沒有？

何（睜眼注視着她很恭敬地。）沒有。

布（自言自語地。）看他的口氣確是真的。（大聲地。）唔男子們都會掩飾。誰能保證你不說假話？本來你是現在纔發生的愛情，就說是從前早已有了。大凡起初愛上一個姑娘的男子，都是這般說法。你真不說——這種假話嗎？

何（同上。）不！

布｜你真沒有同一個姑娘敍過愛情嗎？

何｜沒有！

布｜你真沒有————（漲紅了臉。）同一個姑娘接吻嗎？

何（用一種厭惡的聲音，羞澀地。）啊哈！

布｜你是歐羅巴第一個善於自辯的人！

何｜這個我不敢自信！

布｜現在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現在到底——真的——誤會了，不知我是願問官的外甥女兒把我當作他的女兒來求我的婚嗎？

何｜對，對，對！

布（握他的手。）那就是了，

何（迷惘地。）怎麼樣？

布｜我是你的人了！

何（忘形地。）真的？

布｜對，對，對，對！

何（喜極欲狂。）請別見怪——我情願再從窗戶裏跳出去一次——但是因爲喜歡——或者心花都——那的確是

眞的——你可愛的——多情的——好的——美麗的小姐是我的——我的愛妻——我的親密的愛妻——(極誠懇地。)我要雙手托住你——你將示我以人生的眞味——請別見怪——我喜得不知要怎樣說法纔好！

布——(喜孜孜地。)我決不希望一個花言巧語的丈夫！

何——那我可以——啊哈，上帝——請別見怪——我可以——抱你在我懷裏麼？

布——(羞澀地。)我總不能先抱你！

何——(畏縮地抱她但是活潑地。)我的新婦，我的美麗的親密的新婦！

第八場

前人。利爾博克(從左邊上。)隨後加羅麗勒馬夫(從正門上，站在後面無人覺得。)

利——豈有此理！這是怎麼一回事？

布——哦，唯，舅舅！

何——(倉皇地。)原諒原諒！

利——(斥責地。)原諒原諒，你不知說了多少！這種非禮的行爲，你簡直是個引誘人的匪徒，著羊皮的豺狼！

何——(傷心地。)我是豺狼？布龍西德，我是豺狼？

布——不錯，是豺狼，走到我的羊欄裏來掠食。

何——要是我的馬夫——

利——你侮辱我的女兒！

何——要是我的馬夫——

利——你引誘我的外甥女兒！

何——(現在忍不住了，着急生氣地。)這不是實情！

利——(也生氣。)你剛纔不是又錯認了兩個姑娘！嗎

何——沒有錯認！

利——怎麼呢？

何——(望加羅麗勒。)這是你的小姐！

利——這個我知道！

何——這是你的外甥小姐！

利——自然！

何——我愛她！

利——我的女兒！

何——不是！

利——你在展覽會裏是見她！

何——並沒有！

利——什麼話？

何——那是外甥小姐！

利——怎麼呢？

何——她不愛我！

利——我的外甥女兒！

何——不，你的小姐！

利　為什麼呢？
何　因為輕養瓦斯等等的緣故。
利　你說瘋話！
何　這樣一定弄不清！請你注意！你曾到過展覽會！
利　不錯，同我的女兒！
何　不，同你的外甥小姐！
利　怎麼呢？
何　我在那裏看見她！
利　誰？
何　外甥小姐！
利　在那兒？
何　在展覽會！
利　這就是——
何　那麼，索性讓我說完罷！我是一個股份公司裏的董事，這個公司要辦一個很大的化學工廠。（向馬夫取信）
馬夫（下）。

利　這同我的女兒有什麼關係！
何　很有關係？
利　怎麼呢？
何　全在這一着！
利　為什麼？
何　我們要一個總理！
利　我又不想？
何　她大概有啦！
利　我的女兒？
何　她愛他！
利　誰？
何　她不要我！
利　哦哈！
何　這裏就是合同，已經簽了名，他擔任了。
利　我一句也不懂！
何　我們已聘定了福萊登博克先生！
利　福萊登博克同我有什麼關係！

何　同你雖沒有，同你的小姐却有！
利　你簡直發糊塗！
何　我並不，你却是！請你幫助！你愛我嗎？
加　不！
何　所以！你愛我嗎？
布　是的，現在。
何　所以！
利　我的聰明管塞了！
何　你還不明白？
利　一點也不明白！
何　你要我嗎？
加　不要！
何　你愛福萊登博克嗎！
加　愛！
何　那麼你聽罷！
利　請你說明！
何　我已將化學工廠總理一席給福萊登博克了！

加｜哦，你怎樣這樣好啊！

何｜現在你可以同他結婚！

利｜但是——

何｜她實在不要我！

利｜加羅麗勒！

何｜她愛別人！

加｜（央求地。）好爹爹！

何｜現在你明白？

利｜現在我明白一點！

何｜那麼現在你就恭喜我們能！（抱布龍西德。）

加｜（抱父親。）

利｜這個預兆竟是這麼應驗了。你是帶了幸福到這屋裏來。

何｜所以我不是豺狼。我帶來了幸福，並且我自己還有幸福，並且這是何等幸福阿！（很親切地。）我不相信世上還能有這麼多的幸福。

（完）

李寧之病

李寧之病，半由於政事過勞，半由於陳創復發。

因為勞農俄國的政治季節，一般的也在年末年初。各種重大會議——如蘇維埃大會，共產黨大會，職業組合大會——都在這時召集。所以負擔全蘇維埃政治責任的李寧，自然也在這時最為忙碌。尤其是在去年年頭，平空又添出許多煩惱：如新經濟政策亟待實行，而共產黨黨員意見不一；基諾亞會議即將開會，而俄國代表未易派定。因此李寧憂慮過度，廢寢忘餐，遂致一九一八年八月所受創傷，乘虛作痛，病倒床褥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李寧胸際肩端，連受二彈。當時胸際一彈，即經取出，而肩端一彈，卻尚留存，直至病發，才施了最大手術替他取去。但一時傷痕難愈，不得不去開政事，往田野療養。到去年十月，漸次痊愈，他便再回克利姆林宮，每自規定時間，處理政務。但是到了年末，又遇到政治季節，李寧責任心重，性又好勝；顧不得醫生勸告，每日竟操作至十餘小時之久。於是未及數日，病勢急變，四肢痲木，言語模糊，新年盛傳李寧病勢危篤，就是為此。

蘇維埃政治全仗李寧雙手維持；如果李寧一病不起，俄國內政即不致起重大變化，亦將一時陷於混亂狀態。但據最近電報，李寧實尚有再起之可能云。（志）

評論之評論

科學與哲學之關係

科學與哲學並不是處於相反的地位，是互有密切的關係的。杜里舒博士近在中國科學社演講，詳釋此義：

大哲學家康德曾經說道：『但有抽象概念而無物質的根據，便是空虛；但有物質而無觀念，便是盲瞎。』若把這句話引到討論科學和哲學的關係，我不妨說，哲學若沒有科學便是空虛，科學若沒有哲學便是盲瞎。

從過去的事實看起來，科學同哲學有時也還和衷共濟，不過他們的交情，不能算很好。哲學家同科學家，每每不能相投。考究他們不能相投的原因，大概有兩種。

第一，科學不喜歡哲學。因為許多哲學家每不小心，如同黑智兒雪林等，他們思想和觀念，有時沒有清楚的根據。哲學家的毛病，就是他們要自己造成哲學，不肯倚仗他人。

第二，哲學不喜歡科學。也是因為許多科學家要自己去製造他們自己的哲學。

哲學和科學的互相猜疑，實在是用不着，他們應該互相了解。

他主張哲學家應當從科學家學習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要學科學家的仔細。科學家搜尋真理，沒有一個不是謹慎非常。法拉第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因為要發明天然定律，非得如此不可。哲學家也應該有科學的準確。真的是真的，假的是假的，要認得十分清楚，不要專想走短路，反至進步遲緩了。

第二件，就是哲學家應該曉得科學的內容。哲學家無論他持怎樣態度，他決定不能不承認科學所建設的成績。若哲

學違背科學去討論，豈非變成空中樓閣嗎？大概我們一講到經驗的世界便與科學的事實有關。譬如我所研究的是生機哲學，我的主張，必定要有生物的原因同根據。大凡生物學曾經假定及證實的，多要採來參考。并且要把他們所有的臆說理論，拿來計較分兩看他們是否有價值。哲學家要曉得科學內容，並不是但求略懂皮毛，應該深入顯出確有所得。雖科學的門類衆多，各國的專家又用不同的文字，要一概都有門徑，這是斷乎不能的事。不過與自己所研究的一部份哲學有關的，却是要詳細知道。且哲學家所要知道的科學，不是從普通教科書可能得到的，一定要去看名人原來的著作和高深豐富的書籍。若不是如此去研究，但看次一等的著作，便沒有價值了。

他再主張科學家也應當從哲學家學習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他應該讀關於文哲學的經書。因爲科學家要離羣索居的存在，是做不到的。所有科學皆是要研究天然、既有共同的目的，豈可無共同的進行。若是孤立，使不與了。一種科學同他種科學有關係，好像一種科學的這一部分，同本科學的那一部分是有密切關係。就拿物理來說，一

八九〇年以前，物理學的各部分，尙不相聯絡，所以進步很緩。今天物理學是合成一個科學。光學電學已不是離羣獨立。目前有一種趨勢，就是物理與化學也要合成一個科學。但是現在研究無機界的與研究有機界的，還是不互相了解和共同合作，這個眞是學術進步的障礙。有一樁可異的事，就是關於生機理論這個問題，生物家注意的並不多，而物理學家注意的却不少。譬如物理學家，像馬克斯威爾洛治，愷爾文他們，俱喜歡講生機主義。但是他們沒有一個研究生物學，所以他的主義，不過成一種見地，不能成一種學問。普通講起來，物理學家應該多研究生物學，纔是哲學家好的地方，就是他們懂得單純『么匿』的意義。科學家應該曉得的，就是宇宙是一個『大總數』。

第二件事，就是要『公允』。公允的意思，就是用名詞要妥當清楚。哲學家用論理學的名詞，關於這個字的觀念，他要非常仔細與清楚。科學家却未必如此。愛恩斯坦的相對論，對於空間及時間的觀念，照數學講來或是對的，但是就論理學講來，却是不通。科學家每每拿結果來證原因，因結果不如此，便決定原因必不如此。遂至每每與論理學相違背。不

知原因是很複雜的；不可便如此的簡單推論。譬如一個人說，鳥是兩隻脚的，今某人有兩隻脚，則某人必定是一隻鳥。如此講法，聽的人一定要笑。但是假設一科學家講物質現象是可把他的數量測定的，所以不能把他數量測定的，便不成其爲現象。就有人相信他。但是他的話，不是和鳥與人的比喻，有相同的毛病嗎？

最後他說總之科學與哲學同是研究天然的秩序與意義：所以彼此但當有友誼相助的職務，却不當有絲毫相猜疑嫉妒的態度。

合作原理

合作主義在我國雖已有『由鼓吹而成爲事實』的趨勢，但是國人大半對於合作主義的基本原理尙未能十分明瞭。楊端六君近在上海合作聯合會演講合作原理，很可以使一般人得到些普通的智識。楊君先講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缺點，後來就講合作主義：

資本主義不好，社會主義又辦不通，祇有合作主義了。合作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既不仇視，對於社會主義亦不盲從。其發生祇不過百年，其始祖是羅勃渦文。合作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既沒有人反對，社會主義者也不仇視，所以各國合作都一天發達似一天。今且進而論合作之組織。

合作不是資本家組織的，是由多數貧寒的人合起來組織的。其主義係爲此團體以內的人謀共通的利益，所以用會員組織法。因爲合作的交易，大半行於會員之中；與別人不發生何種關係，所以做得好是這幾個人的好處，做得不好，亦由這幾個人自己負責。第二，合作社所做的交易是日用飲食物，如鞋帽米糧等，倘如印刷事業，合作就不能辦，因爲這不是全體社員日常所需用的。第三，合作社的經理人須有犧牲的精神，須誠實靠得住，因爲合作社非普通營利公司可比，對於經理出不起大的薪水。第四，合作社最好是現款賣買，不可欠賬，因爲合作社資本不大，一欠賬，或有倒賬之虞，與合作社自身極有妨礙。第五，合作社的交易，雖不能不如尋常交易，稍取贏利，以爲維持合作社基礎之計，然而每年所得的贏利，到結賬的時候，仍是分配與會員，不是少數人所能夠壟斷的。但是分配的方法，並不是用各人所有股本的多少爲比例；而是用各人每年交易的多少爲比例

的。

合作之種類大約可分為二種：一為農業合作，一為工業合作。農業合作是在農村裏辦的，糾合許多農民大家集資開辦一個銀行，於是有餘錢就可放在裏面，要錢用亦可以去借。工業合作的組織原來是起於一處地方的工人團體，起初本以廉價販賣日用飲食物為目的。到後來，每每因此種日用飲食物仍要從別人手裏批發得來，比尋常在鋪裏買的便宜不多，所以有許多合作團體，就自己從事於製造，更可得廉價的貨物來供給。有時候因為一個合作社力量太薄，不能兼營生產的事業，所以聯合許多合作社，共同組織生產合作機關。

我們為什麼要合作呢？從心理方面講來，一則因為資本主義發達，無資本的人們常常為他人所役使，於心不甘。為了他人，早上幾點鐘起到晚上幾點鐘止，不停的做工，不能絲毫自由，於是發生自治的思想。這種心理作用因受壓迫而愈發達。一則出於愛羣的精神。在現在自由競爭主義之下，人為人，我為我，我富人貧，我安人苦，是不相干的。合作則反是，對於本社的全體會員，是希望享同樣的幸福的。從物質方面講來，辦合作的人總是希望有很大的利益。普通商店裏買一件東西要二角錢，在合作社或者祇要一角半，就可以了。為甚麼合作社可以比較的便宜呢？這有幾個原由：第一，經理人薪水極小；開銷因之減少。第二，合作社不欠賬，所以無倒賬之虞，並且省了許多息錢。第三，合作社是會員組織，與會員交易，用不着極大的廣告費。諸君亦知廣告為現在各公司最大開銷之一嗎？試看烟草公司，每年的廣告費不知要多少；合作社關於這三件事情可以節省許多錢，所以貨價應該便宜些。

合作既不反抗資本主義，又不違反社會主義，並且不妨礙政府，可以說是一種極平和的事情。無論何人，無論何處，都可以辦的，並沒有甚麼危險。不過須有幾個限制：第一，不能希望有極大的紅利。一個大公司所賺的錢，由幾個或幾十個人瓜分，當然數目很多。若是由幾百或幾千個人均分，便區區無幾了。第二，不能希望有極大的發展。合作社的範圍是有限的，祇能與社員做交易，非社員大概是不能交易的。範圍既有限，要希望有大大的發展也就很難了。現在歐美合作社不一定限制與社員交易，就是非社員也可以交易。

但這樣一來，使漸漸的與普通商店無異，失去合作原來之眞意了。試舉一例，英國批發合作社於一九一三年做八千萬鎊的交易，其中與零賣合作社所做的交易祇四千萬鎊，還有四千萬鎊，是與合作社以外的人所做的交易。這樣還不甚要緊，倘若是做了四萬萬鎊，十倍於與合作社所做的交易，豈不是一個尋常的商店了嗎？這樣的合作，只可以說是許多小資本家集合起來，辦了一個公司，決不是所謂合作了。假使不超過一定的限度，合作社是可以辦的。

殖邊救國

近來國人都高唱救國，他們的方法大概不外乎推翻軍閥政治，打倒腐敗政府，及鼓吹社會主義，提倡無政府主義等等。余天休君近在晨報上做一篇文章，主張殖邊救國。原文共分上下兩篇，上篇論中國根本的社會問題是一個生產問題，不是分配問題，所以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祇有使生產力加強的一個方法。下篇謂要生產力加強，則惟有殖邊：

連年國內棼泯擾攘，其致此之原因不一，而人民失業之多，實爲其主因。救濟之術若普及教育也，啓發實業也，皆爲有效之方策。然必爲之以漸，期以歲月，乃能有成。若以應今日之需要，解燃眉之急難，則開拓邊境實爲今日唯一治標治本之良圖。將實吾言，請詳其說。

將謀社會之安寧，必民安其居，樂其業，信矣；將使民事其業，無有遊惰，則啓發實業尚矣。然盜賊充斥，戰事熾然，實業終不能啓發。實業凋敝，衣食無資，則盜匪且以因之滋盛，互爲因果，若循環然，解決之術，於茲窮矣。吾以爲解決此問題，非爲人口之適當分配不可。吾非謂計人授畝，按口分田也；吾以爲中國內地人口過密，而邊境各省土曠人稀，滿蒙藏疆，今計其人口，只有內地百分之四，而土地則兩倍之；不均甚矣。人口過密，而機械不用，實業不振，以有限之地力，供此日增無已之人羣，必有過剩勞力，失業遊民，相結爲羣，相煽以亂，養之則爲兵，散之則爲匪，政治經濟皆蒙影響。如不重事分配，移殖邊境，則民力荒於嬉，固屬可惜，而實業之振興，亦無希望。此內地之情勢也。至於邊省，則或十里一亭，或百里一井，人口稀少，村舍寥落，而坐聽鹿豕橫行，山林無主，珠寶礦石，埋而不發，豈非大怪事乎？故欲謀社會之安全，殖邊不容己也。

我國人口過密，不知所以移徙疏殖之方。而外人則汲汲不遑，既享有美洲，又瓜分澳非二洲及亞洲之一部，漸而及於東亞。英之於西藏，日俄之於滿藏，得寸進尺，實逼處此。故爲我國計，殖邊之策，唯有移民。苟邊省人口漸繁，實業必興，交通必便，實力既足，姦謀潛消。否則聽外人之所爲，則日就月將，勢力漸固，遣之不可，驅之不能，反客爲主，悔之無及。即使不然，或受外人教唆，唱言獨立，如今日之蒙古然，亦將生外交上無限之轇轕。故爲安邊之計，殖邊又不容已也。

邊省人口雖稀，而天產實富。滿洲之森林皮毛金炭各礦，蒙古之銀礦灰石鉛墨，皆甚富。新疆則產金銀銻水銀玉石等礦。西藏金礦最富，鐵鉛煤油玉石鑽石亦不少。至於未闢森林，肥饒農地，與夫天然牧場，則邊境各省，隨地都有，皆可爲厚生利用之具，而皆棄於地而弗顧。若指導有人，計畫有方，則不獨可消納多量資本與過剩勞力，而國內財富，必立見增加，國外貿易，必立見膨脹。其影響於國民生計，與國家財政，至大且鉅。故從經濟財政上着想，移民邊省，亦刻不容緩也。其他利益，不勝枚舉。懷大志挾資本者，固可擴張活動之範圍；而一切擾亂社會之分子，亦有容納安置之餘地。經濟可以紓緩，國防可以穩安。至於被裁兵士之安插，尤以移之邊境爲有利，既輕負擔，復增生產。以上所言，不過就政治經濟等物質方面立論耳。若殖邊既行，則邊省既闢，其障礙交通之外壳既破，無異多與東西文化以接觸之機會。況此等邊地，其社會狀況，與中土不同，足資學者之研究，且新人民之耳目。凡此種種，皆於學術文化，有直接之關係，兹不多贅。

他主張殖邊進行的步驟應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期：

(1)言論之鼓吹　分爲出版物之頒發，與開會演講之召集二種。皆爲關於邊省情況之報告，邊省開拓方略之研究，或爲移民之鼓吹。

(2)殖邊學校之組織　爲造就殖邊人才而設，授邊省語言，及爲移民組織政策之研究。

(3)邊省旅行團之組織　爲實地考查邊省情況而設。

(4)殖邊機關之組織。

第二期：

(1)墾殖公司之組織　可分爲數部辦事：

(一)資本之收集。

(二)道路之建築。
(三)雇傭之召募。
(四)退伍兵之運送。
(五)內地監犯，乞丐，旗人，無賴，災民等等之運送。
(2)轉運公司之組織。
(3)職業介紹所之組織。
以上為預備時期。

第三期：
(1)警政之規畫。
(2)地稅地價物產稅之畫定。
(3)兵工計畫之實施。
(4)銀行之組織
(5)實業公司之組織
(6)鐵路公司之組織 } 與國內外資本家銀行家謀聯絡。
(7)教育機關之組織 教導移民感化士著。
以上為實行時期。

今日我國經濟狀況之一斑

今日我國的經濟狀況，非常複雜，因為沒有精密的報告與統計可考的緣故，所以要得到一個正確的觀察是很難的。馬寅初君近在北京演講今日我國經濟狀況之一斑，他說我國的經濟現象很不好，其原因不外乎天災與人事：

天災與經濟界之關係甚大，例如民國九年北五省之旱災，去年南方之水災，人民財產均被損失，出產品因以減少，於是出口貨亦隨以減少。出口貨少則錢少而窮，於是一般人之購買力亦少。購買力少，則進口貨勢必隨之減少，所以出口貨減少足致進口貨亦少，影響於國民生計者實大。此就國內的天災而言。

國外災害對於我國經濟之關係將何如乎？亦可斷其影響甚大。例如歐洲各國以歐戰之故，將人工及機器均消費於戰事，生產因之大減，財貨之供給不足，供少求多，則物價自高。中國土產因之多多輸出以供彼各國之處，獲利亦巨，故歐戰時華人之因以致富者甚多：如業顏料，棉紗，銻礦等等之商人是也。迨歐戰停止，需要減少，銷路停滯，堆積於外國堆棧之存貨頗多，我國不能再為出口，於是出口貨減少。故出口貨之減少一因國內之天災，一因國外之戰爭。

進口貨減少之又一因，則以歐戰劇起，歐洲各國均厚積金貨以爲準備，今日吾國本位幣之流通甚少，咸使用銀輔幣以代之，於是銀之需要增而價漲。一九一九年金與銀爲一與十八之比，誠爲入二十世紀以來所罕見。本來我國規元銀一兩，等於英金三先令數便士；至歐戰時，直漲至九先令數便士。進口商紛紛向外國定貨，例如帽商之帽一頂，原價三先令，折合華幣規元一兩，故將帽售於本國人，每頂價一兩。迨磅價低落至規元一兩爲九先令，而每頂帽之售價仍爲一兩，則每頂可賺六先令，利益甚溥，進口頗多，咸堆積於堆棧。而進口商冀磅價之仍將下落也，買洋貨多不結帳，一至歐戰平息，磅價漸漸回漲，進口商大行吃虧，此種進口，即含有投機之性質。磅價低廉時，進口貨多如山積，一面因本國多災難，一般之購買力減少，銷路遲滯，進口貨大減。一面又因外國出口商催促結帳，須付現款，難以應付，虧損倒閉者累累，疋頭商其適例也。已進口者既不能暢銷而停積，當然不能再爲冒昧進口，以遭損失。此進口貨因外國之變故，商業含有投機性質，以致進口貨減少之原因也。

以中國經濟狀況而論，進出口貨減少之原因既如上述。今以統計證明之：一九二一年共計出口貨值海關銀六〇一・二二五九・五三七兩，以三先令十一便士又十六分之七合海關銀一兩，（該年平均行市）則等於英金一一八・八四一・九一四磅。是年之出口貨以海關兩計，比一九二〇年多五千九百六十萬兩；但以金磅計，則反比一九二〇年少六千五百萬磅；因一九二一年比一九二〇年金貴銀賤，漸有回復戰前之趨勢，而我國之海關兩則不足爲憑也。至進口貨亦必須以英磅或美金爲計算之標準，例如一九二一年之進口貨共計海關銀九〇六・一二二・四三九兩，以一兩合三先令十一便士又十六分之七計，則等於一七九・一〇〇・七六三磅，比一九二〇年進口貨多一四三・八七二・二〇九海關兩，而以金磅計反少七九・七四六・七一一磅，亦因一九二一年金貴銀賤之故。由此觀之，一九二一年之進出口貨均比一九二〇年減少也。

他以爲人事可分政變與商變兩種。政變包括兵變與盜匪等，商變包括投機等：

我國雖屢遭水旱之災，又政變頻仍，兵匪充斥，投機事業勃興，終以環境所迫，時勢所趨，實業仍能逐漸發達。因我國適

當由農業國轉入工商業國之時期，實業方見萌芽，加以受列國之壓迫，採門戶開放之政策，外國實業家莫不注意我國地大物博，蒞臨中土。派遣留學各國之學生逐漸回國者，及國內一般知時之士，咸認振興實業為救國第一要圖，受此種種影響，雖有天災人禍，實業猶能漸漸發達。例如紗廠，麵粉廠，交易所，鐵工廠，造紙廠，玻璃廠，蛋粉廠，以及製造罐頭食物，牛皮，水門汀，製糖，化學工藝品，印刷局，油坊，（大連有油坊）火柴，洋酒，造船，航路，電燈，電話，自來水等，兵工廠以及一切小規模的機器廠，（上海甚多）或已漸進發達，或方在萌芽。論棉紗一項，則紡紗事業，我國發明最早，一般婦女均能為之。至內地各處，今日猶頗盛行。至若『紡紗廠』則為新近事業，一八九〇年上海有紗廠一處，一八九一年有兩處，現在共計有九十三廠，內中華人所有者七十二廠，餘屬日本或英國。紗錠計有二百七十萬枚，已開者計一百八十萬枚，棉花歲產號稱二百萬包，工人計七萬二千。大都紗廠均起於歐戰之後，以發展太驟，有發達過度之趨勢。原當時紗廠驟然興起者，約有二因：（一）當歐戰之時，外國之棉紗出產減少，華人乃起而補充之。（二）因外交關係，國人抵制日貨，日紗之輸入少，紗價漸高，棉紗獲利甚大，於是爭相倣尤，紗廠興盛，致有生產過剩之勢。近因棉貴紗賤，紗價大跌，恐慌以起。就恐慌之原理言，因恐慌之起也，人人咸縮不敢前進，生產因以減少，價格遂漸回漲，利益因之漸高，經營者於是又漸多。迨達一定之程度，生產又過度，價格又跌，恐慌又起，生產又減，生產減則供給少，供給少則價格漲，價漲則生產又多，以至於過剩，故恐慌有循環之性質，大概十二年一次，實為經濟界自然之趨勢，不能或免者也。

若以我國棉紗業而論，適當漸見恐慌之時代。就我國最重要產業而論，當推紗廠。但目下以各種原因，紗價大跌，紗廠聯合會為免同業危險計，乃呈請政府禁止棉花出口，公決停工一半，以減少出產，近更有三千萬公司債之議，紗廠岌岌可危，有不能不速為救濟之勢。考紗廠之所以陷入危境者，生產過剩，固係一主要原因，而政治不良，天災流行，亦足以致其死命。紗廠唯一之原料為棉花，我國棉花質地雖不甚優，然以紡粗紗尚稱適宜，且出產量亦不少，紗廠大部棉花均可仰給於土產。而棉花之所以現缺乏之象者，交通不便，實其主因。又加以兵變，盜匪，天災三者，內地棉花即不能

運至各埠以供給紗廠之需要，於是棉花價昂，棉紗之成本增大，而棉紗之銷路，原以供一般織布之需，鄉民又以天災人禍之故，生計困難，購布者少，而紗之需要隨之減少，紗價因之跌落。於是紗廠一方以成本增加，他方又因銷路停滯，維持艱難，乃有請政府擔保發行公債之舉，債額定爲三千萬兩，以各公司之動產不動產，爲第一擔保；欲免廠用棉花之釐捐，加徵每包廠製棉紗附加稅一兩，以爲第二擔保。但一般輿論，以國家附加稅爲私人事業之擔保，幷以紗商與政府所訂合同未向公衆發表，頗多懷疑，多未贊同。倘上海各紗廠不能得相當之救濟，竟現破綻，以至倒閉，則與之往來之銀行錢莊必多牽連，其影響於金融界者實大，而紗廠之發生危險狀態者，又以經驗不足，不能愼之於始之故也。

他如交易所爲我國向來所無者。民國九年秋冬兩季，上海一埠一時興起者多至一百五十所，以美國境域之大，商業之盛，全國僅有交易所十四所，而滬上一隅竟達此數，人多嗤爲發狂。現在所剩者尙有七所。夫爲交易所者，必須知交易目的物之供給與需要，方能定其行市，否則行市何自而定？又交易所之要件，必須交易目的物可以集中，方可，以我國交通之不便，兵匪之遍地，其能隨時集中乎？交通既多阻礙，運輸實感困難。產物在運輸之中，須經甚長之時期，頗易損壞。既無便利之交通機關，則運送非藉人力不可，於是費用自大。我國內地多有『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者，其交通之不便可知，則全國物產之數量（如雜糧等類）安能集中於一處，以與全國之需要相比較，而定一相當之行市乎？至若美國敷設鐵路，密如蛛網；電報電話，四通八達；消息靈通，集中頗易。所定行市，自然確實。我國交易所所定行市既不確實，故忽漲忽落，變動太驟，易陷人於危險；此交易所失敗之原因一也。物價變動太驟，投機自然勃興。然一般投機家對於物品，不敢大冒風險，蓋物品數量之多寡，不易推測，而需要之消長，亦不易預料也。以此之故，一般投機家咸注其全力於交易所本所股票，其數量易於操縱，其需要亦易於調查，於是股票投機賣買日趨於繁盛。以不值錢之紙片，而供交易之目的物，贏者瞬息暴富，輸者忽然赤貧，營業賭博，混而爲一，此其失敗之原因二也。

最後他說根本的原因是由於交通不便，所以他主張推廣建築鐵路：

紗廠與交易所失敗之原因既如前述，簡言之即（一）棉花之供給不足；（二）棉紗之銷路停滯。至棉花之供給何以不足，則大半因交通不便。我國之鐵路，總共不過三千五百哩，（或謂三千三百英里）美國則有二十六萬英里，相差奚啻天壤。內地運輸多藉人力，例如漢口有某紗廠赴內地（如陝西四川等處）購棉花，必須用人工扛抬。棉花每包計重一百六十磅，設扛抬者每日行十五英里，則七百五十英里須行五十天，工資每日約一角七分，即每噸每里須費一角四分，則七百五十哩乘一角四分等於一百〇五元。故以人力運棉花（一百六十磅）七百五十英里，其運費至少一百〇五元；若以鐵路運輸，則七百五十哩，費二天之時間足矣。運費至多亦不過十五元，兩者之運費及時間相差頗巨，故往內地購棉花者，尚不如向外國購買之合算。吾國棉花供給不足之原因，不在產量之小，乃在交通之不便，此亦我國政治不良交通不能發達之結果。總結我國鐵路運輸對人工運輸之利，可得其八：（一）日期短；（二）有適當之保護，貨物不至損壞；（三）運費輕；（四）日期短，可免資本利息之損失。反之，人力運輸既甚遲滯，須蒙資本在途中之利息損失；（五）以日期短縮，匯兌行情之變動小，若人工運輸日期延長，則匯價之變動大，易受匯兌之損失；（六）可免盜匪之危險；（七）鐵路經過之處，度量衡貨幣制度均屬一律；（八）鐵路通過之地無厘金，祇納一次統捐即可。鐵路之利益，既如是其大，建築鐵路實爲我國之要圖，其便利於實業界者實大也。

代議制的又一討論

自章士釗君的論代議制何以不適於中國一文在中報上發表以後，引起國內許多學者的討論。（章君原文見本誌第六號評論之評論）最近又有蔣夢麟君作文駁之：

代議制度果不適宜於農業國歟？今請先言代議制度起於何時。代議制度起於英國之享利第三時代，十三世紀中葉，當中國宋寧宗理宗時，距今已七百有餘載矣。工業社會肇始於英國十八世紀之工業革命，在清代乾嘉間也。汽機倡於乾隆末葉，有汽機而後家庭製造始消滅。汽船創於嘉慶末葉，有汽船而後世界水道交通始便利。火車創於道光初年，有火車而後世界陸路交通始迅速。此三者爲工業發達

之工具，其出現於世界之際，英國代議制度之存在已五百餘年矣。此五百餘年之英國，一農業國也。所謂代議士者，地主也。所謂無代議士不納稅者，非謂公司稅所得稅，乃地稅也。

美國之國會，成立於革命之際（乾隆中葉）。然其代議制度早已實行於殖民時代，蓋距國會成立之日，已百有餘年。自殖民時代至南北戰爭（嘉慶末年）美國之社會爲農業社會，而代議制度之存在已百五六十年，未聞其爲農業社會而代議制度之不適用也。

歐洲大陸盛行代議制度之際，在法國大革命後（乾隆末葉）。其時英國社會已受工業革命之影響，而漸成工業化。而於歐洲大陸，尚未受有何等顯明之影響。其社會之基礎猶爲農業的。

他國姑勿論，以行代議制度成績最著之英美兩國而論，其發源也，則遠在七百年前以農田爲基礎之封建時代，其收大效也，則尚在農業時代。而行嚴以代議制度不適宜於農業社會，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耶？

他以爲代議制只可說不適宜於工業國，若說不適宜於農業國則斷無是理：

嚴格論之，西洋社會全部受工業化之時期，不過五十年耳。而現今所謂『工業社會』之存在，不過三十年，英法政治學者對於代議制度唱懷疑之論者，尤在近年。又焉知非代議制度不適宜於工業社會耶？鄙見所及，與其謂代議制度不適宜於農業國，毋寧謂代議制度不適宜於工業國。蓋農業國生活較爲簡單，社會各部分利益之衝突，不若工業國之複雜，故代議士於能力範圍之內，猶足以代表社會各部分之意思。工業國之生活複雜，社會各部分利益之衝突錯亂而難見其端緒，故代議士之能力實不足以解決此複雜之問題。至中國代議制度成績之惡劣，其原因當別有所在，決不能以農業國三字了之。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

●薩鎮冰就福建省長職。

●公布縣自治法施行日期及施行區域令。

●教育次長胡鄂公未到任，以沈步洲暫代。

同　二日

●北京學界及市民聯合舉行舊歷元宵節提燈會，促進廢督裁兵，爲警察干涉，毆傷多人，學界主張進行肅清內政運動，學潮擴大。

同　三日

●任余昌棨兼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同　四日

●任常錫榮爲河南暫編第一師步兵第一旅長，李象山爲第二旅長。

同　五日

●袁祖銘電告唐繼堯勾結劉顯世，借名侵黔。

同　六日

●明令：責望統兵各將領永遠脫離政爭；奔走政治者勿假藉武力。

●組織外交委員會特派黃郛兼委員長。

●指令：准司法總長程克呈廢止科刑標準條例。

●閩贛邊境所駐孫傳芳周蔭人軍開入福建延平。

同　七日

●參衆兩院議聯合組織德俄視察團。

●保定代表項致中，洛陽代表李倬章入京迫張紹曾卽下沈鴻英督粵孫傳芳督閩各令。

●政府以金佛郎案文件咨衆議院，委責前閣。

同　八日

●張內閣一部分閣員反對下閩粵兩令，全體辭職。

●司法總長程克因羅案指東省特區高審廳長李家鏊於職務外干與政事，呈准免職，調陳克正繼署。

●派李景龢爲共和紀念萬國博覽會督辦。

●王汝勤楊森攻川軍隊占領萬縣。

同　九日

●黎元洪退還張內閣辭呈，並通電全國挽留。

●貴州師長王天培等電告：滇軍侵黔鎮寧，已擊退。

同　十日

●外交部分致照會於東京日本外務省，北京日本公使館，聲明：取消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之中日條約及換文（即俗稱二十一條），並接洽收回租期屆滿之旅順大連兩租借地。

●張內閣再上辭呈，經公府退還，因決定暫在張氏私宅開非正式國務會議，圖向保洛轉圜復職。

●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全體教職員學生晚膳中毒，死二十餘人，全城學界官廳及滬杭醫界均趕往救治，設法補救。

同　十二日

●青島鹽田接收完竣由主任吳大業與日人訂約簽字。

●滇軍占領貴州省城，袁祖銘率部退鎮遠。

同　十三日

●奉直榆關內外駐軍有作戰準備，各紛向後方添調軍隊增防。

同　十四日

㊀日本外務省分致覆牒於東京中國使館，北京中國外交部：拒絕取消民國四年條約換文及收回旅順大連之接洽。

同　十五日

●薩鎮冰劉冠雄聯名通電，就中央所任『辦理福建善後事宜』職，並請孫傳芳速入閩。

●農商部修正法規委員會成立。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

●杜塞爾道夫法當道下令徵收煙酒銷費稅。萊因河協約高等委員會頒布新章禁止毀壞行爲。

●美財政部次長華賚威至巴黎與協約國專家討論美軍佔領經費問題。共美金二萬五千五百萬元。

同　二日

●萊因地高等委員除英代表外，通過萊因境內，全部鐵路概歸法比管轄案。

●瑙威政府因國會否決瑙葡商約，提出辭職。由保守黨領袖哈爾伏森奉命組閣。

同　三日

●魯爾占領地譬瑪森正副市長均被監禁罰鍰。可白倫茲郵局爲法軍佔領。法軍今日又渡萊因河佔領達姆斯塔特工場，及孟姆加爾斯魯希兩海港。

同　四日

●意國遵行意國南斯拉夫和約，將旭河克及達馬西各處之軍隊撤退，將其地移交南斯拉夫。

同　六日

●俄國與丹麥商訂商約。

●法軍佔領總鎮八處。

同　七日

●安哥拉國民議會決議洛桑會議草約違背國民公約，不能接受；惟提出若干條件，許政府繼續談判。

●德國墨志尼地方有十七人被拘，擬於三月中旬實行政變者，其領袖爲富施馬赫斯古勒斯三人，古卽釋出，但已自殺。

●愛爾蘭杜白林收稅局爲黨人炸毀，死偵探一名傷一名。

同　八日

●比利時大索共產黨人。

●法人稅關線既自荷蘭邊界至瑞士達界連接不斷，凡未納稅領得出口執照者不能銷貨於外。近已沒收値一千萬法朗之貨品。

同　九日

●安哥拉政府對於洛桑會議之公文，今日發還，謂草約中政治條款不提議變更，僅土地上稍有請求，經濟條款應不列入草約云云。

●法比議定平分在魯爾所沒收之煤。

法人今日又佔據克羅倫堡鎭。

●丹麥著名物理學華爾博士逝世。

同　十日

●法軍佔領更向南展開，達根麥斯巴志。

●魯爾境內法人所徵稅則甚高，各國嘖有煩言，丹麥荷商近向法國交涉。

●英國倫敦大捕愛爾蘭黨人共獲一百一十名，卽解往杜白林。

同　十二日

●十日布索地方有二法人爲德人謀斃，現法人施行報復方法拘捕甚衆。

同　十三日

●愛爾蘭共和黨領袖克里維及希萊二人今日處決。自自由邦採行嚴峻政策以後共已處決黨人十三人。

同　十四日

●英政府因萊因省英商感受困難，向

法國提起交涉。

◉法比宣布撤回魯爾軍隊之條件。

同　十五日

◉協約國賠償委員會與保加利亞政府會議結果，將和約中所定保國賠款由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朗減至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朗。分批繳付。

◉俄國姬采林受國際聯盟之請允參加所議舉行之國際會議，考慮將華府協約原則施於不簽約之各國事。

世界新聞

意大利怪僧史多爾查

慕沙里尼是意大利的一個怪物，我們都知道了，不知意大利尚有一個怪僧，名爲史多爾查，他是人民黨領袖，在意大利政界的勢力，也非常偉大。假如意國內閣改組，選定閣員之時，必須先和他說知，否則今日組成，明日便倒了。他是意國西西里人。原不過是一個毫無名聲的社會學者；又是一個僧侶，年方五十一，貌甚不揚。但不料意國各種階級，尤其是全體農民無不尊敬他，順從他，和棒喝團團員看待慕沙里尼一般。

一個矮小僧侶何以有這樣勢力，連意大利人自己也莫名其妙。慕沙里尼是都市代表者，他是地方代表者，以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態，爲自己的使命者。一九一八年意大利天主教徒組織人民黨時，即推他做首領，黨員都是虔誠的農民，經過一回總選舉後，這人民黨在議會中便立即占有一百名的議席，他的勢力益發不可輕侮了。

棒喝團說人民黨與共產黨無甚差異；人民黨則說棒喝團爲暴力的團體，所以這二黨意見不相和洽，但現在是棒喝團的慕沙里尼秉政之時，這人民黨首領，怪僧史多爾查如何活動，是很值得注意的了。(志)

原文献残缺